

●卷一

○唐王聿键弟聿牟 聿粤、聿鏖

唐王聿键，小字长寿，太祖第二十四子唐定王之后。定王，李贤妃出也，洪武二十四年封于唐，国南阳，永乐六年之国。

子靖王，靖王无子，传弟宪王，再传庄王、成王，复无子，传弟恭王之子敬王。敬王继统三十余年，寿七十一，世宗时，屡存问。再传顺王、端王，端王之孙是为聿键。自定王至聿键凡九世，初封德昌王，父世子义，母毛氏。端王惑嬖妾，囚义承奉所，聿键方三岁，从之。稍长读书，能识大义，虽处内难，正志不挫。义为弟所毒，端王讳之，将传次子守道。陈奇瑜入吊，谓王曰：“世子薨逝不明，若又不立其子，事必发觉。”

王惧，始为聿键请名，立为世孙。

崇祯五年，王薨，键年三十一，嗣位。七年，流寇披猖，聿键念南阳要冲，而城瘠薄，捐千金谋修筑，知府陈振豪弗授功，聿键以为言，崇祯帝震怒，逮振豪置理。聿键又援潞王近事，乞增兵三千人，设参将一，以陈永福充之，不许。八年冬，贼再犯南阳，上疏：“臣府护一千二百人，近制以其半为开封班军，给抚臣以下繇使无谓，惟明诏念臣困危，以全军见还！”

报曰：“南阳班军番直，祖制已久，朕不敢变。”时朝廷欲行宗室换授之法，陈子壮署礼部事执，不可；聿键贻书子壮，相

驳难。其书称《说典训》，援据经传，皆有本，廷臣顾弗及知，特以为诸侯王尚气持异同而已。会子壮下狱，众口惜子壮者，辄以尤聿键；聿键亦薄公卿不足重，而争宗藩体统，劾总督卢象升不朝。其所建请颇多，群臣交忌之。

九年八月，京师戒严，聿键率护军勤王，汝南道周以兴止之，不听。至豫州，巡按御史杨绳武以闻，旨下切责。会前锋值寇，亡其内竖二人，乃还国，废为庶人，安置凤阳高墙。使者欲以槛车往，聿键自裁，不殊。至凤阳，守陵阍人求贿不得，墩锁困苦之，聿键不胜辱，病几殆，妃曾氏割股进，始愈。有司廩禄不时，资用乏绝。时望气者以高墙中有天子气，言于淮抚路振飞，振飞假赈罪宗入墙，见聿键，心独异之。聿键告吏虐状，振飞上疏请加恩罪宗，贍以私钱，且谪其吏之无状者。

福王初立，大赦，聿键出高墙，封南阳王，遣官送寓平乐，未行而南都陷。南阳王至嘉兴，前刑部尚书徐石麒，淮抚钱继登等请留监国，王不可。六月八日，潞王监国于杭州，王拜笺贺。越三日，大清兵至塘栖，潞王山降，瑞王

、惠王亦自绍兴降。

初，靖鲁伯郑鸿逵邂逅王京师，相识。至鸿逵移军还闽，道浙河，王方至，户部主事苏观生、翰林张家玉等咸以王可济大业，与鸿逵奉王南行，诸臣慷慨交拜，矢奖明室，共请王监国。王览启悲恸，进衢州，收散卒得千余人。廿八日，朝见臣民于建宁。闰六月三日，次水口驿，驿吏具大舟，却之，乘民舟，不饰彩幔导，去鼓吹，民人聚观相庆。临驿廡朝谒行四拜体，王答二拜，赐坐。安南伯郑芝龙、靖鲁伯郑鸿逵、巡抚都

御史张肯堂、闽广督巡刘若金、巡按吴春枝、户部侍郎何楷、大理卿郑瑄、左通政马思理、光禄少卿森铭鼎、四川按察使曹学佺、御史郭贞一，诸臣自南都来者，皆素服待罪，旨弗问。

时议课州县修宫，学佺曰：“仁声俭德，王政所先，睿驾甫临，而先有兹举，不肖有司因而蠹民，无乃彰王过乎？”亟止之。王欲择户部尚书，咸举何楷，楷辞，王谕曰：“往崇祯乙亥，孤阅邸抄，得侍郎掖垣诸疏，藏之中心，已非一日，古云：‘临危杖节，必敢谏中求之’，其勿固辞！”楷乃受任。

曹学佺陈三事：其一，福建正供悉贮兵饷，毋或滥支，以防不给；其一，礼成之后，即命郑鸿逵抵关，相度防守进取事宜，以闻；其一，禁游兵行剽，令旧军速招归伍以纾民。王曰：“此海内宿儒也！”

命悉允行。

初七日，王监国于福州，祭告天地，设行太庙、唐国宗庙，用太牢，驾入城，居南安伯府。二十七日，即帝位，诏曰：“朕以天步多艰，王室不靖，荷兹监国，已及经旬，四方怀风勤王之师渐集。方躬履行阵莫敢宁居，而文武臣僚，咸称涣萃之义，责于立君宠绥之功，本于天作，时哉弗可失，天定靡不胜

朕自顾阡然，未有丕绩，以仰对上帝祖宗。自临安委轡，尊攘无期，小大泛泛，有如河水，朕敢不敬承，勉从群望？爰稽载籍：光武闻子婴之信，六月即位鄯南，以是年为建武元年，诞膺天命；昭烈闻山阳之信，四月即位汉中，以是年为章武元年，立宗庙社稷。艰危之中，岂利大宝？亦惟兴义执言，系我臣庶之志；以今揆古，岂曰不宜？其以今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，奉天翊运定难功臣，次第进爵，稍俟恢复，裂土酬庸；宣猷守正文臣，亦进级；孝秀耆宿军民人，俱优给；所在山川鬼神，除淫祀不在典制者，皆遣正官精禋 壘祭告，以明朕纘承基绪，为天下请命之意。”

先是张肯堂建议，如唐肃宗故事，以监国称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俟复南京，然后即位。王尚犹豫，群臣多劝进，乃从之。

以布政司为行殿，门曰行在大明门。驾自督府移蹕，芝龙戎服前导，鸿逵以禁旅百官次扈从侍班鹄立，始闻环佩之声，及寅王御袞冕升殿，受朝贺，颁诏于各省府州县，大赦。是日，南郊大风，扬沙拔木，尚宝卿马惊，玉玺坠地，损其一角，从咸叹异。上唐国四亲帝后号谥，改福建省为福京，福州为天兴府，府学为国子监，百官俱称行在，论翊戴功。封郑芝龙为平鲁侯，郑鸿逵为定鲁侯，郑芝豹澄济伯，郑彩永胜伯，张肯堂为吏部尚书，吴春枝兵部尚书，周应期刑部尚书，郑瑄工部尚书，曹学佺太常寺卿。起蒋德璟、黄景昉、苏观生、何吾驺、黄鸣俊、陈子壮、林欲楫、曾樱、朱继祚、傅冠，皆为大学士。阁臣至二十余人，然票旨多王自裁，俱闲无事。或远未达，军国大政一委芝龙，行朝仰成而已。

是月，郑遵谦等起兵绍兴，进守钱塘，金声亦扼徽州，阻上江，由是闽岭晏然，藉以休甲。寻命芝龙兼户兵工三部尚书，开府天兴，坐见九卿，入不揖，出不送。

大清顺治二年，乙酉，七月朔，王下诏亲征，诏曰：“朕痛念祖陵，闵兹万姓，中心摇摇，如在水火，择于八月十八日亭午禡祭，亲统六师，敕平鲁侯芝龙为御营中军，定鲁侯鸿逵为左先锋，尚赖文武诸臣，襄力效谋，有功者赏，朕不尔负。”

命访求十六朝实录及古今遗书。谕行在日用以俭朴为本，有司不得背旨阿奉，违者以不敬论。敕司礼庞天寿，行宫中毋用金玉器，帷幔毋用锦绣浓花洒线，止用居常铜锡布帛。王长斋，日御便殿，见大臣，性好读书，手自披览，常丙夜不休。

南都之败，马士英奔浙江，潞王监国，时犹持故态，执黄道周章不下。后遇乱，踉跄口涕，落屣窜方国安营中。闻王即位，又谋入觐。郑芝龙雅善之，言士英不即北降，亟欲求立太祖子孙，罪可贯。下其议于朝堂，王出独断，传谕各关军将，

毋纳士英。

初，王在州杭，访故臣于张家玉，家玉举黄道周，王曰：“得此商彝周鼎，当为廊庙羽仪。”至是，道周自衢州入见，喜，称之曰：“真名相也！”即日，晋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，入阁办事。王以家玉直起居注，家玉言：“唐魏謩为文宗起居舍人，文无避讳，不令人主见。今陛下自待岂啻唐宗，臣愚亦不肯居魏謩下。”王嘉纳。家玉尝荐句容人何成吾、敏吾兄弟，天下奇才，乃心明室，且家近南都，可观衅；又句容知县宗室议澁，王心识之。及

金声自徽州遣诸生戴明恩赍奏至，诏升声兵部侍郎金都御史，巡抚池太徽宁。因授成吾总兵，敏吾为副，与声犄角，共取南京。敕成吾曰：“兵行所至，不可妄杀。有发为顺民，无发为难民，此十字可切记也！”敕议澁曰：“朕自许忠孝，为法受过，百折千磨。今为祖宗复仇，有进无退，宗卿朕犹子行，其克悉朕心，出险亨屯，助朕以助祖宗，于乎饮哉！高庙亦孚祐尔于无穷。”议澁成吾等结七十二村，聚众至八千人，卒不就，而徽州告急。

大清兵进建昌，命永胜伯郑彩出关援之。汀州大旱，斗米三百钱。王决意亲行，乃封弟聿粤为唐王，监国福州，某为邓王，协守都城。驾发芋江，父老遮道泣留，复止，郑芝龙沮之也。

是月，以副总兵施福守崇安关，命首辅道周出师江西。浙江诸将奉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。王即位诏至，鲁王欲守藩，大臣张国维、熊汝霖、陈函辉等，以为举足一动，义师星散，浙亡闽亦危，愿坚奉监国，以督厉将士。事成，入关者王。于是不受隆武年号。使者刘中藻，废然而返。王心虽弗能善，然犹藉钱塘为外屏，手书致鲁王曰：“朕与王同气，共本圣祖，王无忘朕之焦劳，朕无忘王之危庀，一诚金石，岂惑浮词？当

遣兵赴王，上报孝陵，王其爱玉体，以需天休！”

八月乙酉，以郑芝豹为前军左都督，赐总兵黄蜚玺书，令屯太湖，收兵联络三吴。庚寅，以黄斌卿为官义兵马招讨总兵官，帅舟师屯舟山，便宜恢取南京。王御门亲饯，百官郊送。

壬辰，立妃曾氏为皇后。后性警敏，颇知书，有贤能声。每召对奏事，后于屏后听，共决进止，王颇严惮之。罪倡逃，辟邵武知府吴文炜，绞推官朱健，叙广信知府解立敬，铅山典史周寅生守城功。赣州告急，命上游巡抚吴春枝，移驻邵武；汀州总兵陈秀援建昌；参将周之蕃剿武平；以陈豹为防海将军，镇漳、泉、兴、汀、惠、潮；授南昌人罗大任少詹事，募兵恢南昌；黄云师大理少卿，募兵恢九江；南饶；赣州人曾应遴兵科给事中，募兵援赣州；遣张家玉监郑彩军，拓抚丘华，谢朝恩。

丁未，副总兵杨武烈，守备元体中复新城。命都御史杨文骢、诚意伯刘孔昭，分屯处州。王郊天南台，郑芝龙、鸿逵，皆称疾不出。何楷劾二勋不陪祭，无人臣礼，王赏其风裁。既而鸿逵扇于殿上，楷呵止之，楷告归，盗截其耳于道，诏追盗不得。时军兴饷亟，芝龙请于两税内五石预借银一两，民不乐从，反愆正供。以浦城训导王兆熊为御史，督义饷，不输者榜其门不义，于是闾里骚然。芝龙又请括寺田，王不听。封芝龙子森为忠孝伯，赐姓名朱成功，总督禁旅，督师。何腾蛟自长沙，杨廷麟、万元吉自赣州，皆遣使奉表迎乘輿。

大学士苏观生请先行，出屯南安。王幸雍祭酒赖垓进讲，三品以上官坐听，其余侍，圜桥观者济济。遣使册封桂世子由根为桂王。黄斌卿兵败于崇明，永宁王起兵复建昌、抚州，副总兵施福入戈阳。

大清兵大举临广信、攻福，张家玉使洪旭，林习山救之。

是月，靖江王亨嘉称帝于桂林，举兵入梧州，执巡抚瞿式耜。赣州万安军乱。九月，两广总督丁魁楚围桂林，瞿式耜应

之，执靖江王亨嘉，送福州，废为庶人，其党皆伏诛。论功封魁楚为平越伯，晋式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。焦璉、陈邦传等，加秩有差。亨嘉寻病死。王意不次用人，擢镇江诸生钱邦芑为御史，大学士熊开元争之不得已，而邦芑议开元，开元引退。

又出内降，用王期升，彭遇■、路振飞、曾樱皆言不可，乃已。

时粤闽之境，盗贼蜂起，汀州大饥且疫，兵民所在斗哗，兵疲骯骯，而出关之议，竟同筑舍，四国人心遂至瓦解。乙未，祭告天地太庙。丁酉，禡驾出洪山桥，祖饯郑鸿逵、郑彩授钺。

是日，风雨昼晦，二将行数十里，仍疏称候饷，皆不行。庚子，曾后庙见，先一日，王遣官用牲预先只见之意，命勋臣芝龙行礼。丙午，大祀天地于南郊，命兵部主事徐孙彦颁诏于四方。

擢浦城知县郑为虹御史，巡仙霞关，仍知浦城，命太仆少卿林兰友巡抚江西，谕之曰：“江西憔悴于贪政久矣，卿往须破情格，以朕‘先教后刑，先情后法’八字行之。又八字曰‘小贪必杖，大贪必杀’。能行此十六字，始不负朕亲简耳。”设兰台馆，纂修《威朝实录》，以曹学佺领之。召闽县老人周良屏，问民疾苦。

冬十月，大清张天禄陷徽州，巡抚都御史金声死之。金堡奏言：“福京倚新安为北门，而臣前至仙霞，见郑鸿逵方遣兵出关，臣度其驻三衢耳，不能长驱也。陷既四十余日矣，我师逗留观望，未有争先之气，新令日行，民心日变，异时以精兵数万仰而攻之，犹当徘徊于衢、严、饶、信之间，能保其必下乎？起义举人汪沐日奔走乞援，曲折素谳，不以此时卷甲疾趋，乃令偕叶向曜借兵借饷，待其集事，须五十日，大事去矣！四方望闽中之兵，如在天上，今兵力将心，臣已窥其大略。上江疑而楚豫断，新安去而三衢危，陛下即欲为王审知，岂可得哉？”堡数危言，王嘉其才气，而郑芝龙不悦，授礼科给事中，

出监郑遵谦军。

大清金声桓会兵围抚州，永宁王告急，张家玉言：“腹心之患在南昌，咽

喉之患在徽州，既失徽则饶严危，失饶严则广信必不支，而崇关不能守，陛下大事去矣。兵贵速不贵久，贵合不贵分，我以待兔之愚，长彼蚕食之渐，坐而自毙。请急救郑彩由杉关出抚建，分兵一捣南昌，一援饶州。再令黄光辉、曾德等，由江山直上衢严，袭徽歙，纵不能进，亦可自救。”

诸将施福，陈梧等皆善家玉计，而彩久驻邵武，不肯出关，有诏切责，亦不从，家玉太息而已。

是月，李自成将贺珍击败，张献忠兵于汉中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监军张家玉退大清兵于许湾。家玉约陈辉、林习山、蔡钦，三道会许湾。夜入定后，火起，令坚壁，敢救火者斩，且搜暗处置状。旦，兵果大至，四面突击，洪旭争先斩级，兵少却，家玉亲立阵前，督陈黄虎、李明忠、赵珩等出营大战，杀两总兵，获级四百，夺马四十匹，器械无算。午时，协将陈有功战死，大军合数万来战，矢如雨下，沿山举火，赤地震裂。大清将王得仁、邓云龙、侯天宠等，以书来招赵珩，令其劝降，众惶惑多偶语。珩惧互相疑忌，家玉执珩手，拔剑斫案曰：“行间离我兄弟，我等益当戮力，为国吐气。军中敢疑谤者，有剑。”人心始定，然犹无战意。十五日，子时，家玉设高皇帝，关壮缪位，牵诸将泣拜，设赏金于前，使郭毓卿、李明忠、陈良、赵珩，分帅死士百人，伏谷中，遂拔大营走。

大兵合一万来追，入伏，大军纷奔，家玉鼓噪回军，大破之。

步兵五千殆尽，骑兵舍马渡河，溺死过半，抚州围解。论者以是役为福州战功第一。

家玉令都司黄瑛，赍蜡书间道奔入抚州，檄永宁王部将谢志良、阎罗、宋萧声、曹兑光等，乘虚袭老营，十六日，战于

金坡，家玉夹击，大军死者五百余人，马死者三百余匹。营中妇女三百四十三人，就近亲戚归之。收其酒米犒军，得乡绅诸生书，悉令烧毁。

时大清兵所至令民剃发，而南军遇无发者，辄杀不问。难民因是多输牛酒，为间导，南军咫尺不得虚实，饷导俱绝。家玉设小牌，免死，给与，难民欢呼，来归者千百人。奏请遣人分入乡落解散，有能收复州县者，即以首领官酬之。阵没陈有功、叶寿予，祭葬荫谥，立祠许湾。斩总兵逃者许象乾，俱报可。于是军政明肃，人始用命。家玉奏功俱归永宁王，诏俟恢复南昌日，即封亲王。

是月，鲁王劳军于西兴。拜方国安为大将，统诸营。十二月朔，日有食之。吏部郎赵玉成，与尚书张肯堂同籍江南，上言臣等生长海滨，请以水师千人，从海道直抵君山，袭取南都，以迎陛下。计陛下陆行期，同会于金陵。王大

喜，命郑芝龙具艘，芝龙笑诺。会有言水师诸臣宜留其家口，以防逃归者，事不果。于是王决意亲行。是月六日，发芋江，命芝龙留守福京，制置兵骧，兼掌宗人府事。南平、古田县民，远馈酒米。封郑遵谦为忠义伯。前汝南兵备副使郁启，遣赵贵入贺，以启为总理楚豫提督军务讨逆安顺兵部右侍郎，巡抚河南。诏辅臣黄鸣俊出衢州。东会王肃来朝。立春日，受百官朝，勿贺。

大清将张天禄，诱执大学士黄道周于婺源，生致南京，道周死之。是月，监安蒙白土舍沙定洲作乱，据云南，黔国公沐天波奔楚雄，定洲追之，天波走永昌。

大清顺治三年，丙戌，正月，王在芋江。初九日，夜雨雹如拳，唐邓二王及居守百官，行拜贺礼，不受。下诏以三大事自责，群臣俱戴罪。马金岭兵变，命路振飞往浦城安抚。都御史陆清源犒师浙江，鲁王使陈谦奉书称皇叔父，不称陛下，王

怒，下谦狱。郑芝龙与谦有旧，钱邦芑出芝龙门，而见亲于王，密奏谦为鲁心腹，与郑至交，不急除，恐变生。王斩谦，浙闽聘好遂绝。川陕总督樊一蘅，遣官入贺。交址日本，皆遣使入贡，并手册答之。敕上游巡抚吴春枝，简练壮丁。赐松滋、东会、滤溪、延津，四王春宴银。广东布政司汤来贺，浮海转饷十万，迁户部右侍郎。江西御史艾南英，劾来贺奸邪，不可信用，不报。

王出师，次于延津，拜泉州布衣蔡鼎为军师；召郭熹、陈秀、引兵赴建宁；命朱成功出永定关；江西巡抚刘广胤，都给事中曾应遴，招抚阎寇；以黄光辉兵败，贬郑鸿逵为少师，责郑彩戴罪；上游巡抚吴春枝罢，以吴闻礼代之；赐降将郝摇旗名永忠，玺书；赐大学士王应熊于四川假便宜举用大小文武官；大雨雹，册皇弟邓王长子琳渫为陈世子，从征视膳，中书官讲读，导以礼仪；加守金华兵部尚书朱大典阁衔，命与方国安和衷同济时艰。

十六日，郑彩逃入永定关，张家玉曰：“新城永定，屏障福京，门户不可弃也。”彩怯，竟弃家玉逃入关，城中兵民皆窜。家玉与知县李翔，仰天恸哭，誓死不去。以乡兵二百人扼守新城，以亲兵百人战于城下，数十合，杀五百余人。大军马步围家玉三周，家玉中流矢，堕马折臂，气绝。都司林雄冒襍被入阵，杀一将，挟家玉还营，家人已遇害。王闻报，大怒曰：“统兵大将，尽走入关，独令文臣陷阵，何以自解？”家玉乞骸，曰：“臣得从八旬王父母，五旬父母生还相见，死无复恨。”优诏慰答。时阎兵在广昌，距新城二百里，家玉啮指血书请救。廿二日，阎兵至南丰，大清兵引退。

是月，沙定洲陷大理，蒙化，屠之。洱海道杨畏知起兵于■西，定洲还围楚雄。

二月二日，王驻蹕建宁，故何吾驺入覲，以为首辅。闽饷不足，郑芝龙白，遣给事中梁应奇督运广东，奏劾稽饷者数十人，命逮问，亦草应，潮州知府杨球遂止粤界，不敢入。芝龙令抚按以下皆捐助，有官助、绅助、大户助。又从李长倩言，开事例大■官爵，部司道三百两，余百两；武紮数十两至于是倡优厮隶，尽列冠裳，拜谒官府，鞭挞里邻。守令莅讼，两造皆称职官，侧立而语，互殴于庭，不可制。受害者延颈大清兵，谣曰：“清行如蟹”，盖迟其来也。

晋张家玉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广信。制曰：“尔许湾捷而建抚复，壮猷追允文采石之前，新城守而杉关宁，嘉绩在莱公锁钥之上。今者箭疮勿药，宗社赖之，尔其即日领敕长驱，誓于今岁拜我孝陵。”家玉陛辞，言：“募兵制器，非一人一日可理，天下尽忠而且智，臣独忠而且愚，他日有急，陛下无以尹铎为少。”闻者悲壮其言。

先是，李自成已死，其党李锦、高一功等尚数十万众，因湖南巡抚堵胤锡请降。胤锡表闻，乞封锦等为侯，王难之。家玉及检讨蔡之俊合疏，言：“曲突徙薪，事几不再，当乘其锐气，会捣金陵，勿令转合敌人，后悔噬脐。”遂封自成妻高氏为英淑夫人；锦左军侯，赐名赤心；一功右军侯，赐名必正；余皆封侯，军名忠贞营。攻荆州，将克，会大雾，赤心等方蓐食，忽救兵数万至，师大溃，胤锡急令杨国栋、张光翠分守泂州回子河，以固湖南。

晦，命辅臣傅冠及朱成功，督郭熹、陈秀等，拒大清兵于永定关。加谢德溥东阁大学士，制置义兵。张家玉目请募兵惠潮，王遣之。三月，夺郑彩永胜伯爵及黄钺赐剑。敕书命民被迫翦发者，竖义民旗自别白。命成功招集郑彩逃兵，毋令扰民。

王将取道于汀，命募兵汀州。施福、林顺至建阳，以张名振为

捧日将军，副黄斌卿，屯舟山。赠松江死事夏允彝、沈犹龙、章简、李待问、侯承祖等官有差。吴江吴易起兵于太湖，授右副都御史，陈子龙佥都御史，杨廷枢兵部主事。

廿四日，大清兵陷吉安，万元吉退守皂口，傅冠自邵武趋建昌，饷匱，后军不进，拔营归冠乞罢，不许。夏四月，金华行宫成，贵官迎驾。王谕近臣曰：“靖义侯方国安，江上战功独多；勋臣刘孔昭，世臣中深明大义，辞公爵来归；科臣刘中藻，奉使开诏，挺然义形于色；勋臣郑遵谦，起义独先，诚心翊载；勋臣黄斌卿，虽未有恢复显功，而拒守舟山，相继进取。

此数臣者，朕均倚为腹心手足，在廷，其体朕心，毋致嫌疑。”

优诏晋贵州巡抚范矿右都御史。谕云南巡抚吴兆元，卿久镇滇强，无遗朕南顾之忧。赠黄土隘死事元体中，李茂德等八人。黄斌卿袭杀副使荆本彻，夺斌卿伯爵。晋汤来贺，兼行在兵部右侍郎，便宜恢剿湖东。立三御营，以郭熹为镇武营，陈秀为威武营，黄光辉为勇武营。五日，王寿节，不受贺。用太牢遥祭二祖列宗，配以唐国祖宗。以程珣巡抚惠潮。

太清兵薄崇安、大学士蒋德璟自请行关诏责施福逗留，曰：“与张家玉守新城，而郑彩逃入关，何异福退？死三尺曷若前向死敌？”德璟请告归泉州。六日，皂口兵溃，万元吉入赣州。故赣督李永茂，自南雄遣吴之蕃、张国祚，帅粤兵五千拔赣、赣城仓皇争窜，元吉欲斩其妾之出署者，人心乃定。

十七日，大清兵围赣州，元吉与兵科给事中杨文荐，悉力拒守，苏观生引所部退走南康。王念国家元气之削，由于靖难，命追复建文年号，立方孝孺祠，设姚广孝像于阶下。又追复吴王允遇，卫王允煜，徐王允熙，及建庶人封谥。册封赵王，命抚臣卢若腾就近行礼。擢袁彭年吏科都给事中，晋土司沐增太仆少卿，沐懿四川右布政，以劝义输。以总兵包象乾守汀州，

籍右宁，建瑞，乱民之壮者为兵，汰老弱归农。遣黄兴施福守崇安、林顺、曾德守仙霞，岁满更番。水军都督周崔芝，遣人如日本乞师。

王即位一年，无尺寸功。群臣建议者众，兵尚书吕大器言：“用人太滥，所用人又相援引，虐民丛盗，望治何由？”御史汤芬言：“可发海师直捣吴浙。”主事吴钟峦言：“首克南昌，选锋进取为上策。若舍此他图，关门一有骚动，全闽震惊矣。”王皆善之，而不能行。谕臣民曰：“尔等立朕为君，志在救民雪祖，朕将暂至邵武，相机出关。古人创业中兴，谁不危而后济？朕以‘宁进死，不退生’六字自誓，如有敢请驾回天兴及避幸广东者，立斩以殉。”

亡何，闽侯二县耆老诣延津，请驾回福京，王太息曰：“即位十有一月，日夜所思何事，岂得回銮”但恨在闽不能安闽，闽民不负朕，朕负闽民多矣。”建宁诸生请大驾再临建水，王曰：“朕进取之志甚锐，万无转蹕之理。”郑鸿逵久顿兵关门，一日兵哗，误谓大兵至，徒跣充军逃归，三日夜抵浦城，诏削其爵。芝龙则请闽饷，共需一五百六十万，王谕之曰：“卿兄弟拥戴朕躬，朕所委托，但国蹙民贫，钱粮止有此数，所奏即竭三省之力不足，从未有关篱不固，止于家门堵贼者，此理甚明。今议以兵三万守关，一万守腹，不复可增。若有别议旁挠，是波苍不助中兴，朕亦惟有退避贤路而已。”

王闻沙县寇患，诏蠲逋赋。是月，闽中地震。抚州陷，永宁王死之。以新抚、永安、沙县山寇隶陈国祚，受朱成功节制。

兵部侍郎于华玉，以漳州兵入卫，至归化，不戢，士民闭城拒之。命华玉及罗登辅留止顺昌，张思道留止归化，俟驾来从行。

敕曰：“朕痛两京沦没，全非寇敌之故，止因兵民相戕，致危宗社。今日仅此弹丸，冀资民力恢复；若复伤民，将促国脉。

新兵未经节制，故哗，卿宜振刷，务令民安，毋徒忧谤。”

广西酋长农国琦破县城，逐知县，巡抚晏日曙讨平之，护国琦，传首。诏解散胁从，勿献俘，以示宽仁。遣礼部尚书黄锦往潮州，与新抚商度出赣。总兵曹志建劾閩兵将领张安，兵无纪律，有诏止安入关。土贼攻陷诏安，知县田树死之。仙游民变，檄总兵周仕凤速提兵援浙西。敕唐邓二王毋私受官民章奏，必由通政司封进，方不失藩王体，违者辅导官方士亮，何九云治罪。至于词讼，应归有司，通政司不许封进。再录平靖江庶人功，封浔梧参将陈邦傅为富州伯，赐平越伯丁魁楚铁券，赐西夷安承宗府名颁印，以劝来降者。

五月，诸军溃于赣州，大军锐甚，滇粤诸军先后至南康者以数万计，皆惶恐莫敢即下。杨廷麟自雩都趣张安、张琮、李元符，及各营兵四万至，赣江抚刘广胤亦自宁都募二千人至，俱以五月一日先后溃散，广胤被执，失士马器械无算。自后援兵益不敢前。苏观生退，次南安，大军分兵东围广信，王敕观生曰：“援赣兵将骄悍不驯，闻警辄思引去，似此无纪之兵，安能济事？雩都会昌诸邑，既可直达汀州，防围尤急，曩无一人议此何耶？僭军之将，罪之不能，呼之不前，如何为策？退守庾关，岂朕所望？其详度情形来奏！”敕监军御史陈赓曰：“前失吉安，起于乡勇引敌，他兵坐视不救，良可痛恨。滇兵战而不胜，犹愈不战而逃者，尔仍收合余烬，勿自困挫！”谕杨廷麟曰：“吉安失守，万元吉诸兵皆付一掷，今五月初一失机，此番功罪宜明。卿深惟善计，更图兴复，粤饷三万，与卿召募。但当作何约束，近民苦兵甚苦寇，驱虎进狼，绿林四起，当是统兵者之过。包象乾、张家玉毋得收聚凶徒，终成溃散。

朕将前蹕汀州，面议方略。”

广信陷，召罗登辅，谢祥昌兵入守长汀。大清兵至常山，

敕朱大典、顾应勋马步兵入援。谕何吾驺曰：“田辟之兵，敢行溃叛，大安关外，复有失挫，卿其强山，为朕分忧。”徐孙彦使蜀还，陛见，具列王应熊、樊一蘅、李乾德、马象乾、米

寿图、刘鳞长、王之瑞、万年策、郑逢元、刘泌、范文光、牟

道行、田华国、莫宗文、曾英、杨赓、贾登连、谭谊等，戮力恢疆，奉扬王命。且言张献忠杀戮川民无孑遗，生民以来未有之祸，王为之挥涕。封方国

安子元科为定中伯。以周崔芝领水师，为平海将军。和顺王慈■言：“建阳百姓因大兵久屯溪不敢渔，山不敢樵。”王曰：“如此何以聊生？”令兵毋入城，毋久屯，犯者以闻。

张安复姓名为陈丹，引兵迎驾，以为御营副总兵，寻令复出赣州从苏观生。以周损巡抚广信。召武冈守将刘承胤入援。

遣抚臣刘中藻赈温州。永福雁湖寇乱，知县田楷平之。闻吴易战胜于太湖，晋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。加陈子龙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。复封黄斌卿威鲁伯。以施福为忠勇将军。命主事李言抚宁化清流乱民。潮抚刘国柱获潮阳贼首庄三权。琉球世子遣使入贺，贡方物。江西江黄各砦义师起。特用文臣守关：张调鼎、周道臣、赵秉枢守永定关；谢绍芳、周维新守大安关；黄大鹏、郑为虹守仙霞关。再发恤民库银一千，赈温州。王曰：“奇荒至此，千金之寡，安能遍活数十万人之命乎？”命抚臣卢若腾、镇臣贺九尧，速为设防，毋使甌民重困。山寇入诏安城。

夏至，祭皇地祇宗庙，命福京太常寺行礼。简讨何九云进《尚书》，以其弟九禄为国子学正。星变，下诏修省，求直言。

以李士璉为讨逆将军，晋太子太傅。设行在御营十标，以郭奇、陈天榜、熊和、王秀奇、陈文廉、方登夫，巢拱极领之。又遣林盗募兵于福宁。王谓左右曰：“延平地窄，朕不欲久居，俟

虔南收拾，当即发也。”

时有传王欲幸广州者，张家玉在潮州，上疏曰：“天下形势，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又次之。下此则虔州一块土，尚属兴王地也。天下望陛下出江西，而忽传有南幸五羊之说，识者惧矣。驾出虔州，右连三楚左达八闽，后屏梅嶂，出两粤之粟，前跨章江南九，有建瓴而下之势，骑天下之脊而号召之，所谓六龙临江，勇气百倍，上策也。若暂驻雄州，可出江，则度庾关，下贡水，可出楚，则绕韶郴出衡岳，进止缓急由我，中策也。若入五羊，斯下策矣。宋景德间，契丹寇澶渊，王钦若江南人，请幸金陵；陈尧叟闽中人，请幸成都；臣五羊人，计应出此，独恐车驾日南，中原失望，不如寇准为卓见。高宗南渡，李纲、宗泽、岳飞等叠请还东京，而汪伯彦、黄潜善力阻之，卒有明州之难。宋之不延，由东迁失策也。高宗时，两河三吴皆无恙，纲等犹以去就争之。况今越在五岭，一失足则大事尽去，臣敢不以死争哉？虔城不减晋阳，万元吉不减尹铎，乞陛下必以为归。”王终未决。

赠黄道周为文明伯，谥忠烈，官其四子，妻封一品夫人，立庙福州及漳浦，镌其绝命词于庙门。

是月廿七日，浙江兵溃，方国安入绍兴，劫鲁王南奔。六月朔，大清兵入绍兴，鲁王自江门入海，方国安、方元科、马士英、阮大铖皆降。

大清大军至金华，大学士朱大典坚守不下。周藩、安昌王长子恭 泉浮海来朝，封为安昌王。命刘孔昭严戢所部，毋犯瓯土，以著臣节。命福宁道王芋遣兵一千，出援温州。

福州宫工成，益郑芝龙岁禄五百石，荫一子锦衣千户。升湖广监军道章旷右佥都御史，提督军务。恢抚湖北严起恒户部侍郎，总理湖广钱法。张家玉招程乡贼黄元吉，降之。宁化贼

黄通袭执兵部侍郎于华玉，苏观生兵溃于南安。赐异人薛通载号广济禅师，往海外征兵。赠张惟熊右都督，谥武襄。谕卢若腾、贺君尧，监守温州。加若腾兵部右侍郎，君尧太子太傅。

王子生，大赦。福州乡试，取叶瓚等百余人。

十六日，大清兵入上杭，檄曾德还守仙霞关。赣州诸将及大清兵战于李家山，大军退屯水西。赐赣州改名忠诚府。加杨文荐右都御史。是月，沙定洲复围楚雄。秋七月，湖广都督张先璧、郝永忠合疏迎驾。黄元吉复畔，攻破永定，张家玉使贼党执斩之，复招降镇平贼陈靖之众十余万归农。

是月，大清兵破金华，朱大典死之，遂至衢州。副使秦应科内应，城破，守将张鹏翼及楚王、晋平王、乐安王，皆被杀，督学御史王景亮亦不屈遇害。

大清兵将度仙霞，金堡说上言：“今日之势，诚能直走湖南，用何腾蛟之锐，竟捣荆襄，传檄中原，北方闻之，以为陛下从天而降，此上策也。移蹕虔州，此中策也。并兵出关，背城一战，败不徒死，此下策也。若往来延建，观望经时，轻骑叩城，避不暇出，为无策矣。”王卒出无策。而郑芝龙间使约款于大清，尽撤施福等守关将军还安平。手敕遣中使邀之曰：“卿稍迟，朕与卿同行。”芝龙不顾。由是大清兵平行入关。

至建宁，守臣黄大鹏，郑为虹死之。

八月廿一日，王发延平，御营皆散，犹载书十车以从。至顺昌，闻大清兵已及剑津，仓皇乘马奔，从者何吾驺、郭维经、朱继祚、黄鸣俟。吾驺寻去，惟经奔赣州。王入汀州界，不知所之。曾后被执，自投九龙滩，八闽皆下。大学士蒋德璟、路振飞、傅冠、礼部尚书曹学佺，先后死。郑芝龙自安平降。是年十月四日，赣州陷，大学士万元吉、杨廷麟、兵部尚书郭惟经等死之。苏观生退保广州。

论曰：“唐王宽明恭俭，亲亲尊士，循良爱民，而有抚绥大略。识张家王之奇俊，崇黄道周之耆德，褒忠行义，结于至诚。闻江阴泾县力守见屠，曰：“吾家子孙遇此二县之人，虽三尺童子，亦当怜而敬之。”每诫出兵，毋杀难民，伤促国脉。

大小主客，文武众庶，恩勤和剂，咸出其肺腑，濒死无贰。待永明王以大公，谕群臣曰：“太宗适自属永明，朕在此间，去永明千里，不暇相求，臣民敦迫，勉行即位。然行年四十，未耀前星，不审永明才度何如，良用关切。”此可见其义矣。惟制于郑氏，不获展尺寸。然两夺鸿逵彩侯伯，而谆谆谕芝龙和衷共功，消其亢慢。使臣以礼，隆世所难。使其遭际中兴岂必在令主下哉？昔贾生过秦，责子婴以不能救败，未为通达事体，唐王在位虽一年，而大江以南，骄将剧盗望风归命。此其关系国运，亦有由来。特月而纪之，使后来者得以考焉。

唐王聿牟 粤，隆武弟也。乙酉七月封唐王，监国福州。隆武家法严，不以友爱故假借，尝敕王毋得私受臣民章奏，必由通政司封进，方不失藩王体。王甚率谨，在福州一年，未尝有过。福州既陷，王泛海达广州。时两广总督丁魁楚等已奉桂王，监国梧州，大学士苏观生不欲，曰：“吾受大行厚恩，死无以报，今其亲弟在，何外求君？”遂与故相何吾驺、布政司顾元镜、侍郎王应华等，请王监国。十一月五日，即位于广州，以明年为绍武元年。命观生专理军国重事，吾驺、应华、元镜并入阁办事。是月，桂王亦即位肇庆。

大清将李成栋自漳汀入，陷潮州、惠州。十二月二日，广州总兵林察诱败肇庆兵于海口，杀总督林佳鼎，观生战胜而骄。

十四日，成栋以十七骑晨袭广州，城中兵悉西出，宿卫尚万人，不及集，观生急召得百余人，大清兵下城击之，皆败走。王变服逾垣，走王应华家，不纳。寻缒城走洛城里，为成栋副将杜

永和所获，安置东察院。成栋使人馈食，王不食，曰：“吾若饮汝一勺水，何以见先帝于地下。”自缢而殁，自即位至是日，凡四十日。太仆卿霍子衡、司丛梁朝钟、行人梁万爵皆死之，观生亦缢。十八日，杀诸王之在广州者十六人，周王、益王、辽王，皆遇害。吾驺、应华降。顾元镜先椎髻，号于市曰：“大明天兵至此，汝百姓今安枕矣！”成栋欲大杀广民，佟养甲曰：“广民未迎战，请卜诸天，天雨者则止。”夜雷震，雨如注，养甲曰：“天堕泪也。”乃止。犹大掠三日，谓之放赏，妇女多自裁。后二年，成栋来归，吾驺复入肇庆为丞相。元镜以反正功，复擢用。

黄宗羲曰：“唐桂之构，外惧方张，又生内变，苏观生之罪，又何逃焉

？然观生受前王特达之知，其立后王也，与荀息之不食言，可以并矣。岂仅仅修魁楚之隙哉？若后王之从容遇难，所谓亡国而不失其正者，宁可以地之广狭，祚之修短，而忽之乎？”

唐王聿锜，亦隆武弟，盖绍武建号日封。李成栋陷广州，王得逸，率宗族去，依虎贲将军王兴于文村。兴事王甚谨。成栋归，桂王入肇庆，王奉表称贺。广东再陷，尚可喜累攻招文村，文村食尽重困。己亥，桂王入缅，文村始降。兴自焚死，王亦服脑子薨，卒不辱。

论曰：唐王兄弟三人，皆儒雅有君人之度，与他藩绝殊。

惠宗之遭靖难，绍宗之当末造，皆关世运，非独一家之事。黄宗羲著《行朝录》，称：“壬辰八月，刑部侍郎王虞石，自五指山至厦门，言隆武在彼为僧，赖垓、熊纬皆从亡。”信如斯言，何与惠宗相类耶？又云：“建宁代死者为唐王聿钊，然则聿钊亦勇而知义。其有否未可知，要之宗臣多仁贤，则虽亡不亡矣。”又云：“五指山敕使至，故臣皆不能决。癸巳二月，

复遣使存问诸臣，称离五指驻平远，将起兵。故臣乃具公疏，请敕验视，卒不可得。当传疑以俟后之考古有识者。”

●卷二

○鲁王以海

鲁王以海，太祖十世孙。父寿鏞，以崇祯十五年大兵破兖州，死焉。十七年二月，王嗣位，寻京师陷南奔。顺治二年乙酉四月，命移江广，暂驻台州。及郑遵谦等兵起，议推戴，而入浙五王，惟王最贤，乃选遣元老前兵部尚书张国维，迎王于台。八月至绍兴，即监国位。以分守署为行在，臣民称国主，诏称令，制称敕，群臣劝进，王固不许，曰：“芟夷大难，须命世神圣，俟拜孝陵，择宗贤。”中外翕然，有中兴谊辟之望焉。

时浙东画钱塘江而守，号令所行，不出八郡。乃议列屯，以朱大典镇上游金华，方国安当七条沙，王之仁当西兴，郑遵谦当小暨，孙嘉绩、熊汝霖、钱肃乐当瓜里。日蓐食，鸣鼓放舟，登岸搏战，复舵还戍，率以为常。

议分饷，以孙、熊之师谓之义兵，食义饷；方、王谓之正兵，食正饷。正饷田赋所出；义饷劝输无名之征，实无饷也。

户部主事董守谕，请一切正供，归户部核兵而后给饷。所谓义饷者，虽有其名，不可为继。户部主事邵之詹议；绍兴八邑，各有义师，专供本郡。宁波给王之仁，金华归朱大典，五府归方国安；方、王不可。计浙东田赋六十余万，悉给方、王。义

师听自措饷，正供不及焉。

署官爵，国维、大典、宋之普，俱东阁大学士。国维赐尚方剑，督师江上。汝霖、嘉绩、肃乐、右佥都御史，并加督师，然实无权。起章正宸吏部左侍郎，署部事，李自春户部尚书，王思任礼部尚书，余煌兵部尚书，张天郁工部尚书，陈函辉吏部右侍郎。封国安镇东侯，之仁武宁侯，衢州守将张鹏翼永丰伯，郑遵谦义兴将军。

议谥号，上皇太子曰悼皇帝；福王曰赧皇帝；潞王曰潞闵王。未几，起方逢年为东阁大学士，朱之普罢。

是月，国维复富阳。金堡、姚志卓起兵复余杭。余杭寻陷，堡渡江来归。国维命志卓守分水，又复于潜。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宁，转战数日夜，至乔司，士卒略尽，乃还。

王虽谦仁，少威断。初立之日，张国维首疏参马士英十大罪。士英惧，不敢入朝。与阮大铖俱匿方国安营中，阴败国事，不能执而诛之，以此赏罚尽失，士气衰沮。而文臣建义者多不知兵；郑遵谦唯畜优伶，殊无定志；义旅乌合市贩；原设营兵卫军，皆隶方、王。国安及其子元科，尤悍戾，日与朱大典构隙，拥百练之卒，不肯进取杭州。士大夫沿习承平，求官乞荫，涂巷之内，半腰犀玉，至有以白石充之。时人语曰：“带何挺挺，白石粼粼。”其子弟方髻鬣，绣衣冠佩，传呼道上，又为之语曰：“痘儿哥，痘儿哥，横街骑马谁敢何！”故巡抚田仰来自淮扬，与遵谦争饷，哗于朝，仰将李士璉拔刀斫，遵谦奔殿上，呼：“救我！”太监客凤仪助仰兵巷斗，遵谦脱归小甕，王遣廷臣解之而已。

其秋饥。浙东大水，漂沉民舍，越人衣食于舟。征调既烦，皆沉舟束手。军人沿门供亿，搜牢勒输，文武官符票一日数至，奸宄乘时报复，民始离怨。

七月七日，海宁陷，守将俞元良死之。八月，参将姜国臣复入守海守。故总兵汪硕德，集兵双林，来告，使移札塘栖。

会唐王即位福州，诏至，众议开读，熊汝霖持不可，王意不怿，下令返台州，人情惶惑。张国维星驰入郡，上疏福州，言：“逢国大变，凡高皇帝子孙民吏，当共同心力，事成，入关者王，监国退居藩服，礼谊昭然。今遂南拜正朔，事势远不相及。唇亡齿寒，悔弗可追。臣老矣，岂若朝秦暮楚之客哉？”疏出，议始定，闽使废然返。

然是时，江楚、西蜀、两粤、滇、黔，皆受唐王诏朔，独浙东以监国在先，义旗分竖，不宜降屈，天下多不直鲁王。后金保入闽复来，上启力争，以为

：“更始称尊，刘纘止居大司马之位；湘阴继统，刘崇亦守节度使之官。纘岂甘以贤让不肖，崇岂甘以父让子哉？恐一家之中，有二天子，即外患得以相乘也。殿下以侄事叔，则今上既非湘阴；以贤事圣，则今上并非更始；即上表称臣，拜疏迎驾，岂遂为屈己乎？两大相抗，必至于离；两离相厄，必至于败。使敌国得乘瑕观变，坐而收渔人之效，恐文武诸臣，不得辞其责矣。《诗》云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’今当御侮之时，自启阋墙之衅，窃为殿下惜之。

殿下诚能息群喙以奉一尊，异日光复二京，只谒寝庙，今上之功，不过汉光武，而殿下之德，乃过于周文王。厚实不亏，而翰名烂焉。即今上亦安能屈殿下哉？”不听。令旨法司究问，陈函辉密启请杀堡。堡亡奔衢州。

十月壬辰，方国安及大清兵战于江，张国维引步军继进，追北至草桥门，大风雨，火炮弓矢不得发，乃收兵。大清兵营木城，沿江以拒南师。徽州陷，上江告急。是月，遣使招杭州义旅，陈万良、姚志卓复余杭。十一月，王出郡城，临江劳军。

晋方国安荆国公，王之仁宁国公。赏倡义者，特封郑遵谦义兴

伯，刘穆威北伯，熊汝霖、孙嘉绩晋兵部右侍郎，诸营皆受国安节制。十二月，还郡城，颁明年鲁元年大统历，铸大明通宝。

大清顺治三年丙戌，春正月朔，鲁王御殿受朝。遣兵部尚书柯夏卿如福州聘，唐王深自抑损，手书报王，言朕无子，王为太侄，和衷协力，共拜孝陵，朕有天下，终致于王，取东浙职官，均列朝籍，转饷十万犒师。王意终不口，发敕封郑芝龙兄弟为公。于是唐王大怒，囚使者裘兆锦、林必达，斩陈谦，浙闽竟成水火。

二月，叛将张国柱劫定海，总兵王鸣谦入掠余姚，其部曲长邦宁掠慈溪，绍兴戒严。进国柱胜北将军，始返定海。总兵陈梧败于嘉兴，航海掠余姚，知余姚主事王正中击斩之。三月朔，郑遵谦，王之仁退。

大清兵于江中，张国维督诸军渡江，南军稍振。会福州诏使陆清源至江，分饷不平，兵哗，马士英唆方国安斩之，且出檄数唐王过，国维曰：“祸在此矣！”是月，威宗大祥，王率群臣朝堂，哭临，军民缟素。王正中率兵渡海盐，复澈浦城。

五月，方国安叛，劫王南奔，大清兵遂渡江。兵部尚书余煌、宁国公王之仁、兵部侍郎陈函辉、太仆少卿陈潜夫，皆死之。时南军久屯江上，无功，气势日蹙。而大清贝勒统大军至，各营西望心碎。是月廿七日，江涸，北人试马，用大炮击南营，碎方国安军灶，国安遽遑扰，曰：“天夺吾食。”夜，拔营趋郡，劫王南走，侍御狼狈。是日，学使者方坐试院较诸生，仓卒掷笔研窞

，军人腾藉，流路于道。诘旦，江上诸军闻报，俱溃。孙嘉绩、熊汝霖、郑遵谦、钱肃乐、刘穆各引所部兵入海。

越三日，大清兵始渡江，余煌开郡城九门，纵军民出，自正衣冠赴水死，前后死节甚众。

六月二日，大清兵入绍兴，张国维恸哭曰：“坏天下事者，

文山叠出也，一死而已。”及收散卒，追扈，及王黄石岩。国安继所过桥，用马士英计，将执王以降。会守者病，王得脱，自江门入海，命保定伯毛有伦扈。世子，张妃由定海出，为张国柱所劫去。国维归，死义乌。国安、士英、及阮大铖、方逢年，皆诣大清军降，已，皆斩于延平。

大清攻克金华、衢州，朱大典、张鹏翼死之。是时黄斌卿在舟山，兵食殷足，石浦守将张名振，奉王往投之，不纳。王舟泊外洋。福州既破，永胜伯郑彩亡入海，以舟师迎王。十月丁酉，发舟山，如厦门。郑芝龙使彩执王献贝勒，彩以南夷貌类者服王冠服，居舟中，谓其人曰：“事急则缢死以示之。”

会芝龙去，乃已。朱成功兵起，仍奉隆武年号，大会厦门。王于是改次长垣，以明年为监国鲁二年，海上遂有二朔。其冬，桂王即位肇庆，寻奔广西。

顺治四年丁亥，正月，鲁王在山盘，以熊汝霖为相、晋郑

彩建国公、郑遵谦义兴侯、张名振定西侯、杨耿同安伯、郑联

定远伯、周崔芝平北伯、阮进荡北伯。崔芝复海口镇东。二月朔，壬申，克海澄。明日，攻漳平失利。又明日，大清兵救海澄，南师退入于海。丙子克漳浦，以闽人洪有文为令，五日而陷，有文死之。四月，海口陷，守将林籥舞、赵牧死。周崔芝退保火烧奥，六月，攻漳州。七月，王亲征，次长垣。会郑彩、周瑞、周崔芝、阮进之师攻福州，败绩。郅西王起兵复建宁。八月，王克连江。十月，长乐、永福、闽清，皆下，罗原知县朱丕承、宁德知县钱楷，皆以城降。

晋马思理东阁大学士、林正亨户部尚书、钱肃乐兵部尚书、

沈宸荃工部尚书、余颺左都御史、刘沂春左副都御史、吴钟峦

通政使、林岵吏科给事中、黄岳吏部郎中。

初，唐王隆武时，大学士刘中藻，以忤郑氏去。吏部主事

林逯解官，募兵得千人，阻于郑氏，郁郁失志，散兵入山，制棺一具，书大明孤臣之柩，以待死。兵部侍郎林汝翥亦隐居。

闻王至，皆起兵。中藻攻福宁，州守将涂登华以城降；逯，汝翥合军攻福清，逯阵没，汝翥不屈死。是岁，即桂王永历始年也。

顺治五年戊子，正月，鲁王舟次琅琦。有传言唐王未死，或云在五指山为僧，议遣使访迎，又议为思宗发丧。同安伯扬耿及大学士朱继祚攻兴化，大清守道彭遇■，使守将出战，而登陴，立明帜以城降。

大清将金声桓部将郭天才来归，郑彩杀大学士熊汝霖、义兴侯郑遵谦于琅琦。晋钱肃乐东阁大学士，自王入闽，先后降克得三府、一州、二十七县，皆不能守。于是给事中林嵎，守道汤棻死兴化；大学士朱继祚、知县都廷谏死莆田；给事中郑正畿、御史林逢经死永福；御史王恩及死长乐；守将王祁死建宁。王移次沙埕。余姚人王翊起兵四明，遥奉鲁王年号，破上虞，前翰林学士张煌言，聚兵平冈以应之。御史冯京第如日本乞师。冬十月，马思理卒，以沈宸荃、刘沂春为东阁大学士。

十一月，王舟退壶江，钱肃乐以忧卒。是年，大清将金声桓、李成栋，以江西广东来归，桂王复至肇庆。

顺治六年己丑，正月，鲁王舟次玉环山，张名振自石浦来朝。三月，王翊徇。奉化退大清兵于河泊。大清兵围刘中藻于福安，中藻食尽，不得出战，为文自祭，吞金死。城陷，部将董世尚等数百人，皆死之。闽地尽陷。浙遣臣南来者，多为郑彩所害，彩亦帅麾下弃去。张名振、阮进迎王还浙次于南田。

秋七月壬戌，至健跳，从者大学士宸荃、刘沂春，礼部尚书吴钟峦，兵部尚书李向中，兵部侍郎孙延龄，职方郎中朱养时，户部主事林瑛。每旦，朝于水殿、钟、峦如立治朝；所至

试秀士，入学，率以见王，襦衫巾绦，拜起秩秩，观者感叹。

鹿颈屯师王朝先来觐，封平西伯。

壬午，大清兵围健跳，阮进拒却之。九月，命名振、进、朝先、会师讨斩黄斌卿。王移躄舟山，以参将府为行在，建太庙府东。进张肯堂东阁大学士，朱永佑吏部侍郎。遣阮美如日本乞师。是年，李成栋、金声桓、何腾蛟皆败。大清尽取湖南、江西。朱成功使陈士京朝肇庆，闽海始用桂王年号。

顺治七年庚寅，正月朔，鲁王在舟山谒太庙泪下，谓辅臣张肯堂等曰：“昔高帝起布衣建业，先帝忧勤沦陷，闵予小子，播迁无地，不能保浙东数郡，以延庙食，是以痛心。”诸臣皆泣，顿首待罪。二月，王翊来朝，除兵部左侍郎。夏，张煌言来朝，晋兵部尚书，留备侍从。八月，翊复新昌，拔浒山。大清兵分道入四明，翊避入海，冯京第遇害。九月，张名振袭杀王朝先，并其兵。是年，郑彩为朱成功所败，具表请援。张名振、阮进、周崔芝，击彩余众，破之，彩还走厦门，归成功。

冬十一月，大清兵陷桂林、广州，桂王奔南宁。

顺治八年辛卯，正月，鲁王在舟山。秋，王翊溃于四明。

大清将陈锦合军攻舟山，定西侯张名振、英义伯阮骏、兵部尚书张煌言，奉王先出奔闽海。荡北伯阮进迎战于海门，死之。

裨将金允彦，缢城降，裔其子传示四门。

大清试舟海口，南师以三舟突阵，获楼船战舰，馘十余人，纵归，大清师将退。八月丙寅，天大雾，大清师悉抵螺头门，守陴者方觉。安洋将军刘世勋，都督张名扬，以精兵数百义勇数千，背城力战，杀伤大军千余人。九月丙子，城破，宫眷投井死，指挥李向荣、朱起元等，犹率兵民巷战。大清师相谓曰：“吾兵南下，所不易拔者江阴、泾县，今舟山而三耳。如两京易取也。”

礼部尚书吴钟峦居普陀，闻变，毅然曰：“吾从亡之臣，当死行在。渡海入城，别大学士张肯堂，为高座文庙庑下，命仆举火。肯堂阖室自经。执吏部侍郎朱永祐，令剃发曰：“吾发可剃，宁俟今日！”斫其肩死。兵部尚书李向中，居艰庐墓，购得衰纆至翔武，就溪流受刃。余死者通政郑遵俭，兵科董志宁，郎中朱养时，主事林瑛、江用楫、董玄、朱万年、李开国、顾珍、顾宗尧、杨鼎臣，中书苏兆人，工部所正戴仲明，锦衣指挥王朝相，内官监刘朝定，西参谋顾明楫，诸生林世英，暨妇女厮仆，或刎，或投水火，死节之盛，为中士所未有。十一月，王舟泊南日山，夜遭风，失大学士沈宸荃。进次崑头，朱成功自厦门来谒，称主上，自称罪臣。从者泣曰：“成功卑王矣！”王处之泊如，成功故不奉王，送金门千户所，月节进银米，致笺移名振屯，崑头，煌言屯鹭门。

顺治九年壬辰，正月，鲁王在金门。成功使名振总师北行，逼金堂，望祭舟山死事者，将卒皆哭。进至崇明沙，登金山，大清江南北戒严。是年，桂王至安龙，西宁王李定国克桂林。

顺治十年癸巳，正月，鲁王在金门，始自去监国号。冬，名振复及煌言北行，败大军于崇明之平洋沙，杀伤颇众。其年，郑彩死于厦门。

顺治十一年甲午，正月，王在金门，名振再入镇江，抵仪真，还逼吴淞关，遣使致启献捷。

顺治十二年乙未，正月，鲁王在金门。有敕使自安龙来，命王监国。冬，成功遣阮骏，陈六御围舟山，大清将巴臣兴举城降。定西侯张名振薨。是时成功以计力并诸镇，缓于攻取，有自王意。宗藩皆受屈辱，王不免饥寒，出无舆导，至以名刺投谒。宾旧张煌言、徐孚远，避形疑，不敢入朝王寄食郑氏如家人而已。至名振遇毒，王闻，垂泪，几废寝膳。

顺治十三年丙申，正月，鲁王在金门。桂王如滇都。六月，大清兵围澎湖，成功令平其城，至南门，得汤信公和埋碑，载成毁年月日。八月，舟山复陷，阮骏，陈六御死之。

顺治十四年丁酉，三月，鲁王在南澳。孙可望反贵州，降大清。

顺治十五年戊戌，正月，鲁王在南澳。滇都使者道安南，来厦门，授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徐孚远随使入觐，不至，自广东降大清。是年，大清吴三桂入四川，别将入贵州。

顺治十六年己亥，春，成功迁鲁王于澎湖，桂王出奔缅甸。

大清尽取云南地。夏六月，成功北举，克镇江，围南京，张煌言先驱，抵芜湖、徽、宁、池、太诸郡皆下。秋，大清将梁化凤袭破海师，煌言亡归台州。

顺治十七年庚子，正月，鲁王自澎湖抵金门。先是，成功溃归，问降者曰：“南京何以不降？”曰：“不闻说起明皇帝，故不降耳。”乃迎鲁王归金门。

顺治十八年辛丑，正月，鲁王在金门。会大清迁界，岛上饷绝，成功取台湾，宗藩从徙家焉。冬，桂王被执。

康熙元年壬寅，延平王朱成功薨。世子锦嗣，称招讨大将军。部曲携畔，多出降大清者。张煌言移壁沙垵，三启致金门，略言：“去冬缅甸内变，致宗室职官，无一得免。惟吉王自缢以殉。而晋王李定国入洞邬，巩昌王白文选亦遁深山。臣闻变之日，肝肠寸裂，追惟我太祖高皇帝圣德神功，岂意后王祸等徽欽，辱同怀愍。臣以为延平藩王，必当速定大计，以伸大义，而至今寂寂。道路遥传，又有子弄父兵之事。臣中夜徬徨，恐穷岛孤军难与相守。即今浙闽广各有招抚二人，解散海上，若不先事豫图，则报韩之士气渐衰，思汉之人情将辍。臣惟有致命遂志，以了生平。独念主上旅羈岛屿，与闽海存亡相倚，万

一变生肘腋，退无所往，有不忍言。臣自顾力微，既不敢轻为迎驾，又不敢辄行趋扈，计惟在闽勋镇正在危疑，不若急用收罗，以资拥卫。然后速正大号，传檄省直，刻期出师。虽强弱悬殊，利钝莫必，而声灵宣布，响应可期。兴灭继绝，端在主上诏书一道，惟主上密与宁靖王及诸大臣谋之！”王览启悲恸。

是秋，复遣御史陈修，赍敕至煌言营。

康熙二年癸卯，秋，大清大举攻金门、厦门，郑锦战不利，退守铜山。十一月廿三日，王殁于金门，东葬台湾。张煌言遣官致祭，表文有曰：“穆王驾

骏以来归，已孤此愿，望帝化鹃而犹在，莫慰余思。”海外闻而哀之。十二月，金门、厦门皆破。明年甲辰，煌言亦被执，死杭州。又十年，癸亥，大清兵入台湾，郑克爽出降，宁靖王术桂死之。鲁世子及宗室皆北迁，分屯田河南。

论曰：野录称何吾驄被唐王之召，道出南雄，问同知李世辅曰：“君闽人也，闽遂兴乎？”曰：“可也！来兵虽劲，皆辽土、燕齐人，及左良玉、刘泽清降卒耳，何遽不相胜乎？”

曰：“然则东晋南宋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东晋自永嘉后，诸国相吞，百年未定。王导、谢安乘其闲暇，宾礼贤士，修安和宽简之政，卒亦不能驾贺循纪瞻辈，与刘石急雄长，今岂能为东晋之闲暇？南宋有韩、岳诸将，百战守御，宗、李、赵、张，弥缝补苴，故金人屈就和议，宋以苟安。今踞踏闽中驾驭不远，欲为南宋，岂易言哉？”曰：“然则驻虔乎？”曰：“其次也，实亦置之危地而后安。汉高不据关中，终难灭项；太祖不战鄱阳，岂能驱元？以备亮之才，退保益州，终不能越祁山寸武。

况八闽泽国，无瞿剑之险乎？”曰：“鲁藩逼近金衢，将为梗乎？”曰：“是所为中兴之藉也。恨岷蜀诸藩，不悉倡义西北耳！兵势有分合，彼合亦利合，彼分亦利分。今闻全力取山陕，

而分兵取江南，我不能分而御之。使诸藩人自为战，疆自为守，即令为钱镠，为窦融，亦仅为圣主驱除难耳。汉追楚至固陵，而信越不会，乃从张良计：捐齐与信，捐梁与越，此高祖之大度，所以成帝业也。今举朝不惟薪胆仇讎。而聚谋蜗角兄弟，是倒施也。”后祸败竟如其言。鲁王才望远逊唐王，而孤军扼守钱江，南蔽闽广，亦讫一载。其后桂王声教不及，东南赖穷岛扬帆，犹系江南义士之气，故特进而记之。

●卷三

○黄道周

黄道周，字幼元，福建漳浦人。幼孤好学，穷微极博，天启壬戌成进士，授编修，充经筵展书官。故事，展书必跪，膝行数武。道周独谓膝行非礼，平步进，监侍骇愕，魏忠贤连目摄之，不动。归，读书白鹿洞，躬执薪爨，天下士大夫高推之。

威宗即位，起原官。崇祯庚午，主浙江乡试，迁右中允。会大学士钱龙锡，以袁崇焕事下狱，史■等必欲杀之，主之者周延儒，廷臣无敢讼冤者。道周上疏曰：“秦汉而下，宰相有犯，坐请室不过数日。非大逆，或裁或原，人主未尝不为引痛。今累辅所坐，为罪督攀援耳。昔辅臣高拱，尝以边功得荫锦衣

，辞曰：‘身未临强场，而受上赏，即一旦有败，何所逃诛。’臣疑其言不忠，由今而观，实为先见。汉武帝决意空幕南，心疑丞相坠北伐之师，一旦破法而戮刘屈氂；世宗决意弃河套，心疑开隙挠修玄之事，一旦破法而诛夏言。此二子者，皆生值明时，无故身伏斧钺。今东强之图，未有定算，恢复之计，上下持疑。未有一男子据鞍而斫，骑墙之见者，独断然快意于一累辅。累辅既无敛棋引杯之致，廷臣又无蹴刍齿马之嫌，遂使三台灰溺于贯城，斗柄销光于理势。每见衣冠相语以目，不曰：‘安敢言’则曰：‘那得归’天下人心，衰飒如此，谁复挺

脊梁担安攘之略者乎？陛下御极以来，辅臣坐重谴者九人矣！

一代之中，有几宰辅？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！”疏入，上感动，延儒意亦释，龙锡竟得出戍定海卫。

五年，孔有德反登州，连陷州县，而温体仁当国，专辅上以法律，益为廉谨取媚。凡事蒙蔽，兵政怠弛。道周精易数，故以《易》谏。言：“《易》以天道为准，以《诗》、《春秋》推其运候。始春秋元年己未，加五十有五，得周幽王甲子。

其明年十月辛卯，朔，日食。以是上下中分，二千一百六十年，内损十四，为洪武元年戊申，为大明资始。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，以乾屯需师别之，三卦五爻，丁卯大雪，入师之上六，是陛下御极之元年，正当师上六。《辞》曰：‘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’凡《易》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，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。今历十分之四矣。陛下开承之始，曾未四年，士庶离心，寇攘四起。往者敌去遵永已六七日，而叙收复者以为千古奇功；近者贼破山东已六七县，而护叛帅者以为不犯秋毫。凡小人见事，智恒短于事前，言恒长于事后。不救凌城，谓凌城必不可筑；不理岛民，谓岛民必不可用。昔有夏胤征、仲尼所录，向戍去兵，丘明非之。臣以为正功之道，在乎定命；乱邦之戒，止乎小人。小人用即无寇贼，亦足以致乱；小人不用即有外忧，亦足以致理。人主之学，一以天道为师，则万物之情可照；断事一以圣贤为法，则天下之材具服。二年以来，以察去蔽蔽愈多，以刑树威威愈殫，亦反申商归周孔之秋也。臣考自丁卯大雪，至戊寅春分，凡十一年余七十七日，皆在师上六。‘勿用’之防，诚不可已。”传旨明切更奏。

道周言：“明切之要，莫若用君子，去小人。自庚午以来，为边疆之案以陷君子，为科场之案以寻私怨，其绪余为参罚催科。在宋人一看详条例之司，诸臣倚之当匡襄之务。宋儒言：

‘边帅之才，当于廉干有识中求之。’又云：‘直言敢谏之士，即杖节死义之臣。’万历末年，如邹元标、赵南星等二十余人，废弃廿年，酿成门户之祸。今又取搢绅有器识者，举网投奔。

知其为小人，又以小人矫之；知其为君子，又以小人参之。天下事尚安望有成功哉？”因论马如蛟、毛羽健、任赞化等被谴，而荐惠世扬、李邦华、梁廷栋可大用。末云：“昔苏轼临行，求陛辞，不得，上书言：‘极泰之世，小民皆得上通；极否之世，近臣不能自达。’臣今虽乞枯骸，犹荷明问，死且不朽。”

坐削籍出都，为卫士凌辱，作《重生诗》。至杭州，诸生筑大涤书院于余杭之洞霄宫，从讲学焉。

归庐墓者三年，以原官召迁左中允。时五日内系两尚书，道周上书请慎喜怒，以回天。再应诏，言：“天下神器，为之有道，簿书刀笔，非所以绳削天下之具也。古者圣人设为礼乐，以治方内；设为征伐，以治方外。礼乐不足以治其内，始有纆纆世纆耗，纆廛于君子；征伐不足以治其外，始有揭竿裂帛，起于小人。共工伯鯀，身亮天工，使水土不治，人民不安，虽神明之胄，不保幽羽之戮。今陛下宽仁宏宥，盖有身膺重寄，七八载罔效，尚拥权藉自若者。天下巉险无赖之徒，群聚京师，搢绅俯首屏息，以伺动定。幸逢陛下好生，下诏求言，省刑清狱。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辄斥，方清狱而下狱者旋闻。且以人心时事如此，辅臣虽甚清且强，宁保天下无一蹴刍齿马之事哉？”

上心重道周，意其言事颇迂，而言醇行清，可任讲幄，累升左春坊左谕德，詹事府少詹事，侍读学士，修玉牒，充经筵日讲官。

十一年二月，上御经筵毕，召道周及詹事顾锡畴、庶子黄景昉、编修杨廷麟等二十余人前，问保举，考选，孰为得人。

道周对：“今人才远不如古，矧屡经摧折，如树木然，须养之

数十年，方其得用。世宗皇帝时，臣下救过不给，然或朝行谴逐，暮即追还。”上感动，已复班，更召询，道周言：“立朝之才，存乎心术；治边之才，存乎形势，曩来督抚未揆形势，随贼奔走，事既不效，辄谓兵饷不足。其实新旧饷约千二百万，可供四十万师。今宁锦三协，仅十六万，不须别求增饷。至抚贼之法，令斩捕自赎，使望风解还；收其众分隶诸将，以实塞下。倘令自择散地，一入郟阳山中，终为腹心之患。”上深是之，而未能行。后张献忠反谷城，卒如道周言。

杨嗣昌为本兵，主弃义州，致宁锦孤危，且引汉和亲宋纳币，称为乐天，而援孟子“善战服上刑”傅会其说，嗾辽抚方一藻奏言：“北朝铁骑十万

，并三十六家之众十余万，西并插部及顺义，又十万，八城之众，不过六七万人，何以御之？请如俺答故事，行款，撤兵中原，讨流寇。”已遣瞽者周元忠，前往谕其就抚，皆受成。中枢与宣督卢象升密商，幸上独断。

道周闻之，顿足曰：“果尔，不为赵氏续乎？”乃上言：“俺答之事，与今日不同。俺答据有河套六七十年，故汉匈奴河南地，非若辽东衣冠之国，在我版章，一也；河套深阻，形势注曲，距三辅四千里，必蹂秦晋以寇宣云，非如辽左近我肘腋，猝不及制，二也；答诱我降人如赵全辈，不过教以扰边盗马，今诸叛将犷卒无赖者，视取全辽若寄，动引契丹蒙古为雅谈，不可稍示以隙，三也；俺答制于胡妇，老且倦共，今东人狂稚，初无抚意，我又未得其要领，四也；答与吉囊共为雄长，恐已死囊并其众，欲及生时借名封以袭诸部，收诸边抚赏之利，非若东人尽吞属国，西取顺义，东取朝鲜，桀骜盘踞，五也；答受抚虽不出套，其王庭犹在漠北，时射猎贺兰青海之外，东人必不肯弃辽沈，舍固铁，还徙建州，与鱼皮诸夷为邻，六也；答既受金印，七十年称外藩，一旦为东人所乘，席卷其地，我

边臣若罔闻知，无由复侈东封，使还顺义，七也；我虽不筑东胜，答亦不犯庆延，受降两城，东西自若，东人即画{分木}河中分首山之道，而神京左臂犹未安复，八也；答即据套不能断我属夷东人，既割辽左，必不肯吐诸驿还我朝鲜，九也；答马市在阳和、天城，即东犯紫荆，尚六七百里，东人马市若在张家，不百里至宣镇，不二百里逾隆庆、妫川，迫我居庸，且又纾道非其所乐，必寻辽西旧市，屯踞宁锦间，以蚕食八城，窥我左协，十也；款必不可成，即幸而获成，宁、锦、遵、蓟、宣、大之师，何处可撤？不悔罪臣贡，不可撤；不却地还巢，不可撤；不北尽威远、清扬，南尽暖阳、宽莫，不可撤；不尽东诸部落，不侵不叛，不可撤；不西还我顺义、金印、名王之封，不可撤；不尽捉东江诸岛孔、耿、尚、沈四酋，以谢登、莱、靖、旋顺，不可撤；中原叛帅，江南流人未还，成、籍得出入狡狴其间，不可撤；马市数徙，出抚顺又出广宁，求宣口又求中协，故例可循，而边隙不塞，不可撤；元凶犹在，蛇豕无惩，德明之外，别有元昊，不可撤；兀堂再诛，京观屡筑，而安乐自在之民，未还寇带诗书之旧，飘摇风雨，其来无方，此乘塞关外者，可撤乎？不可撤乎？宋祖欺人孤寡，取天下得于契丹呼蹴之余，不二十五年而争盟，欣然封禅。我太祖太宗，光还日月，谁敢为不洁之谈？穆宗不动一旅，而收顺义；神祖不憚大师，以复朝鲜之宇。今西丧卜部，东陷朝鲜，中外诸臣，恬不为意。臣非谓宁锦六七万，便可犁建州。彼既据沈阳，西面攻略，必渡岔河；出临潢之外，北历兴宁，千七百里始至宣口；即中折而回三协诸口，亦已七八百里。

今从锦义至静宁堡，彼所必经一二百里，距沈阳五六百里耳。静以观其衅，逸以侍其归，彼之有虞于宁锦，犹宁锦之有虞于彼也。彼兵虽盛，散于各部，不能长聚六七万人，以待引弓。彼以一州之众，驰千

七百里，何必有余？我以天下之力，应五六百里，何必不足？

度边臣之意，以久戍之卒，当猝至之敌，无众不摧，不如以不战之饱与彼，以有生之安与我，是不言款而款已久。犹恐以一朝之战，败其终年之款，思以其不款之款，文其不战之战。光考在御，旬日间发帑二十余万，未底厥成。今可以苟简终之，但请立为捣虚断后之令：敌以数万骑出千里之外，我不能以数千骑捣五百里之内者，诛无赦；敌以十余万骑出千里之外，我不能以数万骑捣五百里之内者，诛无赦。又为之令曰：敌以万骑出千里归，我不能以二万骑邀其辎重者，诛无赦。如此，彼必不敢远出，必愤而与我持于坚城之下，我始得敛兵，专以老之挠之，设奇以致之，多方以误之，以八九万人全力与遵薊相犄角，即锦义之间固已，可伏而笞其背矣。今听敌入平，今日曰出宣府，明日曰出大同，今日曰驻马肺山，明日曰驻青涧口，经春涉夏，逍遥不归。绝不闻遣一卒扰其虎穴，又乌用是辽抚为者？辽抚既无成谋，内受算于枢臣；枢臣又无成谋，外受算于锦帅。款事成，则逃管旦夕之间，贻衅三年之后；不成，则谓外有王田之智，内无高张之忠，委过朝端，安受祸败。昔唐宪宗独断而平淮蔡，然遇藩镇大事，皆咨策杜黄裳，谋于李绛，询于斐泊，纳谏于白居易，后乃委心于裴度。方今上天告灾，星象示儆，宜以实示群情，无以文稽众论。惟陛下发枢臣前后诸疏，众正其罪。”上方倚信嗣昌，议虽不行，心衔道周。会象升以忧求解任，嗣昌意在陈新甲，并推在籍守制者。

先是，嗣昌夺情，道周三具疏以事，遂中止。至是，闻会推宣督之命，遂上疏曰：“臣观古今治迹，其曲章法度，虽受于先王，义不敢改，至于事穷势极，亦时通变，以尽其神。惟纲常所系，为臣教忠，为子教孝，垂宪万世，本于民彝，不可易也。礼，三年之丧，君命不过其门；兵革凿凶，时出戎右，

不施于士大夫。宋时武弁如田况、岳飞，皆累乞终制。我太祖以刘基、宋濂，帷幄之任，特听其奔丧，嗣后虽有夺情，终违物论。嘉靖中叶，以边圉事殷，特起杨博于宣大，还翁万达于本兵。然其时博且禫矣，又以夙历移近云中，万达以尚书降左侍郎，栖迟不数日，墨衣视事，世宗亦心非之，卒罢闲以去。

号自是非终丧不称起复也。张居正以不守制，损其勋名。天启季年，袁崇焕冒起于右屯，崔呈秀腩颜于枢府，身膏斧钺，貽唾西市。去今几何时，而士

大夫蒙面丧心，营推营复。天下无无父之子，亦无不子之臣。卫开方不省其亲，管仲至比之豨狗，李定不丁继母忧，宋世共指为梟獍。臣前三月在经筵，见杨嗣昌吉服应召，拟已终制，今乃未然。嗣昌秉枢已垂二年，不知其何时居丧，何人推毂，而颠越至此！陛下圣德，孝治天下，小遇灾眚，辄减膳撤县，素服避殿，以厉导臣。所以然者，陛下为天之子，三辰不辑，天有违行，犹之父母温清不安，人子为之不栉不沐，废寝忘餐，以俟父母之平复，所以教孝也。今督臣卢象升，父殡在途，椎心泣血，以俟奔丧。而群臣动推阔远难移之人，以缓其事。今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。夫使守制者可推，则是闻丧者可不去也。是为子者可不父，为臣者可不子也，陛下以从月拂经，星辰陵次，军气违和，尚下诏求言，引躬克治，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，皆受于天，礼乐刑政之所从出，不可替越。而人臣以哀毁不祥之身，飞扬暗咤，彼此相煽，以玷圣明仁孝之治，干天地纲纪之常，是不宜使四方闻见也。

嗣昌张网溢地之谈，款市乐天之说，才智略见矣。更起一不祥之人，与之表里，犹狼狽依肩，无益负重，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？”上切责。及会推竟以新甲上，道周又疏言：“臣不知新甲为何如人，然闻其丁艰，犹未终制也。古儒臣专阃，能任弘钜，垂竹帛者，率皆本道德，敦行义，根柢甚茂，而后枝叶

生焉。三代而下，如赵充国、皇甫嵩、羊祐、杜预、裴行俭、高仁厚、韩琦、范仲淹辈，皆卓然自竖，纤毫不苟。其所成就，犹未造古吉甫、张仲之流。今圣主焦劳边境，十年于兹，负气敢谏诸臣，半弃不录。欲使软美容悦者叩头折枝，以幸非常之功，彻不世之业，宁可得乎？比宁锦边遽，东人曾未越边，而宣云警报，辄云：‘九营十营，衣青蟒者无数。中樞且欲以义州马市权畀款边，中外俯张，几易鹿马之形，尽假丛神之意，空破非常之格，以授不祥之人。’传曰：‘天子守在四夷。’又曰：‘王者有征无战。’诚使礼乐修明，举错各当，忠谏在朝，贪佞在野，以此守何不固？征何不服？古亦有忠臣孝子，无济于匡攘之用者，决未有不忠不孝，而可进于功名道德之门者也。臣虽孱懦，然自二十岁躬耕，胼胝手足，以养二人。四十余削籍，徒步荷担二千里不解扉屨。今虽逾五十，然非有妻子之奉，婢仆之累。所纂数卷书，已移月可毕，笔札干盾，均为报恩。天下果无人，臣愿解清华以执锁钥，何至使被棘负涂者，被不祥以玷皇化哉。方今荧感渐次箕尾，是为燕分，九十月交，当南斗口。虽有道儒者所不谈，然思患豫防，圣人所诫。新甲闻报，崎岖秦蜀，发表束装，度须百日，此其载道，已垂半载。象升空以茕茕归说之身待其迟迟援琴之道，所谓乞河神而濡突火也。”疏入，上滋不怪。

九月，御平台召对，谓道周曰：“朕幼而失学，长而无闻，赖以讲臣之力，启沃朕心，少知天理人欲两端。夫无所为而为之，曰天理；有所为而为之，曰人欲。尔前疏适当枚卜不用之时，可谓无所为乎？”对曰：“天人义利之辨，臣尝闻之矣。”

臣以纲常名教为心，不以功名爵禄为心，自信无所为也。”上曰：“朝推新甲，尔疏夕至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前旨云：不拘守制，知新甲矣。始嗣昌欲用新甲，臣参疏夙具，适相会耳。”

上曰：“三疏皆上，而云阻于际会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同乡御史臣兰友，给事中臣楷已有章矣，恐涉嫌疑，故臣疏未上。”

天下纲常，封疆大计，若终不言，后将莫及。且言路未有言者，臣之有言，非得已也。”上曰“清，美德也，小廉曲谨，非清也。且汝言辨而多非前讲所云子思一生以诚明为本，是也；云诚出于清，仁生于诚，非也。”对曰：“曲能有诚，此诚出于清之说也。孝弟为仁之本，此诚生仁之说也。夫惟孝弟之人，能理天下，生万物。不孝不弟，本实拨矣，礼义廉耻尽矣，何事之能成？”

嗣昌进曰：“道周责臣夺情起复，是也；其谓臣营推营复，非也。臣不幸遭臣父之艰，又遭继母之忧，臣不生为空桑，岂不知有父母。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。古者列国之君臣，尚可去彼适此；今则一统之君臣，无所逃于天地。即臣父母皆受君恩，臣于君臣，尤重于父子。况臣乞终制者三矣。至奉明旨，抚按敦迫，自分何能敢复晏然。仓皇奔命，行至保定，犹乞终丧，引成化间修撰罗伦事，意谓今词臣中，必有博通古义，亲切论思，可代臣直言，上回天听。比入京，闻道周品行学术，士类所宗，必有持正之言，可以使臣终制而去。不谓其疏中自称不如郑鄮，臣乃太息而绝望也。古人有言：禽兽知母不知父，鄮杖母禽兽不如，道周又不如鄮，未知道周之于纲常何如也。”

上曰：“卿为卿父屡疏，昭然，数年在外，并不携家人，墨衰视事，朕自知卿耳。且道周所言不如郑鄮，朕正欲诘之。”嗣昌曰：“臣以纲常名教所关，不容不辨。道周实清介，人望所归。乞罢臣放还归田里。”上温慰之，且斥道周邪说。道周曰：“臣平生耻言人过，今与嗣昌争论于上前，非礼也。但为天下后世留此纲常名教，不得不然。”上曰：“对君有体，狂詈何也？”道周曰：“臣疏中惟猥狗、梟獍两语，不无过激，然

遭遇圣明，故敢直言。夫立言，甚难也。纲常名教者，朝廷之纲常名教；礼义廉耻者，国家之礼义廉耻。假以臣为一人之私，缄默取富贵可矣。”上

曰：“尔借题污诋大臣，别有所为耳。”

道周曰：“司马光有言：‘臣若有专司，则有所不言；如为论思，则无不可言者。’臣受论思之职，与嗣昌比肩，当言而言，不得云诋毁大臣。读书五十年，无一言一事，不可对君亲告妻子。臣躬耕二十年，手足胼胝，四十丧亲，负土作墓，畚插皆臣自操，故夺情之事，所不忍见。”上曰：“尔如是，云不如郑鄮，何也？”道周曰：“匡年弃于通国，孟子不失礼貌，孔子白云辞命不如宰予。臣谓文章不如郑鄮。”上曰：“鄮自绝人伦，许曦小臣，犹知公论，尔曾曦之不如。”道周曰：“宋人恶李定不持母服，拟赐孝子徐积粟帛以讽之。臣奉弹嗣昌，则非救鄮矣。”上曰：“少正卯亦称闻人，徒以言伪而辨，行坚而僻，记丑而博，顺非而泽，不免孔子之诛。今之人多类此者。”道周曰：“少正卯心不正，臣心正者也。”上曰：“朕知尔操守，虽屡进屡退，终欲用尔。不图偏矫恣肆，乃至于此。

念以讲官，姑宽尔。”因令之去。道周犹不起，有所陈。上怒，嗣昌曰：“道周所言，经也；臣拜命，权也；惟上优容之！”

已出，上止诸臣，谕之曰：“今者内寇外边，天妖地震，朕不能发诸臣公忠为国之心，宣德化，芟祸乱，所赖诸臣匡朕不逮。

而乃党同伐异，阻挠朝廷用人之权，是外寇易治，内寇难除也。

今有仍前轸者，立置重典。”明日，谪江西布政司都事。

道周既谪，而名愈重，天下称直谏者，必曰黄石斋。

十三，福建巡抚解学龙，荐闽中人才，以道周为冠。上大怒，缇骑逮学龙及道周，诣北寺对簿。是日，黄雾四塞，日晷无光，各杖八十，下诏狱入白云库。狱卒曰：“此周顺昌、周宗建，毕命所也。”视北镇抚司事膝胤玉，给藉草馈橐饘。作

《重生诗》。监生涂仲吉上言：“道周通籍二十载，半居坟庐，一生学力，止知君亲。虽言尝过戆，而志实忠纯。今喘息仅存，犹读书不倦，此臣不为道周惜，而为陛下天下万世惜也。昔唐太宗恨魏征之面斥，至欲杀而终不果。汉武帝恶汲黯之直谏，虽远出而实优容。陛下欲远法尧舜，奈何出汉唐主下？”户部主事叶廷秀，亦疏救，俱下狱廷杖。

初，上命天下共表孝经并小学颁行，道周于库中作《圣世颁孝经颂》，《颂》曰：“粤稽天德，厥贵恒性。于皇师天，永孝配命。师天永孝，乃立民极。明明我皇，允惟天德。”余姚孙嘉绩，亦系白云，从道周受易。刑部尚书刘泽深，拟瘴戍，再奏不允。泽深上言：“道周之罪，前两疏已严矣。至此惟有论死，死生之际，臣不敢不慎也。自来论死诸臣，非封疆，则贪酷，未有以建

言诛者。今以此加道周，道周无封疆贪酷之失，而有建言蒙僇之名，于道周得矣，非我皇上覆载之量也。且皇上所疑者党耳。党者见诸行事，道周具疏空言，一二臣工，始未尝不相与也，今且短之，既而斥之，乌有所谓党，而烦朝廷之大法耶？去年行刑时，忽奉旨停免。今皇上岂有积恨于道周？万一转圜动念，而臣已论定，噬脐何及？敢仍以原拟上。”

上从之，戍辰州。自十四年正月入诏狱，积十有四月始得出，作《再重重生诗》。学龙、廷秀、仲吉亦戍。

道周道南都，至杭州，诸生迎至大涤，析鹅鹿疑义，示三易指归，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及《乐律》，论儒派。八月，荷芟入楚，未至。

上议起废锢，礼部右侍郎蒋德璟言：“前少詹事臣道周，愚戆之咎，实皆自取，第半生孤苦，子幼家贫，万里投荒，深可軫念。”德璟旋入阁。八月日讲，上与辅臣从容语及张溥、张采之为人。曰：“溥小臣，且不免偏，何以负重名？”周延

儒进曰：“张溥、黄道周，皆为偏，惟是读书博通，所以人人惜之。”上默然。德璟因言：“前蒙皇上放道周生还，渠极感圣恩，但子方十岁，得免其永戍，量移内地，皆出怜才好生之德。”上微笑。德璟又言：“道周在狱时，写有《孝经》百本，每本作文一篇，是感颂圣德。”黄景昉、陈演、吴甡合言：“道周事亲孝，且清苦极不可及。”延儒言：“即其读书，亦尚可用。”上不答，惟微笑而已。明日，手敕：“曩诸先生面奏永戍黄道周，清操博学，见今戍远子幼，朕心不觉怜悯。彼虽遍迂，经此一番惩创，想亦改悔。人才当惜，宜作何赦罪，酌用密议来奏！”辅臣上言：“道周向来未经追琢，每有任性率意之咎，自蒙恩谴裁抑陶镕，闻已甚悔前非。每日在狱，手书《孝经》，极其感佩天恩，颂扬圣德。恭睹皇上勤学好问，稽古考文，臣等自惭固陋，未能仰承万一。因思及道周博雅，遂据臆陈，伏蒙皇上怜其贫苦，鉴其改悔，而軫及于人才当惜，赦罪酌用。斯真造化生成之恩，天地覆载之量。道原周职詹事府詹事，今既蒙恩赦，用似当还其故秩，以备史局编摩，更足资其一得，此又非止从道周起见也。”上报“可”命即拟旨。

辅臣复上言：“皇上此举，众美俱备，从此知学行之足贵，信廉吏之可为，所裨于作人磨世，君德治象非细。”是日，诏复道周少詹事。都下臣民，中外相庆。

道周已至九江，朝命敦促就道，旋请假归里，以学龙、廷秀等尚在戍所，席藁请命，亦得释。道周既归漳浦，坚卧不出。

明年甲申三月，京师陷，福王立于南京，起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。时

马士英当国，道周入朝，无所为。

乙酉三月，奉命祭告禹陵，舟泊龙江湾，梦高皇帝呼曰：“卿竟舍我去耶？”对曰：“朝廷舍臣，非臣舍朝廷。”时左都御史刘宗周去国，道周祀陵，留连绍兴。弥月，三谒宗周，

固却不见。曰：“际此乱朝，岂大臣徜徉山水之日？”道周闻之，即行。

南都溃，马士英东奔钱塘，道周逢之江上，痛詈之，士英落靴走。及浙省降，宗周与门人前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等谋起兵，求道周计事，不获，悔曰：“石斋夙有渊思，吾初不宜拒之太深。”

唐王在位，访故臣于张家玉，荐道周，王拱手曰：“得此商彝周鼎，当为廓庙羽仪。”道周来自浙，拜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位首辅。郑芝龙以公爵班宰相上，道周争之，芝龙不肯出兵，道周愤时事不可为，而荷殊绝之知，乃自请视师，经略江西。芝龙不与一卒，道周亲书告身奖语号召，得百余人，径进出杉关，众至万人，田夫荷锄从之，曰“扁担兵”开府广信，与杨廷麟、万元吉为呼应。王命家玉出屯金溪，以为之援。道周遗家玉书曰：“道周之年，不能致远，为皇上为马；道周之力，不能任重，为皇上为牛；或者左右拾遗，因事靖献，道周其皇上晨鸡乎。”

时鲁王上书福州，称皇叔父，不称陛下。唐正怒，杀其使者陈谦，遂积隙。道周移书浙东大臣张国维、熊汝霖等解之。

大略谓：“东迁以还，藉力晋郑，蔡丘而后，推德桓文。上爱殿下，笃于所生，勿以降阶之问，为博达所笑。”其冬，徽州陷，道周提兵赴救。新守婺源令故门士，以书给约内应，抵明堂里，猝遇大清将张天禄，被执。从者职方福州赵士超，通判六合毛玉洁，中书平和赖继堂龙溪蔡春溶。

顺治三年丙戌，正月七日，入徽州。元宵，见张灯为鱼龙百戏，趋营帐，念民，为之泣下。至南京，置西上门故尚膳监中，先后绝粒十余日，作《自挽诗》，书后曰：“丙戌就俘以来，义在必死，未了诸缘，无所复忆。所忆者为《春秋 表正

》、《诗晷 正》二书未就，及未登嵩室，陟华岳之巔耳。《表正》为少时旧书，坠婺源明堂，想已废于兵火，无复能读之者，尝读陈无涯兄弟，裁其大略，不知能竟之否。《晷正》必须吾自草，无复能传其意者。如嵩华二岳，先年欲以黄冠丐此了愿。当遣戍辰州，乞多千里，移去潼关，为林让庵铨部所尼，垂老得此，坐华巔，卧王屋，执笔以事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虽礼北斗，受玉虹，不为过矣。生平所历黄山、白岳、匡庐、九

华、浮丘、龙首、穹窿、玄墓、洞庭、三茅、天目、径山、西陵、委宛、天台、雁宕、罗浮、怀玉，一十八翁，要当一一谢之。生死千秋，未必再晤，风雷楮墨，载其精神，亦使众山闻之，谓我不薄也。”又云：“武夷天姥，系于维桑，大涤焦桐，为吾讲舍，寤寐相缱，未之辞焉。”三月十五日毕命。韩四维子僧某殒而瘞之。凡入句中，赋诗三百十一章，自名《石斋逸诗》。曰：“石斋死后，世当传之，以当逸事。”年六十一。

赠文明伯，立庙福州及漳浦。所著有《三易洞玑》、《易象正》、《淄衣儒行坊记》、《表记集传》，司经局进呈诸书；《

行业咏业焚草》、《解辽环》、《解齐环》、《榕坛问业》、

《逆流草骈枝集》、《浙闾策问》、《洪范 月令朗义》、《

孝经大传》、《邶书大涤》、《函书》、《逸诗》行世。夫人蔡，名玉卿，能仿道周书。尝集兵万人，号夫人军。已而镶乏，解。子四：子中、子成、子和、子平。

论曰：庄烈自信王继统，无腹心股肱之助，不动声色而除魏忠贤，天下欣然以为明王复出。泊临御十七载，忧勤宵旰，终用身殉。后之论者，不欲以亡国之咎訾之。然刚而自贤，莫肯虑下，屡用诏狱，廷杖以待言者。任人理财，每与大学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恶。观黄道周、刘宗周之进退，亦可见矣。其失天下，不可谓已无以取之。宗周粹然儒者，非一代之士。道周

说经议事，与匡衡、刘向相类，而直节则李膺、范滂之流，虽才不及济乱，要亦三百年之元气所留也。呜呼！后之人主，无执理任刚，决于违谏，使君臣俱覆，以宗社为孤注，如庄烈者，可不鉴哉！

○蒋德璟

蒋德璟，字八公，泉州晋江人，进士。崇祯中，官詹事侍读学士，迁礼部右侍郎。十四年，晋尚书，与黄景昉、吴牲，同为东阁大学士，入直。德璟明习国典，晓练世务，立朝持正，和而近情，上甚响之。左都御史刘宗周，以救姜采、熊开元得罪，且不测。德璟引唐太宗优容魏征事微解，上颜改霁，宗周削籍归。又偕周延儒因日讲进言，赦前少詹事黄道周，复其官。

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陷山西，三辅震恐，上罪已求直言。

科臣光时亨疏陈练饷之害。德璟票本谓：“曩来聚敛小人，倡为练饷搜括诸议，以致民穷祸结，危及社稷。”上大不怪，召问聚敛小人，谁也对即前户部尚书李待问。乃极言抽练无实，空增七百三十万之饷，民安得不困。上怒德璟朋比，遂引病出直。三月八日，疏辞去国，舟及沧津，京师陷，时论深惜德璟。福王时，德璟不起。唐王在位，应召入直，位次黄道周下。尝自请行关，相

机督战，守关将施福等不受节制。德璟知事去，太息，乞罢职归泉州。大清兵下泉州，不食死。所著有《愬书》行世。

○路振飞

路振飞，字见白，直隶曲周人，天启五年进士。崇祯中，官福建按察使，晋金都御史，巡抚淮扬，唐王在凤阳高墙，振飞入见，奇其神宇器识，深相结好，奉私钱周之，由是知府张以谨以下，视遇有加，吏不侵辱。福王立，中外汹汹，镇将刘泽清、高杰，欲寄家属于江南，左都御史刘宗周劾之，并及振飞。已，廉知振飞公清，寻悔曰：“参两镇过责淮抚，是余激也。”乙酉五月，南都败，振飞东走，及其乡诸生韩雄都等聚兵大湖，不降。

唐王思旧恩，使吴江诸生持敕书访之，敕曰：“麦饭豆粥，念久欲报。”既至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入直。振飞持论有执，不肯阿上。上欲用王朝升为总督，彭遇■金都御史，振飞鼓诮必循资格，岂得非常之人，恐非休休雅量。”振飞执言：“臣等无私隙，遇■降贼，乞怜马士英，为浙抚搜括激变。朝升在太湖，奉剑州知州朱盛征，始称通城王，继称皇帝，卖官夺女，百姓不容，故尔逃来。若大用此二人，无乃伤新政乎？”卒从其谏。

大清兵至延平，王乘马奔，振飞追扈不及，缢邵武山寺。

○曾樱

曾樱，字仲含，江西峡江人，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天启中，知常州府，时有诏逮高攀龙，攀龙自裁。缙绮欲载尸察验，并

逮其子回奏。无锡知县吴大朴，依阿其间，樱力持不可，乃免。

与李应升为同年生，借官帑以给官旗之逮应升者。时常民集者数千人，欲击官旗，樱再三晓谕而散。

崇祯十六年，为登莱防抚。大清兵破莱阳、栖霞、宁海诸州县，二月廿一日，攻登州，樱御之，乃退。尝为副使，分巡兴泉道。

唐王时，拜大学士，入直。樱忠款恳至，言语委密，处孤主骄臣之间，调护上下，使无疑忤，上亲臣腹心依之。郑芝龙不肯出兵，驾往来延建，樱以为此非迟久策，失海内望，请速幸赣州，并力出江西湖南。卒不决而败。樱至厦门，依朱成功，辛卯春，大清泉州守将袭破厦门，成功还救不及，樱自缢。

○傅冠

傅冠，字元甫，江西进贤人。丙戌二月，以行在太子太保，兼礼兵二部尚书，文渊阁大学士督师，同忠孝伯朱成功，大守永定关。岗兵张安、丘华，俱听节制。前军方入建昌境，饷已告匮，后军闻警，辄归。冠见令不行，十二疏

乞罢，不许。后敕揭重熙佐冠共事，冠无心任职，日午方起。重熙奏之，乃勒令归。

九月晦，汀州破。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，冠避泰宁之分水村。村人江亨龙新执贄，缚冠以献，大帅李成栋解缚，进曰：“公大臣，释留，当取令旨，但去发，保无他。”冠厉声曰：“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？吾乡先进也！吾乡惟有断头宰相尔。”成栋载至汀州，饮食与俱。已而成栋入粤东，使镇将李发卫之。十一月廿一日，对局弈罢，发阅文书，曰：“公必不

顺，令旨收公矣。”冠欣然曰：“早毕我事，尔之赐也。”整衣冠南向拜，曰：“负国无状，死不足赎。”复西向拜，曰：“祖父暴骨，愧见先人地下。”

初，就执日，叹曰：“负国重恩，永惭地下。”以足三顿地，夜半，风雨大作，顿足处崩陷数十丈。其首函寄汀狱，或无故动摇。数见梦于狱，夜尝有光。囚冤滥者，祈卜，皆奇验。

家人傅国桢等负其骸，初墓汀之罗汉岭，与忠诚伯周之蕃相望。

阅三年，冠子号哭，请合身首，归葬。旧衣二弃故汀墓旁，经年色如新，行道指曰“相公衣”。

●卷四

○金声

金声，字正希，徽州休宁人。从父商武昌，以嘉鱼籍中天启甲子乡试。崇祯元年戊辰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。己巳，王师薄都城，袁崇焕败，上御左顺门，问方略。声伏地哭举同馆刘之纶，白衣申甫知兵。申甫者，云南人，初为僧，自言：“入嵩山遇异人，授以书。中言车战，乃习之。”瘞其书嵩山下，脱浮屠服，游京师。与声、之纶善，三人甚相得。至是，上命甫随之纶入对，大悦，立擢之纶兵部右侍郎，甫京营副总兵，声试御史参军事。然实无兵与甫，听召募市人，取民间牛车，加竹盾给之声。疏陈不可状。而忌甫者谋委之饵敌，日夜督战，竟败。

先一日，总兵满桂战歿安定门外。甫继出，死芦沟桥。越日，之纶取遵化，军娘娘山，遇伏，死战一昼夜，援兵不至，流矢贯颅死。金声啗其镞出，以授其母，赙丧归蜀。言者论声书生误国，上遣中使覘声馆，布被萧然，为太息。与至郭外，得甫尸，喜曰：“甫能死事，虽败，举不失人矣。”声自劾，上察其清忠，赠之纶官，予谥察葬，而复声庶吉士。告归。

十六年，流寇蹂蕲黄，将逼留都。声遭父丧，蹶起请当事团结乡勇守御。

时马士英开府凤阳，募黔兵数千，紆道侵掠饶

徽界。徽人以为贼，纵乡兵格斗。脱者奔告士英，言金翰林实主之。奏闻，逮治，声慷慨就道，曰：“吾不出众无所恃。”

再疏申本末，上识声名，特旨修撰起用。会母丧，力请终制。

明年三月，都城陷，恸哭呕血，不欲生。

甲申五月，王师下南京，徽民议降。声奋身出悬高皇帝像于明伦堂，率郡人大监三日，起兵。闽中授佾都御史，巡抚池、太、徽、守，晋兵部右侍郎，假便宜。然池、宁、太，已归大清，三面敌境，独用徽城孤撑，当杭严上疏，凡三阅月。会道臣林贞从福州至，主客相疑。张家玉请分严杭隶贞，令徽得展布，无使一瓢百舆。张天禄自宁国引兵薄徽，声婴城守，黄澍由饶州诈言逃归，开门延之。是夕，城遂陷。先是，声知不济，麾将士曰：“徽本不欲守，吾为祸始，义当死。汝曹从吾死，无益。”多涕泣不忍去。

至南京，洪承畴欣然迎见。声张目问之曰：“卿相识否？”

曰：“尔金正希，胡不识？”复语声曰：“尔相识否？”声曰：“朱之识也！”曰：“吾承畴耳。”声叱之曰：“承畴登甲第，受神宗皇帝，庄烈皇帝深恩，历重任，死松杏，先帝震悼辍朝，与祭九坛，赐阴二子，仍望祭立庙，祀春秋。此我朝忠义之臣，何物么麽，敢冒其姓名耶？”承畴俯首，已，谓此人老，火性未除，吾不能再见。屡使劝之降，不可。十月八日，死于通济门外。望拜孝陵，端坐受刃，年四十八。子敦涵，间道走闽。赠礼部尚书，谥文毅。从死者参军江天一，自有传。

一云：天一掖声历阶，每佐声申语，辞气甚厉。稍近承畴，出袖中砚掷之。承畴大怒，牵出斩之，骂不绝口。声亦于是日遇害。

○万元吉

万元吉，字吉人，江西南昌人，天启乙丑进士。崇祯中，监大学士杨嗣昌军，扼夔门，与石柱女帅秦良玉合兵击贼。招降关索，惠登相、王光思有功。会嗣昌败，薄其赏，稍迁大理评事。李自成陷西安，上命大学士吴甡出师，以元吉充军前赞画。寻召还甡，不果行。元吉在军中久，晓练兵事，诺宿将左良玉、金声桓等皆惮之。元吉亦见天下坏，矢报国。

乙酉，良玉死，子梦庚及声桓等以全军降大清，南都不守。

元吉散家赀募兵，与清江进士杨廷麟，同郡进士郭维经，起义师于赣州。元吉扼吉安，东西犄角，军容甚盛。

时大清已命声桓开府南昌，所部皆左营饶将，南军不能进。

闻福京立君，拜表：请乘輿亲出江西，臣等坚守赣州，以待王师。诏加元吉，廷麟并督师大学士，维经兵部尚书。命郑彩出杉关，苏观生出南安，进恢湖东，援赣。彩逗留不行，而永宁王招峒兵谢志良等，复建昌、抚州，数月之间，湖东屡失屡复。

丙戌二月，吉安陷，元吉退守皂口。大清尽下湖东西，杀永宁王，进逼赣州。元吉亦遂入赣，赣人将窜，见督师移眷入署，始定。元吉分兵三营，番休辟，黎遂球等为监军，以兵科杨文荐任城守，而身昼夜督战。下及妇女，皆感其意，曰：“甘死无贰。”援兵累败。六月，廷麟等又收散亡及滇粤兵，进营城下，共四万余人。元吉欲待水师至方战，王其弘谏，不听。

八月，大清兵迎击水师，乘胜遂破诸军，自是赣州城下，无一厮卒。廷麟等人，与元吉共死守。福州既陷，赣州援绝，元吉断指入函，请救于湖南、广东，苏观生在南安，观望不敢

前。大清兵筑长围困之。自五月至于十月，城中食尽，斗米至八钱，饿死载道，人无畔志。元吉子欲缢城请降，斩之，人呼元吉为“万精忠”。

初三日，大兵获响导，夜，自小南门上，乡勇犹巷战。及明，大兵大集，城上举炮，皆裂，遂陷。元吉、廷麟赴水死，维经入嵯峨寺禁死，同死者：兵科给事中万发祥、太常卿彭期

生、主事裘芬、林珽子、斯昌、王其弘、黎遂球、柳昂霄、鲁嗣宗、钱谦亨、御史姚奇胤、舍人袁从谔、刘孟钧、刘应泗、赣州同知王明俊、推官吴国球、知县林逢春、临江推官胡缜、监纪通判郭宁登、乡绅卢象观、举人马芝、贡生杨述鸿、诸生段之辉等数十人，士气大丧，南中精锐亦尽。时议以为王亟幸赣，则元吉等不死，而赣不陷，福州亦不亡。赣之陷，唐王为之。

○杨廷麟〔传阙〕

○曹学佺

曹学佺，字能始，福建侯官人，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嗜古博学，天启中，以文字触魏忠贤怒，削籍，名重海内。累官四川按察使。唐藩即位，文臣任事者，首张肯堂、何楷及学佺，而学佺尤饶大略，因事有匡建，郑芝龙以下咸敬礼。王知其宿儒，言无不从。晋太常寺卿，行在礼部右侍郎，署翰林院事，纂修崇祯实录总裁，专设兰台馆处之，编修何九云等皆属焉。

学佺讨论本礼经，行朝戎祭，封爵，赠谥，并遣词臣咨问，倚

以取断。始捐家财助军，肯堂等议且水师，又括万金助海舟。

天兴饥，买米以赈。时年已七十三岁，福州陷，沐浴正衣冠，缢于中堂。子女被收，五日始得盖棺，虫流于户。所著有《石仓集》行世。

先是，大清兵至延平，闽县贡生齐巽、中书张份、医僧不空等，阴结众起义。使告学佺，学佺资之千金，始克召募，杀来师之悬民榜者，人心震动。永福人黄璫密报贝勒，急下福京，遂各解散闽人皆惜巽等之志，痛学佺。

○姜一洪

姜一洪，字开初，绍兴余姚人，镜子仲子也。登万历丙辰进士，累官至广东布政使，所在有声迹。己酉五月，鲁王监国绍兴，毁家助军饷。寻以黄道周荐，诣福州，唐王问：“卿来大不易。”一洪伏地脱 责曰：“臣发故在也。”上喜，手掖之，除吏部右侍郎。

比大清兵迫，唐王将幸赣州，命一洪兼户部尚书，先行，集援师。未至而汀州陷，赣州亦破。一洪次雩都，恸哭曰：“吾间关万里，从朱氏子孙，今已矣！”夜赴榔木里水中死。宾从皆散，独两仆不去，哀恸，村里诸生钟国士等为殓。子天植，奔讣，负骸骨归葬。

○吴闻礼

吴闻礼，字去非，浙江钱塘人。唐王时为上游巡抚，自请

防御分水关。及败，逃入山寺，不肯降顺。人劝之，曰：“岂有堂堂巡抚，而畏死耶？”复率乡勇赴敌，为乱兵所杀。

○郑为虹

郑为虹，字天玉，扬州人。崇祯癸未进士，年少美丰姿。

初令浦城，清操爱民，声冠闽中。唐藩入仙霞，下令求遗书，为虹进大明会典。及即位，召为御史，浦民交章乞留，具言不可去者十。乃即命为虹以御史知浦城，巡视仙霞关。军人相戒勿犯浦境。寻命巡按上游。郑芝龙标将陈俊夺民船为虹召而叱责。芝龙密诉于王，王曰：“干戈未靖，全赖文武和衷，为虹叱责，亦是代卿为束。”芝龙不敢复言。丙戌七月，大清兵取衢州，将度仙霞，溃兵南奔者，焚掠为食，人士流离，家不相保。为虹闭城，发仓米银布以犒，欢呼而去，一郡独全。

八月十七日，大清兵至浦城，百姓请为虹出降，不可；请行，又不可。军人拥见贝勒，迫之跪，不屈。劝令剃发，为虹曰：“负国不忠，辱先不孝，我生何用？发不可断也！”明日复见，责输饷。为虹谓：“清白吏何处得金？”百姓争欲代输，为虹以民穷财尽，执不可。喷血大骂，乃令斩之。为虹大呼，夺刀刺胸，不殊，遂见杀。家仆陈龙，都督洪祖烈。游击张万明父子，皆从死。建人为立祠。与为虹同日死义者给事中黄大鹏。

○王士和

王士和，字万育，江西临川举人。唐王时，知延平府，居官廉王。大清兵至延平，从龙者咸遁去。士和曰：“吾受国命守土，不能持寸铁赴斗，死有余愧，忍偷生哉？”先一日，分理家事，正衣冠缙堂皇，百姓奔哭，鸠金殓之。大清兵亦为叹息。

○胡上琛

胡上琛，字席公，其先直隶山后人。永乐中，祖失里本以功授燕山卫，后升福建右卫指挥使。上琛十八袭职，体弱不胜，折节读书。唐藩加锦衣指挥，从至延平。大清兵至，誓必死，使人求毒草。妾刘氏恚曰：“君以我妇人，不知节义，故不使闻耶”吾心决久矣！”上琛喜，并坐饮药酒而卒。时上琛年三十八，刘年二十一。刘有母，亦不夺女志。

○苏观生

苏观生，字宇霖，广东东莞人。福王时，官户部主事。避兵东至杭州，与郑鸿逵奉唐王入闽。观生见际丧乱，诸王独唐藩贤，可济大业，委心服事。唐王即位，拜大学士。时阁臣多用耆望，而观生新进柄政，自首辅黄道周以下，皆重其才。第

乙酉七月，领储贤馆，观生以为非时务所急，力劝王幸赣就杨廷麟，毋久留福州。郑芝龙格其议，有诏观生先赴南安，联络江楚。王亲祖之殿门，观生叩头，出，登车，慨然有澄复之志。

丙戌四月，大清师围赣州，观生退保南康。五月，援兵溃，观生收散卒，及大清师遇于李家山九牛间，数战皆捷。解围，屯水西，进复围之。十月，赣州陷，廷麟致命，观生弃南安，入广东。

时大清师已破汀州，莫知唐王音息，监纪主事陈邦彦，劝观生疾走惠潮，以扼东兵，则两粤可保。观生不从。将至广州，闻桂王监国肇庆，观生与丁魁楚有隙，不怿。已，从邦彦谏，遣诣肇庆劝进。

会唐王聿牟粤浮海达广，观生意变，曰：“大行皇帝亲弟今在，外求君，非义。”遂背邦彦，立唐王，称绍武。召海盜石、马、徐、郑四姓，授总兵，使拒肇庆。桂王即位，班诏广州。观生颇内惧。兵部侍郎林桂鼎，故监司广东，与总兵林察同姓，相善也，佳鼎信之。至是，督西师与李明忠、龙伦、苏聘等次三水，察令四姓盗迎降，覆佳鼎于三山，行朝大震。观生由是骄。

而大清将李成栋，已进陷惠潮，广州未之知。城中兵西出，十二月十四日，有十七骑且趋会城，谍报曰：“北军至。”观生曰：“潮州文昨夕到，胡妄

言？”斩之。向午，数骑抵东郭市肉，守门者犹以为招来海上盗，门遂不闭。须臾，传令归顺。

时宿卫尚万人，观生急收之，至者仅数百，大清兵击走之。遂执唐王。观生过给事中梁鏊问计，鏊曰：“死耳！”乃大书：“大明忠臣义士，固当死。”九字于壁，而自缢。顾元镜先椎髻，号于市曰：“大明天兵至此，汝百姓今安枕矣。”又出示云：“恭惟大清皇帝，应运而兴，天兵临粤，逆藩授首。”大

兵之入，咸谓、元镜实召之。唐王初走洛城里，元镜家僮迹以献。何吾驺、王应华，俱降。

论曰：尝见前辈所纪《东粤遗事》云：观生早立清节，筮仕八载，囊无余金。比镇南安，粮运不继，动辄掣肘，仰天叹曰：“吾年五十未有子，老母七十有八，今岭头几日地，岂不怀归？然身受君命，事苟不免，有死而已。”迨罗明受不揣地利，水师一战辄败，诸军以次溃逃，南康重兵，闻风惊遁，观生遂度岭还粤西。适指挥使王之臣等至，知延邵俱陷，失唐王所在，观生挥涕曰：“使鞏早诣虔，不致有今日。”冯兼三尝投刺谒观生，兼三数为画策，不合。语人曰：“余死报国家。”

兼三曰：“岭外绝好死地，已舍却，不知今何地可以赣州也。”

观生虽作色，亦辄改容。及大清兵入广州，卒不食其言。然力小而任重，智浅而谋大，昧一统而亏大信，无以安内而攘外，乃其所短也。两粤之陷，戎由观生，独哀其志，故立传焉。

●卷五

○张国维

张国维，号玉笥，浙江东阳人。天启壬戌进士，除番禺令。

以卓异入为刑科给事中，升太常少卿。崇祯七年甲戌，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应天。甫受事而流寇犯安庆，参将唐某受贼给，全军覆没。时国维方壮年，报至，头发一夜顿白。亲督兵至安庆，见道官史可法，异其才，具疏请益设安庆巡抚，即以可法任之。诸所任寄咸得人。抚吴八年，贼不敢犯境。升工部右侍郎，总督河道。山东饥，米石八两，而三吴石三两，以应天所属河工银，尽糶米输济宁，每石水脚加五钱，得羨米倍赢。遂设粥厂十余所，使官督赈，全活百万计。贼李青山众数万，杀逐官吏，国维讨平之，献俘于朝。荫一子，世锦衣千户。

十五年壬午冬，大清兵破蓟州，南略山东、青、兖，诸府皆陷，德王、鲁

王遇害。命推可任本兵者，举国维、星驰赴京受事，总督赵光抃，战于罗山，大败，亡二万余人。周延儒视师，匿不以闻。是时，兵科员缺，国维题龚鼎孳等六人。蒋拱宸恨不与，及为御史，弹国维。谓：“西协地六百里，而国维设防止五百里。”疏七上，明年二月，与延儒俱放归。

十一月，追论罗山事，被逮。舟过吴门，士民号哭塞枫桥，大声前问孰为锦衣卫官校船者。国维恐有变，解缆急去，众乃

散。诏狱拟辟，山东、南直百姓，叩阙讼冤，遂以原官募兵浙直。

行十日，都城陷，国维星夜抵浙，图举勤王，得精兵三千，至镇江。会福王立，乃朝留都，欲与史可法合兵北出。以国维为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太保，协理戎政。马士英议不合，乞假归葬祖母。

乙酉五月，南都破，郑遵谦起兵绍兴，国维至台州，迎鲁王。晋少傅，建极殿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。归集东阳兵，守钱塘，屯长河头。首参马士英十大罪，大英惧，不敢入朝。时绍兴富家以助饷受累，国维不忍，用东阳世产邻富家者，与原券计值，令出甲士，具衣械，程日给粮，总抵价若干，以土著之家，养不逃之兵，富人得产，而军兴得兵食，人情大欢。

福建诏至，加国维东阁大学士，辅鲁王监国。延臣多欲开读，国维曰：“唐王提兵北伐，老臣当效死前驱，若止一丸封岭作天子，空以官爵隳散浙东将士心，大敌逼江，旦晚欲渡，臣不敢奉诏。”手敕七至，竟不发。国维深堑坚垒，沿江多置木城，激励将士，为取杭州计。而方国安不同心腹，郑遵谦等义兵又多乌合，是以不能成功。

丙戌六月廿八月，大清兵渡江，诸营皆溃，国维归东阳，守陷坑岭。六月，贝勒入闽，过东阳，将抵陷坑。国维请东阳令吴琪滋至，曰：“国维今日死，天气方炎，恐腐烂不可辨识，将谓吾逃，贻祸此地，故特相邀，令君视吾死耳。”吴令涕泣。

国维殊容暇，取素缯书：《负国》、《念母》、《诫子》三诗，又留诗赠故人，冠带北面稽首。谓仆曰：“吾大臣死王事，礼也。兵将在东阳者，因我及难，可舁尸诣门一谢之。对太夫人勿言我死，言遁去。坐我中堂，俟官来见，始可殓耳。”遂赴水死，年五十二。骑围宅，见尸坐厅事如生，或叩头痛哭，问

之，则多济宁人，饥年食其粥以活者。夜，有兵数十人，挟妇女宿其殡园，见堂皇灯炬，国维白髯绛袍，南面，刀戟列侍，兵大呼，遂不见。亟起，叩头柩前，避去。

桂王立，谥文忠。长子世凤，挂平鲁将军印，封武康伯，不受。次子世鹏，官尚宝司卿。世凤被杀。张存仁自闽归，百姓数万遮马前，请世鹏命。存仁曰：“吾少时即耳若父为人。”

遂释之。

论曰：唐鲁之议，以南稟闽朔，而不解兵为正。盖当其时，受兵者鲁，鲁一撤兵，即钱塘不守，仙霞尚安蔽乎？昔人论南北之势，守江不如守淮。闽之有浙，犹江之有淮也。若楚蜀江粤，皆藉唐王名号。维留土无二王，鲁王自当退居重耳之位，诸臣共图狐赵之勋，大邦维屏，三百年宗盟，不正有赖乎斯日欤？故郑遵谦之拜疏迎驾，陈函辉之请杀金堡，或激或诡，二者均蔽。独张国维适老臣谋国之体，石匱书所载，似亦未之审也。

○徐石麒

徐石麒，字宝摩，浙江秀水人，天启壬戌进士。授工部营缮司主事。魏忠贤有调发，多格之。房师黄尊素下诏狱，纳橐籥，募金抵诬赃，由是削籍。崇祯立，起南礼部郎中，累迁吏部文选考功郎中，佐冢宰郑三俊掌院，范景文主南计，奏免七十八人。是时，主北计者谢升凡、温体仁，私人皆庇之，南计不少徇焉。迁尚宝司卿应天府丞，行尹事。时方裁驿递食缩，而马如故，农里重困。石麒计救之，无若召募，且勾胥吏故所乾没，有余资，积患顿解。三俊为刑部尚书，以轻比下狱，黄

道周、黄景昉言之于经筵，上怒未回。石麒朝，元旦奏言：“皇上御极以来，丽丹书者多大臣朝士，严威之下，蔓引株连，九死一生。今又以轻拟深督三俊，将来必有承顺风旨，以锻炼为能事，以钩距为精神，非复慎狱之本意矣。”疏入，上御门口，传出三俊。用石麒通政使。时治尚综核，放弃者多造言语，妄陈端末，纳言承行，不给，石麒剖断严敏，告讦衰息。升刑部右侍郎。会推阁员先后二十四人，石麒与焉。称疾不赴召对，故免陈演之讐。转左侍郎，署部事，寻即真为尚书，言：“近年刑官擅背律条，严文刻深，使吏胥上下其手。侥幸之徒，以贿为市，干和召愆，其失非细。”因条上附会律文之谬数十事，会清狱，石麒尽心明允，理出冤滞近万人，贯城几空。

陈新甲下狱，政府以下皆为营救，石麒独言：“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，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。惟后此辽沈广宁之陷，诛止督抚，不及中枢。故新甲覲引例自宽。不知此例乃天启间陵夷解纽之政，非祖制所有也。今亲藩膏刃，百城流血，夔星之罪，未若是烈。人臣无境外交，新甲身在朝廷，辄擅便宜通款北境，辱国无君，莫此为甚。”上览疏，新甲即日弃市。

司礼王裕民，私庇刘元斌，并逮狱，上欲杀之。石麒爰上书，言：“隐人

之恶，与身自为恶，终不同。律内奏事诈，不以实条，止拟一配注，以其欺君也。然则绳欺之法，亦止此矣。

加等至烟瘴已极，过此非臣所取擅。”入，上竟以内廷欺罔隐微，斩裕民而叹谕石麒。

洪承畴救锦州，束马未动。职方张若麒，以中枢私人，出关督战，遂大溃，精锐丧失俱尽。若麒就理而有奥援，司官迁延不献，石麒谓：“王朴以倡逃诛，陈新甲以误国辟，而倡倡逃误国者安得减等？”论若麒如律。

左都御史刘宗周，以救姜采、熊开元革职。石麒上言：“

陛下求变通趋时之臣，举朝不乏；若求廉顽立懦，维风易俗之臣，含宗周无选矣。”上不听。采等自诏狱改刑部，石麒轻拟，失上意，遂罢。

甲申五月，福藩立，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尚书。时江左草创，自石麒与刘宗周，黄道周出，始成朝廷。而马阮用事，率降中旨，铨除不由部推，石麒争之不得。士英冀以定策封侯，中人韩赞周主之。石麒覆疏：“昔世宗欲封杨延和、蒋冕伯爵，并辞不受。今国耻未雪，岂辅臣裂土自荣之时？俊克复神京，成功大定，加恩未晚。”士英气夺。又言：“皇考福王殉难，先帝令勋臣黄门，恭视含殓。今先帝梓宫何所，封树何似？乃遣一健儿应故事，示天下无悲思大行之意，何以鼓励同仇？”不报。御史黄耳鼎，论石麒杀枢臣，败和议。石麒具陈始末，小人卖国情状始露，而石麒亦告去。自宗周、石麒去，南都竟败。

乙酉四月，大清兵渡淮，黄尊素子宗羲，劝石麒避地四明山。石麒不可，曰：“马阮已坏天下，虽智者难善其后，惟有死此一块土耳。”

会朱大定等谋守嘉兴，议奉石麒为兵主事，未集而败。闰六月二十四日，大清兵围嘉兴，石麒由村舍叩城下，呼曰：“吾大臣，不可野死，请入与城同存亡。”城上人哗曰：“我公来矣！”开门纳之，越宿而陷。石麒朝服缢天宁寺，纳其尸椁中，逾三旬始殓，如生。而是时宗周在越城，饥经七日，曰：“此降城非我死所。”出城外而死。海内高二人之死，能尽其义，为作《降城叹》、《我公来》乐府美之。

石麒清修绝俗，弘长后进，尤急人之难。吴昌时败后籍没，力言当事，止没田产，他为类免。雋昌时者，又欲窜其子弟于许都叛党之内，复理而出之，孝廉祝渊，上书颂宗周，缙骑逮问，石麒嘱金吾无杀义士，渊得生出。生平强记经史，尤熟明

事，章奏精洽，凿然可施行。

石麒麟年六十八，无子，初以私属尔谷为子，已二十六年，始立柱臣为后。或问：“后与子异乎？”曰：“然！子可私，后不可私。子惟父所爱，即子之；后非荐之祖祢，而享告之，宗族而信，不敢后也。故《诗》曰：‘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’

’是人皆可子之证也。《传》曰：‘鬼不歆非类，神不歆非族。’

’是人不可皆后之证也。”其议礼之精如此。唐王赠少傅文渊阁大学士，谥忠襄。尔谷官御史，与同郡钱■友善，后并

○熊汝霖

熊汝霖，字雨殷，浙江余姚人，崇祯辛未进士。为户科给事中，直谏有声。贬福建按察司照磨。南渡，起吏科，论厂卫告密之弊，及阮大铖不当用。马士英忌之，归里。汝霖雅受知都御史刘宗周，乙酉，南都溃，潞王监国杭州，大清兵且至，宗周趣守道于颖守绍兴城。而寓书招汝霖余姚，未得相闻。既而杭州降，事益迫。宗周复令诸生张应焯往说颖，使联络汝霖计事，颖疑未决。汝霖报书：“先生诚用霖计，立宗王之才者，藉援未孩，推轂方藩。今闽兵数十艘，见屯蛟川，檄令移泊钱塘东岸，敌必不敢问渡。更溯徽宁辽左兵，捣虚建业，彼必退而内顾，东西同胆，恢复可图。”宗周趣之曰：“门下有意，高皇一线，请急入郡。”

六月十九日，通判张卞素赉版诸生耆老，奉牛酒渡江，输降。大清招抚使至，汝霖谋为邑人所觉，避之山中。

闰六月八日戊子，宗周不食卒。其明日，孙嘉绩起兵余姚。

又一日，郑遵谦起兵郡中，斩卞素及摄会稽令彭万里。汝霖募

兵宁波，来会嘉绩，合军，军西陵。

初，宗周临终，谓门人曰：“我缓死，以雨殷诸君不忘明室故，今已矣。”弥留，犹取几上砚书一“鲁”字。汝霖叩灵床，恸曰：“先生有命，霖何敢忘？霖生于王事之以死。”比方国安、王之仁等兵集，遂共奉鲁王以海监国，从宗周志也。

汝霖已渡西陵，札乔司，进至海宁。召父老谕以国亡君殉，三百年泽不可负，闻者感动，拜辕门，至万人。以邑进士俞元良指挥，姜国臣主海宁事，忠义响应，所在皆称熊兵。加兵部右侍郎，兼左副都御史，总督义师。

七月八日，海宁复陷，元良战没。阅月，国臣复聚溃众，入守海宁。前定番总兵汪硕德，集兵万人双林，请师期，使移札塘栖。八月五日，遣副将赵清会义兴将郑维翰，赴黄天荡，绕敌背。前锋黄岳，参将诸卢崇，邵应斗，四百人伏海塘。监军道孙嘉绩、北洋总兵张名振，并置伏兵，斩首六十级。维翰兵

不进，清被矢，死亡十余人。十六日，还乔司，汝霖营于中，嘉绩营于东，钱肃乐营于西，遣卢崇、寿胤昌，抵牛头寨，焚敌营。百骑突出，都司张行龙战甚力，骑东去。邵应斗接战北军大至，缀三将，以数百骑趣汝霖。清兵胡升发大炮，毙七骑，骑东冲孙营，孙营炮炸，遂败。争舟，坠水，汝霖驰刀砍之，不能禁。诸生赵之坚，奋长刀，杀六人。参将卢玮新至，亦奋击。敌辞易，簇骑攒之，与孙光祖、周宗镐、胡升各被数十刀死。汝霖大呼船兵再上，矢及身，帐下强掖下小舟，知戚死者数十人。

九月诸帅相见于小亶，议大举，朝以九日会龙王堂。风雨阻潮，皆失期，汝霖独帅所部至六和塔，助王之仁战于江，大炮杀伤甚众。之仁兵登岸焚寨，执馘，薄暮乃归。十二日，再战牛头湾。时军饷不断，人心离阻，之仁营有逃者。汝霖上言

：“臣四月江舟，风雨饥劳，遂膺腹疾。自小亶至西兴，延袤六十余里，彼方备舟乔司，潜谋径渡。臣及嘉绩标卒，两家不过千余，缓急何以防御？之仁一腔肝胆，心力相违，宜温言谕留，勉图后效。朱大典部内火器最精，原任总兵尉允昌，文武兼才，岂合投闲诸暨？敕即统大典兵江上，海宁新令已至，宜令张名振速渡，以固浙东门户。名振违令，竟归石浦。”

福州诏至，内外欲开读，汝霖泣阻，不听，避之小亶。鲁王下令返台州，汝霖疏留，以为：“今日之事，殿下宜力疾江干，檄闽师刻期来会，使浙西克复，仍藉庙谟。唐王亲来，亦当心折。若恋恋宫眷，遽返旌旄，思为退保之图，久成日蹙之势。传之海内，未为克让。又臣标参将张行龙，以臣令回籍临平，图结义兵，夹攻内应。其家丁陈义，入杭侦听，闻已具舟，旁结草人，思赚我火器。而宁盐义士沈■、查继美、陆鸣徐出启疏，以近日嘉湖铁骑，尽返武林，但得精兵数千，直捣嘉兴，断其往来馈道，杭城自成坐困，胜于今日阻江索战。我客彼主，劳逸相万。乞优迁■等，以彰激劝。若王必欲东归，臣亦惟就海岛死耳。”鲁王手敕褒美，比之韩愈，乃不果行。

十月，汝霖移泊龙王堂，又疏：“今日会稽隙地，竟作京雒规模，诸臣之薪胆未尝，末世之秕政悉踵。内员出司军包饷，外戚入典禁兵，骄卒哄于街衢，青衿哗于殿陛。行间文武，动以朝政为辞，文其退缩。惟殿下奋然更始，副远近之望。”十五日，汝霖扬帆渡江，夺遵谦所失大舟以归。十八日，又进军，部将魏良、黄麒、吴彪先登，北骑六百伺南军济，突击，良等且战且退，汝霖亲督军中乘小舟对射骑，死百余。诸生钱振宗，死者亦十余人。

汝霖麾下，多农井新募，徒以忠义激厉，在浙中凡一载，大小数十战，累遇败覆，而志气不惰。虽方王骄将悍卒，皆畏

待如神明。陈万良、沈羽箴，结寨塘栖临平间，汝霖欲得其兵取北关，遣张行龙招之。万良受书，泣曰：“久望熊督师，无途自达，乃今江东亦知有吾辈矣。”后万良西行，复城邑，大清兵断其后，不得出，死于门中。

丙戌六月朔，浙河新溃，汝霖扈鲁王，沿海南次长垣。时唐王已走死，闽地内附。鲁王以汝霖为东阁大学士，因郑彩抵福州，军声大振，八闽皆诣汝霖，请札起兵，先后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。戊子，鲁王在闽安镇。郑彩专横，汝霖每折以礼。

定达伯周瑞恶于彩，汝霖票拟右瑞，彩故忌人心归汝霖，因是积恨。又与遵谦争商舶，恐其袭己。会汝霖休沐琅琦，彩裨将李茂守琅琦，与汝霖奴子争口，熊郑两家除夕相问遗，茂以告彩，曰：“熊郑将为难。”五月十七夜，缚汝霖并幼子投海中。

越三日，杀遵谦。凡越中建义者，皆尽于彩。惟嘉绩以丙戌六月死于舟山，汝霖之死，后嘉绩盖二年矣。

○熊汝霖传后

汝霖初知同安县，有强直声。尝渡海败红毛于厦门，入为户科给事中。辛巳江南疫，饥，人多死，米石直银四两，转运不至。出给事中七人，分行督漕。汝霖当上江，辽练正耗二百四十一万石，如期而集。民不病。时上意廷臣儒卜奕，不次拔授，左官外附，竟张空虚媒进。汝霖以量才不如核劳，破格坏典，不足以得非常之人，只为幸阶。一切叙功御览名色，皆宜报罢。保举大将，必连举主，庶杜债帅之门。事势艰危，倚督抚为成败。因条列关督范志完、宣督江禹绪，凤督马士英、保

督侯恂、顺抚潘永图、宣抚李鉴、秦抚蔡官治、皖抚黄配玄、

保抚杨进才，守俱弱。合令量力自陈。且襄藩南阳沦陷，惊震天下，而两抚晏然，功罪不明，何以惩后？又力言孙传庭不宜速战，祸败皆验。

大清兵略山东，京师戒严，汝霖分守齐化门，召对，奏：“行间诸臣，望敌百里，未有一矢加遗。南去则我随其后，北返则我出其前。兵士一闻督战，便汹汹欲叛。师不用命，将不用兵，督师之肉，其足食乎？”姜采、熊开元下狱，刘宗周去国，皆极谏。寻追论杨嗣昌，讥及执政，上竟恶其切直，降福建按察司照磨。

南渡，起吏科给事中。上言：“诸臣争夸定策，罔志复仇。

处堂斗穴，始之武与文争，既而文与文急。殿廷之上，无人臣体。阮大铖之起，阴阳消长，间不容发。四镇每镇饷六十万，额必不供。即仿古藩镇，亦

当建牙大河以北。何遽藩篱堂奥，孤海内兴复之望？先帝十七年忧勤，曾无失德，惟厂卫一节，未免府怨臣民。丁兹天步艰难，正宜大开文网，推诚布公，使人人毕忠效节，胡得尚沿斯弊？”马士英恨新建，使门客朱统缕造飞语于朝。汝霖言：“么麽小臣，为谁驱除指使？不由通政，告密飞章，内外交通，神丛互借，墨敕斜封，端自此始。

请严行诘究，用杜将来。”又言：“先帝笃念宗藩，而闻寇先逃，谁死社稷。先帝任隆武臣，而叛降跋扈，曾无一战。先帝委任勋臣，而京营锐卒，徒为寇藉。先帝旁寄内臣，而开门延敌，反在禁旅。先帝不次用人，而边材督抚，首鼠两端。超迁宰执，罗拜贼庭。思先帝之何以失，即知今日之何以得矣。”

南京虽立君，未尝一事设施，而汝霖与祁彪佳、章正宸、吴适等，犹能强谏守职，推论善败，不失朝章士气。然卒格不用，以门户覆国。

○孙嘉绩

孙嘉绩，字硕肤，浙江余姚人，崇祯丁丑进士。除兵部主事。杨嗣昌以其知兵，荐为职方郎中。太监高起潜求世荫，嘉绩覆疏不可，起潜恚。侍上观德殿阅军器浸毁，下狱。学士黄道周亦廷杖入狱，祿被药物，俱不得进，嘉绩移服用奉之，且从受易。会诸生涂仲吉上书，颂道周，上加怒，察狱中与道周通者。众多说辨，嘉绩独曰：“昔黄霸受经夏侯胜，史传以为美谈，今复何讳？”刑部尚书徐石麒，雅识嘉绩，清狱，出之。

逾年，起九江道僉事，未之任，国变。

乙酉六月，大清檄下浙东，宁绍望风迎附。闰六月己丑，余姚摄印官发闾左为驰道，扶役者，役者反扶摄官，众哗不能定。嘉绩乘众怒，遂斩摄官，邑绅邵乘节、陈相才，诸生吕章成、沈之泰、邵应斗，率里中从者数千人。孙氏自燧以来，代以文章忠孝显，受累朝恩最深。至是建义，士民无不踊跃，便欲推嘉绩为盟主。辞曰：“举大事将须其人，熊雨殷有执持，识兵势，当共请其约束。”会汝霖募兵自宁波至，邑人大安。

鲁王监国，晋嘉绩兵部侍郎，兼右僉都御史，总视义师。

转战乔司，西兴、亲受矢石，号孙熊兵。临敌则汝霖当先，嘉绩继之。饷不给则毁家产佐军。每对宾佐泣曰：“身先人余也，义同国存亡。惟惧事不集，死无面目以见君亲耳。”由是听者感奋。嘉绩举宗报国，文士知故争为之死。

浙东本以汝霖、嘉绩首义，营立行朝，亡将溃兵，因弛荷担，后来益众，客反居上。方国安拥重兵，孙熊严意与同济难。

国安逍遥殊无意，一年之中，糜饷数百万，皆出八郡民。贫富

交尽，卒以是败。丙戌六月，鲁王移蹕舟山，嘉绩以军从。六月二十四日，卒于舟山。子延龄，从蹕，南至中左所。大兵入余姚，焚嘉绩祖如游第。后二十八年，延龄子讷，渡海求祖父槩，得于状元张信墓道，归葬。

○钱肃乐

钱肃乐，字希声，浙江鄞县人，崇祯丁丑进士。知太仓州，以廉清为张溥、张采所重。迁刑部员外郎，丁外艰，归。

乙酉六月，大清檄下浙东，肃东大会绅士城隍庙，痛哭议举兵。谢三宾不欲，移书定海总兵王之仁，使以兵威胁举兵者。

之仁陈兵入郡，反合肃乐，三宾怅然。会孙熊已起余姚，甬西道通，遂进军绍兴。

鲁王监国，晋肃乐右佾都御史，升右副都御史，转战乔司及牛头湾。时马士英、阮大铖亡入方国安营，阴制行朝之政。

里井邪狺，多缘举义，推戴呈身。部覆台弹，犹沿旧习。富家输饷，动加榜楚。内侍客凤仪，外戚张国俊等，气倾中外，咫尺大敌。而越城哀衣宽带，歌读宴会如平常。肃乐条列其弊，不能用。及浙河师溃，浮海，隐于福州之化南。鲁王次左所，复入觐。

丙戌十月，鲁王在长垣，肃乐拟诏预颁鲁三年戊子历。浙闽全陷，旧人如刘沂春、吴钟峦，皆遁不起，肃乐移书责之，乃就道。唐王遗臣稍稍引出。明年戊子，鲁王次闽安镇，晋东阁大学士。刘中藻起兵福安，攻福宁，州将破，其帅涂登华欲降，不决，谓人曰：“岂有海上天子，船中国公？”肃乐致书，谓：“将军独不闻有宋末年，二王不在海上，文陆不在船中乎

？”登华遂诣郑彩降。彩欲使其私人守之，中藻不可，彩反掠其地。肃乐与中藻书，不直彩，彩闻衔甚。是年五月，汝霖为彩所害，肃乐忧愤，疾动而卒，年四十三。赠太保，谥忠介。

初，肃乐请挑敢死士尽配彩，则兵力一，竟以彩故，死。

继肃乐相者，慈溪沈宸荃，字葵中，与从叔履祥，皆成进士。

履祥入海，被执，不屈死。宸荃从鲁国次南日山，覆于风。从鄞人屯兵浙海，死义有张煌言。

论曰：嘉绩子延龄，自闽海归，言鲁王放闽事颇悉。四镇兵受命南征者，散守闽郡邑，郑彩以重兵攻之，皆乘陴，语外人曰：“吾故明人，岂无意？”但郑彩剽杀，非吾帅。得熊吏科来，即释甲耳。汝霖肩輿屏从往，众不信

。有故识汝霖者，曰：“果是也！”喜，罗拜。城上开门降。凡得新附二十万人。

当是时，使汝霖能布其威信，率之守战，岂独入闽可全，岭以北亦可出矣。顾乃分隶诸将，致义士解体，弩帅益势，事无成而身随丧，可悼哉！昔颜真卿以军权移于贺兰进明，仁柔之过，儒者有之。然蕞尔越州，孙熊协心，孤撑一载，卒不负其言，而同死岛上。比于宋之文陆，义何忝焉。肃乐欲依彩成功，亦坐短智。而议者谓与杀汝霖之谋，不可不为之白也。

○朱大典

朱大典，字未孩，浙江金华人，万历丙辰进士。以章邱知县行取兵科给事中。历升至兵部右侍郎，总督漕运，巡抚凤阳，督剿流贼。大典饶有才，而性奇贪，多行暴虐。崇祯庚辰间，督师庐凤，守护陵寝，括取财贿，四府僚属，囊橐皆尽，人拟其富且敌国。御史姜采等交章劾之，下法司勘问，大典不敢对

簿，自请捐资募兵，剿寇戴罪，诏许之。得脱归里。

福藩即位，起原宫，御左兵上流。乙酉五月，王弃留都，奔黄得功军，大典诣军朝请，得功被刺自刎。王北去，大典归里，募士为城守计。而方国安率士汉散卒，由杭州东渡，拟牧马金华，大典不纳。国安纵兵焚劫，近郊四十里，人烟几绝。

闰六月，越城师起，守道于颖徽，国安江干共事，国安遂舍金华勿攻。大典欲据有全婺，婴城保家，故终鲁王在绍兴，止一遣其孙入朝，未尝发一兵至江上。

丙戌，大清兵渡钱塘，贝勒遣马士英招降国安，令其立功自赎。国安从贝勒协攻金华，大典坚守三月。国安犂九牛铤，昼夜攻城，大典知不可为。先数月，遣其子孙潜遁。及期，开宅使婢仆各出逃，止推堕爱妾一人及幼女井中，而自走火药局，纵火死。

吴邦璿者，山阴人，大司马兑之曾孙，在大典幕中。甲申，以万金托璿邦营干，中途闻北京陷，即橐金而归，自旅费外，分毫无私，大典骇服，谓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，题授副总兵，同守金华。邦璿善骑射，城守倚之。及将陷，归视其妻傅氏，傅氏曰：“城守事急，尚顾我耶？我惟一死以报君家，君可亟去。”乃以所积金付其子，匿之民家，候城破，潜遁。并令诸婢仆急走逃死，皆厚赉之，自服绯衣缢死厅事。邦璿已知妻死，不归，急走火药局，见总兵何武曰：“阁部火药库，今日不能击敌，而留与敌用，甚为非计，不如烧之。”武曰：“固也！”

少顷城陷，大典至，呼曰：“二将军何不急走？”邦璿曰：“璿世受国恩，惟一死得随明公，幸矣！”问武，武曰：“武意已定，愿与将军同日死耳。”大典笑曰：“三人同心，何复不足。但顷见二将军所商何事？”邦璿曰：“火药如许，不甘资敌，竟欲烧之方死耳。”大典出火绳袖中，曰：“所见略同。”

乃尽出火药三百桶，堆一所。大典尚有从人十余，麾之曰：“去！”从人皆愿同死，不应。大典大声曰：“速走！吾将有事。”乃与邦璿、武、环坐于椅，投火绳药桶，顷刻人屋皆烬。大兵遍求大典尸，不得。盖浙东死事之烈，未有如大典三人者。

论曰：张岱言昔年在淮扬，亲见朱大典之贫横，真如乳虎苍鹰。后复见其婴城守婺，破家从忠，继之以死，又未尝不叹息其为人也。夫人固有性之一偏，彼其嗜名义，与嗜财贿，无以异于大典，曷怪焉。然其时大典将卒颇练，又有厚贄，不能图一长虑，而闭门坐毙，其智短也夫。

○余煌

余煌，字武贞，浙江会稽人，天启五年乙丑，进士及第第一。累官翰林院修撰，左春坊左中允，右庶子兼侍读，日讲经筵。尝与修三朝要典。崇祯中，给事中韩源追论其事，煌疏陈本末，免归。乙酉，王师下杭州，檄召越绅渡江，煌独不往。

鲁王莅越，起户部侍郎，礼部尚书，皆辞不就。陈时政、马士英卖官误主，兵未至而先逃，国已亡而复用，为失刑之失。丙戌，起兵部尚书，言：藩镇各自成军，久不相属。顷田仰与郑遵谦争饷，喋血禁庭，臣冒锋镝，幸而解散。司马职统六师，今行朝之官，特缀旒也，岂能绳以平世法哉？煌见越事益急，而诸臣文恬武嬉，请乞纷然，上疏争之，谓：“请祭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，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起，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，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，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扬。”

人读之叹息。

江上失守，郡城不闭，有议守陴者，煌叹曰：“临江数万

众不能一战，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？”亟开九门，纵民避逃，自出东郭，赴水死。后数日，贝勒渡西陵，下绍宁郡邑，不戮一人。

○陈潜夫

陈潜夫，字玄倩，浙江会稽人，崇祯丙子举人。授开封府推官。南都寻守豫功，升监察御史，巡按河南。陛见，陈恢复策，为马士英所持。寻以童氏妄

称元妃，潜夫前在道，私谒，无人臣礼，并逮诏狱。南都破，脱身航海。至越，上书愿假臣兵五千，直渡海宁，断武林左臂。加太仆寺卿，监浙西军，募得三百余人，与孙熊三家兵，列舟江上。明年军溃，归山阴之小赭里，呼妻孟氏曰：“行矣！我为忠臣，尔为烈妇，相保泉下，无悔也！”同上化龙桥，赴水死。

○陈函辉

陈函辉，字木叔，号寒山，浙江临海人。崇祯甲戌进士。

好酒色，事著述，日与客沉饮，出酒文倾吐，讥切将相误国，扼腕。谈至夜分，啮杯碎。尤能倾费急客，先人之忧，海内称文章风流豪荡者，推天台陈君焉。筮仁靖江令，以不谨罢职。

鲁王莅越，为兵部侍郎，伤二都沦没，哭泣至暗失声。入对行朝，出酬同列，必悚言痛哭。闽诏至浙，众议开读，函辉与熊汝霖俱持不可。金堡自福州出监郑遵谦军，函辉密疏请杀堡，堡奔衢州。丙戌夏，叹曰：“入郡敝矣！诸军犹诛粮无厌，是

重弃民也。北来生兵，日益一日，不知此身何所耳。”

江上溃，有劝鲁王婴城者，函辉哭曰：“民去将孰与守？

君为社稷亡，臣请从亡。”乃从王还台。王自石浦浮海，竟相失。函辉不抵家，哭入云峰寺，即几上书六月十六日申时卒。

遍去别友，不及家人一语。至其时，遂投环。作绝命辞八首，自祭文一，埋骨记一，流传江表。二子臣谦、臣诗，能识父志，不交当世事。

论曰：余公开越城纵民出避，所谓天下之阴德也，未可以曹彬渡江不杀之义掩之。弦倩始与仁和进士陆培争名，交恶，既皆以义死，其大致同矣。寒山宫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得我穷乏，盖兼有之。既而临大节，视平日嗜好，如蝉翼之振露，洒然自得其本心，非见道明而去累疾者耶？姚江吕章成，有告北园文数千言，其声呜咽，曰：“北园吾西台也。”盖以谢翱自方，以文山方寒山云。

○张肯堂〔传阙〕

○吴钟峦〔传阙〕

●卷六

○郑遵谦

郑遵谦，字履公，余姚临山卫人。父之尹，进士，官山西提学僉事，徙家会稽。遵谦少为诸生，任侠，斗鸡击剑，不为绳墨之士所礼。始与东阳许都交

好，都蓄异意，遂与绝。自南都多故，遵谦阴养健儿，市好马，意指莫测。奄人屈尚忠逃至越，遵谦笞杀之，曰：“吾闻诸刘先生，凡系逃官，皆可杀也。”郡人义之。

杭州失守，遵谦决意起兵，之尹屡禁之，不可。乙酉闰六月辛卯，结郡中少年刘翼明等，合众水神庙，告以国难，众皆哭。遇会稽令彭万里受新命归，招摇过市，众怒，杀之清风里。

遂攻郡署，获署守通判张卜素传首。即日檄守道于颖，以五百人西扼钱江。诘明，遵谦戎服坐新司堂，悉召乡晋绅入计事。

自吏部尚书商周祚以下，皂衣由角门入，遵谦立语举兵赴难状，咸悸伏，莫敢正视。士民环辕门呼曰：“郑将军今为国，诸公靦受大禄，有贰议者，剑斩之。”是日褫旗。余姚孙熊之使者已至，遂断江流，声震杭州。

鲁王拜遵谦义兴将军，合技勇出屯小亶。朝议分方国安、王之仁等为正兵，遵谦、孙熊等为义兵。义兵新募，多市井农贾小民，不素练。正兵常陵义兵，食正饷，饷嬉江头；义兵则

食义饷，率告输富人，常乏食。客将陈梧、高鹤鸣等寇钞越城、余姚，一年之间，公私交尽，百姓愁困。

八月廿五日，义兵渡江，遵谦战甚力。副将郑维翰抵太平门，被炮死。九月，及督师汝霖，武宁伯之仁，期会龙王堂。

旦，大风雨，阻潮，遵谦后期，之仁等独进，大有斩获。十四日，陈潜夫、张名振败于观音堂。遵谦亦失利，夜归小亶。冬，鲁王劳军西兴，以遵谦首义，特封义兴伯。丙戌三月朔，杭州开堰放舟，遵谦从之仁迎击，获铁甲八百与军资。五月，师溃于江，遵谦将家属浮海，从鲁王至舟山。

大清兵入绍兴，之尹死之。鲁王南次中左，诸臣家琅琦，晋遵谦义兴侯。郑彩专政，以同姓弟畜遵谦，使领陆兵牛田。

闽郑氏以商舶富，遵谦强取二舶，由此交恶。及彩杀大学士汝霖，遵谦恚形言色，彩故扑部将吴辉，使扶伤就遵谦求书，投郑鸿逵，遵谦信之。过辉船，被擒，辉伏不出。遵谦呼曰：“汝郑彩厮养，杀我岂出汝意，而惭相避乎？”辉出，就求只鸡孟黍，奠汝霖，跳海死。

其妾金四姐，故倡也，以杀婢下狱，遵谦破千金出之。遵谦死，四姐束藁象彩，每馈，斩藁哭，并沈海中。军中慕其义，称金夫人。始与遵谦同起者，有刘穆。

○刘穆

刘穆，字公岸，浙江山阴人。貌修伟，善大刀及射，宽而爱人。崇祯中

，以武进士授上海把总。南兵部尚书史可法知其才，补应天副将。穆虽为将，家贫，推食食士有气节者。邑人刘翼明、余姚邵应斗、萧山朱伯玉，从知府于颖转运南都，穆

深结焉。

乙酉五月，南都败，归里，与颖及郑遵谦谋匡复。闻方国安溃而东，抄掠宁国、广德，可急抚为用，穆身往迎之。未还，遵谦已起郡中。武进士沈振东说遵谦，悉取江北船，系南岸，由是杭州兵不得渡。国安至，义师亦集，鲁王备物典策，筑坛西兴巔，拜国安大将军，封镇东侯。诸帅橐鞬列山下，以次上，旌旗数十里，戎卒十万，发令声动江谷，杭城望之震骇。浙东军倚以自强，由穆始议也。

穆封威北伯，受王之仁节度。明年丙戌，晋侯爵，用翼明左军都督。翼明亦善大刀，忠果敢战，尝为军锋。国安爱翼明才勇，欲请致之，翼明不肯，曰：“吾终不负威北恩。且同国事，何分彼此？”穆深得将士心如此。

穆子九，短而悍，有胆义，得徽人毕昆阳枪术，穆自以为不如。及兵起，九枪所向无敌，战于清风岭，独杀锐兵数百人，应枪辄倒。县骑益集，合围取九，乱斫死，南军为之夺气。乙酉六月，穆东奔舟山。是月六日卒，葬于岑港口。

○王之仁

王之仁，字□□，直隶保定人，大监王之心弟也。累官定海总兵。崇祯十五年壬午，海盗顾荣、廖二掠崇明，知县守备出战死。贼将窥江淮，断漕饷，诏之仁会应抚黄希宪讨之。遇贼高家口大安河，连胜，贼北窜。漕督史可法迎击，贼复折而南，降于苏松兵备程珣，之仁功为多。

大清兵下杭州，之仁初议迎降，既从钱肃乐之约，首帅所部入宁波，会孙熊兵俱西。东南承平久，民不识兵事，诸义师

多纨绔夸及市井田野儿，众疑惧。比之仁麾下过，部伍明整，兵甲犀利，众心大安。

乙酉，鲁王莅越，封武宁侯，晋宁国公，壁西兴。江上宿将推方国安与之仁。国安惑于马阮，拥强兵不能用，纵其下行剽，主客患苦之。浙西因是守益坚。郑遵谦、熊汝霖等所合义兵，无敢抗国安。国安兵常陵义兵，独惮之仁严，支吾依附。

鲁王倚以为重。之仁愤军政不一，上疏言：“事起日，人人有鼓行渡江之志。历今半载，逍遥游戏，便欲以钱塘为鸿沟，天下事何忍言？臣愿以所隶沈

舟决战，今日欲死，犹战而死；他日即死，恐不能战也。”会杭人开堰入江，之仁统水师邀袭之江中。是日，东南风大起，南军扬帆奋击，碎其舟。

贝勒以重兵下浙江。乙酉五月，江涸，贝勒试马，用大炮击南营，碎方军甑灶，国安遂遁。夜趣绍兴，劫鲁王南行，江上军遂溃，独之仁一军犹在督师。张国维议挑兵五千，分守诸垒，之仁泣曰：“国安坏天下事，今生兵数千万在北岸，旦晚毕渡，孤军何以迎敌。之仁有船可入海，公兵无船，当速为计。”国维追从鲁王去。

之仁度事不支，乃载其妻妾子女妇孙共一大舟，沈之蛟门。

独至松江，峨冠登陆，百姓传骇聚观。之仁从容入见内院洪承畴，自称前朝大帅，不肯身泛波涛，特来就死。八月二十四日，死西市，时人皆为泣下。

论曰：郑遵谦无渊谋长虑，遭国大变，江干临敌，尚不废声妓，故积为乡间所轻。然以全盛南都，将相师济，长淮为边，未终一期，邦其沦丧。绍兴远介东表，雅无备御，遵谦肉袒挺剑，八郡云合，系名号亦讫一年。唇齿江广，屏翰闽浙，此顾可忘所自哉。刘穆雅量有儒臣风，父子一心，同死兵事，谋虽不就，不可谓不幸矣。董瑒评江东人物：官兵将领以王之仁为

首，义师则熊汝霖为首，盖其心之刚烈，余子不如云。

○王正中

王正中，字仲揜，直隶保定人，宁国公之仁从子也。崇祯丁丑进士。游高唐州，会大清兵南下，转运银杠亦避入高唐。

大军围高唐，州守以银杠旦晚敌物，不若鬻，免一州士女屠戮。

正中与押状，事平论死，数年得出，除知长兴县。

浙西失守，避地绍兴。鲁王莅越，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知余姚，余姚当绍宁山海冲，军将往来剽夺，市贩朝得絮付，暮入根括民舍。正中设兵弹压，约各营取饷必经县，否者以盗论。

总兵陈梧败于嘉兴，渡海掳掠乡聚，正中遣兵击之。乡聚犄角杀梧，朝议罪正中。黄宗羲力争梧见杀，盖众怒，正中无罪，乃止。张国柱掠定海，乘潮而西，纵兵入姚城，围大姓，正中计折谕止之。田仰、荆本彻先后蔽江下，皆帖息去。一年之中，屡经悍将，而邑免大祸，民戴之如父母。升监察御史。

正中短小敏练，喜任事，而措置甚大。益募骁勇将，从海道取海宁、海盐，通浙西路。于是尚宝卿朱大定、太仆卿陈潜夫、主事吴乃武，皆自浙西来，受约束，坛山烽火，连于武林，北门藉无恐，隐若敌国。又通律吕，星象，壬遁，喜读实用书。

乙酉冬，进鲁王丙戌年历。及败，逸于民间。姚邑遗民沈国模、史孝咸、

韩孔当、陈天恕、吕章成、邵会可等，咸共往来。深衣幅巾，假医卜续食。大清康熙六年八月，卒于山阴之陈常堰，年六十九。

○于颖

于颖，字瀛长，江南金坛人，崇祯幸未进士。累官工部主事员外郎，知西安府。削籍。起工部郎中，知绍兴府。截江之役，升按察副使，分巡宁绍道。间道归里，杜门终老。颖在绍兴，甚有威惠，越人至今思之。

○吴易〔传阙〕

●卷七

○王翊

王翊，字元勋，浙江余姚人。为人朴重，年四十，邑无知者。丙戌，浙河师溃，翊见邑中孙熊起义者，皆弗就，意感愤。

独行舜江干自语，因私求士。家贫授经，以所得馆穀，量贖分给，人感其义，不为轻侠行。丁亥，经壮士十八人，起于四明之下管，奉鲁王年号。浹旬，得千余人，乃东傍海抄掠，发辩士至舟山，说黄斌卿同攻宁波。浹波诸生华夏，以帛书来告内应。无何，夏等谋泄，斌卿至宁波后期，敛军退，翊遂入四明。

先是丙戌之役，浙东溃兵散走山泽，率以布代胄裹首，号为白头兵。归安茅瀚，晦溪汪涵首，以五百人入四明，屯于杖锡寺。山民苦输饷，夜半焚寺，二帅死，麾下无一免者。及翊至，军令明肃，见者皆悦，遂结老砦休兵，求将简练。

戊子春，入上虞，杀摄令，战胜而卧。大清兵夜乘怠还袭城，翊出走。己丑三月，再破上虞，走其知县，得县印。是时浙东山寨，萧山有石仲芳，会稽有陈天枢、王化龙，台州有金汤、俞国望，奉化有袁应彪、吴奎明，所至民多亡避。而平冈张煌言、上虞李长祥，单弱不能成军。惟翊一旅，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内。

任褚九如、沈调伦、邹小南等领五营，毛明山等领五内司。

九如用法严，而屈己让能，忧时愤发。帐下士或战伤矢，即以所乘马载之，已执鞭以从，故最得人死力。调伦为沈国模兄子，夙向义。小南亦书生，以故翊军中多故家，相聚讲求义烈。亲故在邑不愿留者，礼遣之。明山戇而敢死，搴旗摧锋，议事翊前，侃侃面折，军中呼为毛金刚。

大清督抚提镇以乡兵四起，大军不能久相持，且山险未易攻也，下檄环四

明、绍宁、台三郡村落团练，自为战守。于是民始携贰。大兵逾清贤岭入，乡兵屯丁山以待之。待久而弛，大兵骤驰之，死者四百人，有孙悦者，闻丁山败，救之，中流矢死，直立不仆。御史冯京第自湖州军败，间行至四明，入翊军，屯于杜岙，为团练所破。别部邵一梓见获，缚致上虞，寸磔，仰首骂不跪，刳及臂胫，乃倒，独呼高皇帝及关亭侯。一梓胆勇冠军，既死，山中夺气。翊以四百人走天台。翊谓诸将曰：“是皆团练之罪也。镇兵虽键，我视其锐则避之，懈则击之，非团练为之导，敢走险如平地乎？吾卒虽残，破团练尚有余力。”自天台返，入四明，击团练破之。随道乡兵，民荷锄从，至万余，京第亦出，势复大振。

翊谓京第曰：“吾始事托此，将以待天下之衅，而势不可猝出。今与我犄角惟舟山，我灭则舟山无援；而舟山危，我亦无援。欲去经略中土，此固大言，人不信。前余公煌书生，黄斌卿又无谋国诚，故沮乞师日本之行。今诚得包胥其人，痛告日本以讨乱复仇，兴灭大义，使发兵二道，一趣南京，一指天津，则天下扰动，我悉山中岛中军，以扫江东西、淮扬以南，可坐有也。日本事成，割诸岛与之。夫大海天堑，孰与长江，彼岂能与争中原哉？且今之地，譬如博，人以人为注，于我何失？”

京第如其计，往说斌卿，斌卿使弟孝卿，同京第走长崎，

长崎岛王，初以西洋天主教人为乱，不纳，京第即舟中哭拜不已，哀动唐夷。又因东京行部官，致血书撒斯玛王。王与大将军言之，议发各岛罪人，师起有日矣。会京第返，而孝卿假商舶留，耽官妓，见轻其国，日本卒不发兵。京第恐斌卿兄弟败成谋，遂与绝。

翊渴冀贤将为攻取，陈天枢荐前威北侯刘穆故将刘冀明，武勇绝伦，重币卑词往。知其急义，乃给拘其友，冀明一来，翊布腹心，弗敢遽留。明年，辞母妻入山，凡在山中一年，屡为翊击退大军。冀明游历诸营，曰：“俞将军文而有礼，陈将军勇而义，然俱不及王公，厚有大将才。”又曰：“惜王公后时，脱以此军战曩日西兴江上，岂不能奋飞取杭州哉？”翊众号一万，实八千，任战者三千。以王江司饷，履亩税，富民皆乐输，无强。诸所决罚，人人称快。自翊起，浙东列城为昼闭，吏莫敢下乡，守令争荐诚讲解。

己丑，自上虞东出徇奉化。大清兵方攻吴奎明，追奔至河泊所，翊猝遇之而战，大军退。其年，鲁王次健跳，授翊河南道御史。翊朝行在，升右佥都御史。己躄舟山，再入朝，升兵部侍郎，寻晋尚书。

大帅患山海久不宁，有为谋曰：“此皆失职人逋窜，若招以官，可立解。”会稽严我公，鸷滑士也，闻其说，亟造为告身银印，曰：“请自隗始。”遂

授都御史，招抚湖州柏襄甫、会稽顾虎臣，皆降。我公将渡海，发使者入明山，翊之前营黄中道曰：“严我公动摇山海，宁可使之达行在哉？”烹其使，分羹各营，敢受招抚，视此。我公踉跄去。

庚寅八月，翊合俞国望，陈天枢之师，复新昌；北赵余姚，拔浒山，绍宁道梗。诸帅议大举，将取舟山，恶翊反内地，乃分二道，金砺自奉化，田雄自余姚，会捣大岚，游骑四出搜伏，

旗幕三十里，翊避之于海。京第病不能行，匿鹤顶山，为降将所致，死于宁城。翊兵日蹙，犹大治海舟，期身往崇沙，而以西事委翼明。从东阳、义乌，收合金、衢、严豪俟，顺流下钱塘。会褚九如从弟素先，乘翊小败，劫饷金北去，众心摇散。

翼明及裨将陈虎侯、朱伯玉，亦间行亡抵家。九如逃入天台为道士，气结死。

幸卯秋七月，翊还山中，所留诸将，降杀且尽。二十四日，大星坠地，野鸡皆鸣，为团练兵执于北溪。过奉化，赋绝命诗。

在系日，束帻掠鬓，修容，谓守者：“令汝曹见此威仪也。”

八月十二月，大清帅毕集定海，陈督讯之，翊坐地上曰：“毋多言，成败利钝，天也。”刘帅注矢射之，中肩，田帅中颊，金帅中胁，不动，如贯植木。绝其吭，始仆。牙将二人，亦不跪，掠之，则跪而向翊，见者为泣下，曰：“王公忠，宜从者义也。”

王江之母为金帅所得，以招江，江削发为僧，见金帅于杭，问讯而已。安置省城，母以天年终。江买一妾，其妻日夜勃溪，江怜妾而遣其妻，妻攘袂数江，登肩舆去，闻者无不薄江为人。

后江出，人以其妾在，不疑。既而不返，始知向者以术脱其妻也。

江既得逸，遂与张名振引师入长江，登金山，遥祭孝陵，题诗痛哭。丙申，复与沈调伦聚众明山，调伦见获，江亦病创死。小南亡命，后二十年，有遇之于金山寺为僧者。自翊被执后一月，大清陈锦遂围舟山，舟山破，鲁王出奔厦门。

论曰：“金堡言，江北不知有弘光，江南不知有永历。甚矣！人之识小而蔽也！尺寸之外无睹，悲夫！以王翊之贤，而乡闾呼以为贼，夫又何怪焉？翊头悬宁波城楼，为毛明山所盗，祀于鄞人陆周明书架，周明死，其弟开篋乃见，此与人求王琳

首，书其义甚烈，又何以异哉？

○刘翼明

刘翼明，名光世，以字行，浙江山阴人。佐王翊者一年，后老死于家。王翊善下士，能立纲纪，有监军道五人。其健将为黄中道、毛明山，团练兵望此两人旌旗，皆退走。褚九如号耆旧，为翊延接宾客。翼明初入山，夜过九如宿，九如逡巡立窗外不去，语遂彻旦，尽举所部兵属之。诫其下曰：“刘将军勇无敌，第听约束，必有功。”翼明由是得展所长。统兵千人，出屯嵯之东坑，及陈天枢同复新昌，天枢视火药焚而投水，翼明迎谓曰：“得不死否？”天枢曰：“兄但急入城，理战守，无忧我。”月余而死。

山中兵初畏镇兵，翼明用忠义鼓舞训练，旬月间遂得精卒。

一日平明，冲大营，踊跃进。大兵见进退行列，殊异前日，知刘大刀在，遂溃。士卒感翼明威信，无犯民舍，每移军，民攀挽曰：“公去，则他将来，无幸矣。”

裨将陈国宝，余姚人，勇而义父奉翼明，旦夕侍卧内，战则率其下齐致死。尝至鹿头颈，就粮于平西侯王朝先。他部有刈朝先麦者，朝先来，诘其人，语不逊，国宝自营中抽刀前，曰：“谁谓我公盗麦者？宝请身当之。平西无主人礼，岂能为国乎？”众皆愕顾，使者已遁矣。翼明将归，先遣国宝，挥泪，翼明立山头送之，见国宝行数里尚回顾。王翊死，国宝不能忍，复以数十人起，败，死之。

○王江

王江，字长叔，余姚人，名位亚于翊。有智谋，卒死山中，不负其志。

○邵一梓

邵一梓，字端木，余姚人。从军江上，还屯四明山，有众万余，势锐甚。郡邑相戒，毋犯邵不林锋，不林其别号也，后战败被执，叹曰：“不可破我网巾，使我无以见君亲于地下。”

兄一柱、一槐，弟一楠、一栋，先后并战死。

○俞国望

俞国望，字□□，浙江新昌人，宽惠长者。有众一万，然不简练，少选锋，尝以鸟铳败田雄兵于山涧，故田兵畏新昌鸟铳。一日战，被矢，仆道傍篁棘间，追骑数千过，无觉者，因得免。裨将持尺书入王翊军，越关走，翼明棒而遣之。诘日，国望诣翼明，谢军政之肃，其贤如此。国望起武生，封新昌伯。

○陈天枢

陈天枢，字□□，会稽樊江里人。丁亥，与高宜卿等结壮士，走平冈，兵

少而精，张司马煌言，李进士长祥皆依之。时宁绍义士屯聚四明山，左右推王翊为盟主。天枢不欲属翊，自为一部，翊亦敬天枢，如兄弟欢。先是，海舶数艘 羲山阴之白洋，遇田雄兵百余骑，下堤来攻。陈虎侯发乌铳，毙其一骑，众争上，骑皆陷于淖，盘旋往来，觅堤口不得，下马叩头乞命，杀八十余人，天枢实左右之。

翼明至白洋，天枢与深相结。比山中兵起，人多有道刘大刀名于翊者，天枢尤不容口，因是必欲致翼明。翊规模远，赏罚明肃，其部卒视郑遵谦，刘穆时精练。是时，天目有姚志卓，四明有王翊，鲁王得迁延南田，舟山者数年，依二人为右臂焉。

副将常进功，引兵入山，天枢乘其初至，夜袭之。先盗其马，马惊，众扰乱，山中军纵击，进功仅以身免。

○王善长

王善长，字□□，山阴人。少有绝力，长而豪荡，乡里患苦之。尝同少年游禹陵，见{穴之}石，大言曰：“我固不学，闻大禹治水，有玉简书埋会稽，岂兹地乎？”则以手撼之而动，意得甚。

甲申，闻煤山之变，奋臂言曰：“京师公侯将相，岂皆妇人耶？”逾年，郑遵谦起，善长为部将，及败，归里。又逾年，

王翊、陈天枢起，善长亦合骁果得数百人，起会稽山，受鲁王命为威武将军，往来山海间。因曰：“吾闻古之立功者，不遇异人，必见异书。往吾撼{穴之}石能动，意金书待我发乎？”

乃以大索贯石，与数十人转之，莫动也。善长则攘袂独挽索，使数人旁助，随手折，掘地及泉下，竟无所见。

善长每战摧阵，郡将戒其下勿与善长遇，而使人好语诱以官。善长不肯，曰：“吾志图兴复，岂假建义为博官地哉？”

舟山破，山海之师皆溃，善长间归。为人所告，捕者数十人，善长拳仆之，卒入狱。告狱卒曰：“吾数月人耳，山中颇有所积，置之何用？当奉为诸君欢。愿去桎梏，得醉饱待尽。”

遂痛饮，日益狎，亲故亦时留饮狱中，间置刀斧瓶罍以进。

越城东南有稽山门，人希往来。一日，有大舟载草而溺者，以草积城下去，门者以濡故，弗问。是夜，善长饮狱卒，侑以琵琶而歌西音，皆大醉。遂缚狱卒，而告诸囚曰：“能从我者第先出。”诸囚皆出，善长斧狱门，奔稽山门，乘城投草而下。

道四明，航海，追骑四出，不能及。善长从定西侯张名振，战崇明有功

，为朱成功所忌，见杀。

○章钦邻〔传阙〕

○冯京第〔传阙〕

●卷八

○王毓著

王毓著，字元趾，浙江会稽人。性至孝，方昏，遭父丧，三年不居内。母没，哀毁伤目。年十六，始为文，即工。好交天下才士。时海内以文誉擅元礼有道之目者，苏州有杨延枢，太仓有张溥、张采，松江有徐孚远、陈子龙，江西有陈际泰，而绍兴有毓著。辈虽在诸生，群推人宗。刘宗周讲学于古小学，著毓及刘世纯、陆曾晔、秦弘佑、王朝式、秦承显、钱永锡等，皆执贽，宗周甚哭毓著。毓著顾豪迈，不为曲谨小节。每燕，集坐客常满，风雅谐笑，旁及丝竹。

崇祯十七年四月，闻北都之变，奔告宗周，相视流涕。慨然曰：“毓著之死始此日。”及明年乙酉，南都溃，浙东归款。

毓著不欲生，作愤时致命篇，述意，草成而歌，歌而恸，凡数日，两兄难之。毓著髯且竖，已笑曰：“是不难，圣贤书人读之，此日扬扬里巷，不忍见也。它日死更难耳。”

生平不理家，儿乳名亦不记。是日，问儿名，抱持之，曰：“以属兄。”越数日，府县具牛酒迎犒，毓著方食，投箸起，大书其斗曰：“生员王毓著不降。”复榜诗文于唐卫士祠及文庙。夏旱，出视泮水浅，乃之柳桥下，坐而死。时六月二十二日，求其尸，色如生。留书上宗周曰：“毓著已得死所，愿先

生早自决，无为王炎午所吊。”

是时，宗周既不食十日矣，见书伤悼，曰：“吾讲学十五年，仅得此人。”门人私谥正义先生。后鲁王赠简讨，死后十三年，友人蒋平阶、魏简等葬之于梅里尖西阜。其后毓著四日死者，有潘集。

○潘集

潘集字子翔，浙江山阴人。学不喜章句，诗文立就，纵横绚烂，若不可止。王毓著延吴下名士，为文酒会，集方就童子试，试又不利。每弹驳诸名士文义，毓著恚，绝不与通。比闻毓著死，狂走大叫曰：“集故人也，必死从王子！”走哭柳桥上，曰：“先生往乎？尔友来矣！”有解之曰：“子布衣，无庸然，天下甚大，岂少子？”集厉声曰：“天下人自生，集自死，集不以愧天下

，天下亦不以集愧也。”袖巨石，沈东郭渡东桥死。

集负才任气，酒酣即骂其座人。父为边郡小吏，以城陷死，每语及，辄涕不止。尝参沙门雪峤，云有所悟。死时年方二十三岁。里中私谥义成先生，鲁王赠礼部主事，葬于城南谢堡。

集后十三日，又有死者周卜年，亦布衣。

○周卜年

周卜年字定夫，山阴人。父孝子文郁，水漂母棺，七日不食，入水负母尸出，得疾死。卜年少孤，尝赴府试，不利，愤

誓于神曰：“卜年不得科第扬吾亲者，死而雷击其尸。”越城降，卜年哭曰：“终吾年无以报亲矣，吾宁赴海与鱼鳖处乎！”

作五歌以自哀，碎所佩玉雷圈曰：“宁同玉碎，勿瓦全。”翌日，白衣冠哭诸市，从邻姬乞一针，纫其衣。而遗书弟曰：“吾死矣！嫂有遗孤，不可不守；无，则不可不死；不能死，不可不嫁。滔滔大海，不复寻吾尸也。”遂赴海死。尸浮白洋之龟山，衣纫如故，遗一履。鲁王赠礼部主事。卜年死后越数日，郑遵谦等兵起。

○朱玮

朱玮，字鸿儒，山阴人。乙酉六月朔，随父避兵墓所梅里尖。间语其舅曰：“人畏兵，吾不畏也。吾将得所往耳。”家人谨提之。比大清兵下乡，人皆剃发，玮亦故称从剃于招，提防稍懈。玮既出，遽返舍，以壤书案曰：“志不可夺。”家人虑失玮，索之，得壤书，曰：“噫，死矣！”逢野父叩之，则见玮望墓而拜，投河渠死。玮父号于塘曰：“兵且至，吾守汝以及于难乎？抑捐尔骨以去乎？”三终，踊而出，角巾而立，稍引之，并岸不仆。时年二十四。

○倪舜平

倪舜平字□□，山阴人。家贫不娶，尝往来诸暨，授书自给。或趣之府县试，笑不答。大清兵渡江，则以一航载大缸二，之祖墓，以缸坎墓左。置酒，召村邻饮墓下。毕，拥所携书卷，

跌坐其中，曰：“覆吾缸，度吾暝，瘞吾土。”有顷叩之，尚嚶嚶有声，呼曰：“舜平，舜平！”终不答，及夕而响绝。

○高岱

高岱，字鲁瞻，会稽人。世袭历海所百户，而岱为崇祯庚午顺天榜举人。数上公车，不得志，返越。闻城下，遂不食。

及暝，呼子朗诀曰：“吾世受国恩，国亡与亡，义也。”郎跪而请曰

：“大人教儿忠孝，国不可无臣，家亦不可无子，请先大人死。”遂奔偃江。兄澄追之曰：“弟！止，止！余长子当随父死，汝次当奉母。”郎厉声曰：“兄！死与养孰难乎？弟为其难者。”跃入水死之。

○沈之泰

沈之泰，字鲁瞻，余姚人，弱冠通二十一史。忠孝内结，同邑孙嘉绩、邵之詹、吕章成、邵以贯，皆与为执友。乙酉，恩贡第一。鲁王时，为中书舍人。江上败，之泰郁郁不得志。

里中人持其阴事，谓入海朝鲁王，系会城狱。海道王天锡欲出之，之泰不可，言：“蹈海固夙志，得死无恨。”在狱赋诗，临尽，神气暇适。

先是，有菜佣负臣室逋，痛掠，以之泰救，解。至是，佣在武林，职纳饷食，将刑前一日，泣语之泰曰：“吾为君子后事。”乞其尸埋之。妻吴氏，家居，闻之叹息。顷，讣至矣，将收家属，吴氏曰：“吾吏部日倪沈公子妇，日铸吴公孙也。

不可以辱。”立自缢。弟之益，以兄故逃禅，间还家展墓，邻里无识其面者，后之泰三十余年死。

○徐仪复

徐仪复，字汉官，浙江上虞人，崇祯癸未进士。丙戌后，哭泣矢志。所居下管山中，日夕贸贸环山行，竟废餐寐。投崖落深谷死，乡闾哀之。

○赵天麒〔传阙〕

○华夏〔传阙〕

●卷九

○张煌言

张煌言，字玄箸，宁波鄞县人。崇祯壬午举乡试，时年二十二。隽迈自喜，常著绛衫。已闻寇势迫，更刻意勤苦澹泊，求论兵事。乙酉五月，南京败，与同郡钱肃乐、沈宸荃、冯元扬等倡议，奉鲁王监国绍兴，授翰林修撰，掌敕令。丙戌，师溃，归别父母妻子，扈王石浦。明年，以右佥都御史持节监定西侯张名振军。援吴胜兆于松江，龙颶覆舟，陷敌中七日。再战黄岩，北军射而围之，以数骑突免，于是益习骑射。

又明年丁亥，移节上虞之平冈山，与王翊等犄角结寨。庚寅，以平冈兵授刘翼明、陈天枢，率亲军朝王舟山，屡请益兵当定关，辛卯，父艰讣至，晨夜痛哭。大清提督田雄、海道王天锡，以书来说，使解兵。煌言复书，不屈。其年，舟山破，及名振奉王南入金门。闽政自郑氏出，煌言和谨调护，王赖以安

壬辰。监名振军，过舟山，抵崇明沙，指金山，江淮响应。

癸巳，上洋山，再驻崇沙。冬，破崇明步骑万余于平洋。甲午，再入镇江，观兵仪真。夏，逼吴淞，战捷，皆与名振俱。乙未，延平王朱成功，遣阮骏、陈六御与名振复舟山。台州守将马信，举城降，使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。名振卒，信弃台州。明年丙

申，舟山再破，煌言移军秦川。时鲁邸旧臣皆尽，而孤军流寄穷岛。郑氏部曲陵暴，煌言惟御之以忠诚。阮美、陈文达争饷地，为婉解曰：“大敌在前，何暇私斗？”美军有犯，辄曰：“我大臣，宁与麾下争曲直？”获内地逻谍，亦好语酒食遣之。

由是主客浹和，边溢感悦，遗黎亡卒，多为耳目者。戊戌，大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以书陈说天命，晓谕利害，复之，略曰：“夫揣摩利钝，指画兴衰，庸夫听之，或为变色。而贞士则不然，所争者天经地义，所图者国恤家仇，所期待者豪杰事功，圣贤学问。故每毡雪自甘，胆薪弥厉，而卒以成事。自古以来，何可胜计？若仆，于将略原非所长，祇以读书和大义，痛恨灾氛，左袒一呼，甲盾山立。区区之志以济，则赖君灵；不济，则全臣节。遂凭陵风涛，纵横锋镝之下，迄今逾一纪矣。岂复以浮词曲说，动其心哉？来书温慎，故报数行。如斩使焚书，适足见吾意之不广，仆亦不为也。”

煌言劝成功取南京，日与偏裨较射鹿颈头，神气勍厉。罗致中土名士，商度方略。山阴叶振名三渡海从煌言。其年，奉桂王命以兵部尚书视师浙直，同成功北举，复抵洋山，遇风碎舟，还。故廷佐等急招之，而煌言措置开广。成功亦以是重之，谓其知江上形势，使前驱。己亥六日，成功师至崇明，煌言议崇沙江海门户，悬洲可守，宜先定之为老营，不听。

大清于金焦间用铁索横江，夹岸置西洋大炮。煌言次浦口，风急流迅，且战且却，露香祝江神，遂鼓棹而入。诘旦，成功克瓜洲，欲取镇江，虑南京援骑至。煌言议舟师先捣观音门，则建业震动，自守不暇，何能分援他郡。即属煌言西上，至仪真，吏民赉版图迎进。次六合，闻成功已拔镇江，即作书致五军张英，谓兵尚神速，由若水道，迟拙非策。煌言已抵观音门，令轻舟数十径抵芜湖，身为殿。自浦口转战而前，七日掠江浦，

入之。次日，成功抵七里洲，先所遣芜湖诸将捷书至，芜湖已降。成功趣煌言急趋芜湖，以遏江楚之援，于是江南北相率来归。太平、宁国、池州、徽州、广德、及属邑皆下；无为、和州、含山、舒城、庐江、高淳、巢遣吏请降

。凡得府四，州三，县二十四。

时煌言兵不满万，船不满百，惟以先声号召，大义感孚，腾书缙绅，驰檄守令，所过秋毫无犯。人谒先圣，坐明伦堂，长吏故官，或青衣待罪，或角巾抗礼，考察黜陟，如州牧行部事，父老望其衣冠，莫不流涕。江楚鲁卫英雄，多诣军门，受约束，请归襍旗相应。方部署诸军，思直取九江，而南京败书闻。

先是，瓜镇既下，不出兵攻略旁邑，丹阳、句容皆虚无埃，苏松援骑平行，陆走南京。成功师围南京二旬，郎廷佐、哈哈木、管效忠等守益坚。煌言驰书成功，谓：“顿兵坚城，师老易生他变，宜分兵尽取畿辅诸郡；若金陵出援，可邀击歼之。”

大兵尽出，再战，成功大败。煌言在宁国，得报，急返芜湖。

思弹压上游，与瓜镇犄角。镇江书生罗子木，亦劝成功乘败，出不意，转帆复西。成功遽退师，并弃瓜镇，上游兵因遂溃。

太平守将首变志，煌言遣兵复取太平，斩其将。

大清军水陆邀煌言，楚将罗八，战艘数百，已渡安庆。煌言恐众寡不敌，勒全军指繁昌，欲以朦艫径趋鄱阳，合召义旅，回旗再取四郡。进次铜陵，众散，与麾下数百人至无为州。焚舟登岸，历桐城黄金棚入霍山界，以书通于阳山贼帅褚良辅，求借屯，不纳。移札东溪岭，思走英山，为追骑所及。将士疲困，皆窜山谷。煌言突围，得土人为导，乘月变服，夜行两日，至高河埠，投逆旅。有徽豪金某、徐某，揣知煌言，入见，曰：“江上未解严，谁能为芦中丈人者？”乃匿煌言于家。数日，

由枞阳出江，渡黄溢，走徽严，山行道东阳、天台，以达海需。海滨人传张兵部得生还，相与悲喜久之。

先是，罗子木在江中遮说，道路属目，遂奉其父从大军入闽。庚子，煌言收烬于浙，驻师林门，子木复奉父北行，至三山，父被执去，子木诣林门，以家国之难，恸哭告煌言邀成功再举兵。煌言曰：“我力不独克，彼意似不欲本朝复兴，徒以我素谨弱，为彼御定关，通中原音息，故不我图，且彼无爱民之心，来亦正毒百姓，姑待之。”子木遂留事煌言。

及大清迁界，海上饷绝，佐煌言开屯南田。顺治十八年辛丑，成功攻台湾，煌言以书力谏。是年，移军沙埕。康熙元年，壬寅，闻缅甸信欲复拥戴鲁王，上启言：“莽移汉祚，光武申兴；丕废山阳，照烈践祚；怀愍北狩，晋元称制；徽钦蒙尘，宋高继立；以视今日，谁曰不然？顾岛上勋贵，罔识春秋大义

而臣实兵微将寡，饷匱援穷，既见宗国之亡而不能救，犹幸旧主之在而不能扶。所以中夜椎心泪尽，而继之以血也。谨遣官赉献膳银，南望仓皇，罔知所措。”

时成功已入台湾，僭帝制。王在金门，不免饥寒。煌言以旧从岁时供亿。又虑郑氏见疑，十年未敢入觐。成功死，海上解散，煌言益不振。众议入鸡笼岛，煌言谓：“偷生朝露，宁以一死立信。”卒不行。癸卯，王殁于金门。

甲辰，移营桃花山买米，舡为补陀僧所获，降人孙执法引张杰兵袭煌言，遂被执。从者罗子木及守备叶云、王发、侍童观毓。七月十九日至宁波，方巾葛衣，轿而入，观者如堵墙。

张杰举酒属煌言曰：“迟公久矣！”答曰：“父死不能葬，国亡不能救，死有余罪。”常进功谓子木：“海上知我名否？”

子木曰：“但识张司马，何知常进功？”他有问，大笑，不为语。至杭州，总督赵廷臣礼以上宾，听故部曲来庭谒，司道府

县至者，但拱手，不起，列坐于侧。士民赂守者求视，煌言翰墨酬接无虚日，九月七日死于弼教坊。有绝命词曰：“我年四十五，恰逢九月七，大厦已不支，成仁万事毕。”候卒致词请坐，与子木同毕命。观毓大声曰：“我亦不跪者”云，发面煌言跪。是日，骤雨昼晦，杭人知不知，皆恸哭。同郡万斯大、仁和张文嘉与僧超直，葬之西湖南屏山。

夫人董，与嗣子先羁管杭州，防久而疏。煌言遣力士引嗣子出，曰：“母可偕乎？我独往，母必死。”敬拜力士而辞。

有劝煌言纳媵者，曰：“吾妻子如是，何忍？倡义以来，未尝一近女色。且死生成败殊未料，多累何为？”马信将陈木叔女奉煌言，谢曰：“忠臣之裔，不可以辱。吾义不再娶。”厚赠遣之。病不饮药，大洋中能自运舵。每叹曰：“沿海膏脂尽矣！幸其出战胜，则进取。否则一跳海中，毕吾事耳。”

尝与叶振名论古今人物，曰：“绍兴死节者多，吾慕之，清夜尝愧之。”历十九载，卒践其言。故其经故里诗有：“苏武管宁，求仁得仁。”句云。

自煌言仗节，宁波士风振起，同时如诸生华夏、杨文瓚等，皆以死殉义，知名当世。子木名纶，尝为书责成功，浙中传之。

振名字介韬，以只鸡，哭煌言于越王岑，其文累数千字。死于康熙壬戌，穷无子女，寿七十余。有张司马二客传。

论曰：“王文成公有言：“死天下事易，成天下事难。”

此责成于可成之日，不以一死塞也。若以律文天祥、张世杰，岂其然哉？世传己亥长江之役，有壬午举人方会试下第归，对其家人如醒如呓，咄咄仰

天曰：“同年生作何等事，而我自顾尔乎？”信由斯言。煌言固死而不死，不成而真有成也。余未得见先生，而曾读《冰槎集》、《奇零草》，悲其志。又从介韜、翼明两君，悉先生生平。乃乡人尚有不为徐庶加之罪者。

于乎，九原可作，其何敢辞？

○卷九

煌言，壬午举人，出山阴令吴淞钱世贵之门。朱夏夫，兆殷，曾受知于知府于颖。颖迁宁绍，台分守与煌言同谒颖，以意气相许，谈朝政得失，朝臣覆餗状，不胜发指。劝颖招技勇，备不虞。亡何，有东阳许都之变，事宁肄业驼峰。

十七年秋，至南京，交刘伏阳孔昭子永锡，见伯温先生遗书秘记。

金陵不守，于颖移檄浙东，煌言来会，同盟于学宫，誓以死卫社稷。

至杭，候巡抚张秉贞议所立，上潞王玺绶。王长斋绣佛，无帝王气概，大失望。煌言归，别祖庙，联络绅士，痛哭于王之仁、张名振，散家财，俟大举。田雄导大军东下，潞王率文武降。闰六月七日，煌言合钱肃乐、沈宸荃、冯元扬、元扬全之仁、名振，举兵宁波，移檄远近。九日，孙熊举兵姚江。十一日，郑公子举兵绍兴。

先是，于颖命徐允升募兵金华，使夏夫募舡沿海。会内臣高起潜引所部五百余，輜重数万，自海道至白洋，夏夫留之不果。得其副将余应元，都司王有功，守备孙勇等数十人，与遵谦约日举事。

于颖驻兵西郭，使夏夫促遵谦出兵，曰：“公在驿候进发，今张慄、彭万里已授首，事至此，宁可缓乎？杭城一苇，朝发

夕至，何以处之？”遵谦以事未集，需后期。夏夫曰：“若尔，浙东鱼肉矣！”于颖自率团练兵五百，道陆至西兴。而夏夫水师由海道会，遂统应元等并乡兵百余、船百艘，薄暮抵钱塘。

值大军半渡，邀击，斩其前锋六十余级而退。于颖至，又调萧山团练五百，配以中军郎文明任朝晋、张弘兆，宁波义师亦来会，乃定守江之计。

于颖晋督师。丙戌，移屯三江，夏夫以护军从。时大军在前，内多悍将，众叹，悲时事不支。煌言独慷慨，必矢兴复。

酒间歌啸，义形词色，侍者莫不发指冲冠。迨五月，富春窃渡，士卒不战而溃，于颖疾驰留方国安，王之仁固守，不可。煌言与张国维护鲁王过曹江，归别父母妻子，从驾石浦。越日，孙、熊、郑三家继至，闻于颖以船溺，微

服去。鲁王至舟山，黄斌卿曰：“臣受先帝命守舟山，主上犹的也。的所在，思射之矣。”乃幸补陀。夏夫同王有功、孙勇，间道归。戊子，越中乡兵复起，夏夫使鲁恂至舟山，候定西，肃北二藩进止。煌言以定西护军，同肃北护军曹从龙，将军黄朝先入三江。煌言复大会诸将于驼峰。亡何、二藩构隙，阮进护鲁王至闽，曰：“迎定西至林壘。”曹从龙大掠而归。煌言不得已，上会稽山，列营平冈，与王完勋、王虎等唇齿，以书招夏夫。会鲁恂被胡锦首死狱中，不果行。庚寅夏，鲁王至舟山，有旨召煌言归山中，诸将以不相统摄，散亡。

辛卯，吴淞定关分道入海，煌言同定西护鲁王亲行先退大军于崇明。以阮进守大泥湾，刘世勋守舟山。陈锦、田雄觐知精兵北去，乘雾而出，进不之觉。及至接战，仓卒掷火球，遇桅，反击自焚。下水被擒，舆之以说城中。进至，言煌言等已大捷，旦夕凯旋，令城中死守。被围十日，炮火俱尽，定西中军金允彦逾城降，具告虚实，遂百道攻城。夜分，星陨如雨，

九月二日，城遂破。定西太夫人全家自焚，定西闻报急返，至，火烧门，止隔两潮，无及。遂护鲁王入闽。

明年春，讨舟山，守将巴臣兴降。乘胜入长江，煌言同英义将军阮骏，先登陷阵，崇明、镇江二战，俱捷。为文望祭孝陵，二军缟素，哭声雷震彻城中。会以闽师被撤，无援而退。

大军以巨舰铁锁横金山遏之，大战，沈舟截锁而出。是役也，以少击众，士气百倍。明年，复统师入江，江北豪杰聚众来归者接踵。适谍者闲于郑，撤回闽，来归者俱恸哭，别事遂不可为矣。及至，与郑极陈利害，谍不可信，和不可从，郑黷之。

乃再引兵北上，驻舟山以图恢复。密檄四出招徕，人必响应。

乙未，马信以台州降。值定西以■卒，信闻讣，大恸以煌言在罽，挟陈木叔女奉之，曰：“忠臣之裔，不可以辱。且室人董为我陷狱，义不再娶。”厚赠而遣之。葬定西舟山之沈家壘，由是权归陈六御，而将士解体。

煌言屯鹿颈头，以书招夏夫，田临山航海至，咨以军旅宜帅出海。八月二十四日，大战于蛟壘。阮骏恃勇轻敌，陷阵失水，自辰至未，大军番休叠战，遂不支，并丧刘永锡、张晋爵、陈六御、张弘德降，顾忠王有才，舟山复破。夏夫从煌言，至沙埕而还。

◎叶罗二客传

越有志节士曰叶振名，字介韬，山阴湖塘里人。小方迂，行六，人呼六腐气。独喜自负，家贫，居坏室，敝帷结席，不能拒蝇蚋。旁一土垆，尝冷不燃

，欲几朽，杂叠烂编数本。目不远瞩，行持一短檝，藉邻火煨柏叶代茗。馓饼啖客，不废酒，

客不饮则自尽之。外扉粘心丧谢客，实无丧也。柱上署联，大约以死为乐，择死之最首者迅雷。事亲孝，母吴垂革时，泣曰：“使名终身困穷可也，否则此心之痛何如耶！”尝娶妇，妇逝即不续。过人即索酒，取架上书遍读，读竟辄哭。能古文，谓自周秦至今，不八九家，而自诩充其数。书法解学士，前无古人，已书足绍之。冠道士冠，行道上穆穆如无人。

张煌言屯军鹿颈头，渡海访之。煌言曰：“比年无一端人至，君来，吾辈其有兴乎？”携之观射，酌以大觥，因叹息人才难得，振名谓煌言，取人当以守为尚。煌言曰：“军中须才智，不须道学，道学何与兵事？”振名曰：“患道学不真耳。

真道学必善用兵。且昔烈皇帝尚才，刘子尚守。其后国破君亡，未见才者之效。诸殉难者，悉有守清节士，岂非明鉴？”时振名以煌言委信非宜，左右或缘奸伪，故语及之。煌言作留侯李陵论，讥切时辈。又欲作陶潜论，以斥道遥泉石，无意当世者。

振名曰：“人心胥溺，幸二三遗民，高尚其事，留此面目。公论出，无乃激使往乎？”乃止。

己亥夏，候煌言金堂，陈三策，大约欲暴延平之罪，擒斩之夺其兵，以图兴复。言多阔迂，不可行。其秋，师溃安庐，岛上未得煌言消息。符文焕遣官延请振名，暂护视师之署，振名至，会煌言返，晤于鹿颈。辛丑正月，又谒煌言林门，至秋而归。

其后郑氏东入台湾，煌言竟被执，死杭州。振名持只鸡黍酒，独登越王岭哭祭，为文六千五百余言。时京口罗子木，随侍煌言，同殉节。君为作《行略》。振名官翰林修撰，兼兵科给事中。生万历戊午，卒年六十有八，无子，友人王某为之殓葬。

罗纶字子木，镇江丹徒人，或曰应天溧阳人。性尚义，家

贫，授徒苏州。一日，读史可法安攘疏，大恸不止。延平王朱成功师度金焦，亟往观变。谒张煌言于仪真，一见器之，命草檄谕江南北。煌言欲留之。子木曰：“亲在，未敢许人也。”

族叔罗蕴章，时为成功左镇，乃入其营。不数日，成功东奔，子木在金山，犹疑阳败。已，望见大宗过焦山，乃乘小艇径奔成功船，大呼曰：“我罗总兵侄也。”超登曰：“公何以费十年之力，辜天下望？”成功不答。子木大恸

曰：“公兵势尚强，奈何以小衄挫志？彼战胜而惰，转帆复进，南都必破。失此事机，后欲再振，其可得乎？”持成功手顿足号恸不已。成功默然，竟令左右扶去。

乃急入镇江，扶父随蘊章至温州，寻到厦门中所。知成功不可恃，复奉父北行，至三山，父被执去，恸哭。诣林门叩煌言，告难，请邀成功北出。煌言曰：“彼力惫而神耗，不来也。”子木曰：“小子以书请，何如？”煌言曰：“可。”遂自作书奉成功，不报。

在煌言帐中，遇事直言，左右皆忌之。会迁界，禁下饷绝，佐煌言开屯南田。甲辰，煌言移桃花山，宾佐多散，子木朝夕敬护，不去左右。己同被执，入定关，常进功款宴，问子木曰：“海上知我名否？”曰：“但识张司马，何知常进功？”他有问，大笑，不为语。至杭城会议府，不跪，次煌言席地坐。

煌言与总督赵廷臣语次往复，子木抗声曰：“公先后死耳！何必与若辈絮语？”煌言初欲绝食，子木笑曰：“大丈夫死忠，任其处置可也。”饮啖如平时。九月七日，死于弼教坊。

论曰：张公恭以礼士，士不惮险阻归之。然所得客，独叶罗二人为最。罗之从死，天下业见之矣。叶先生无日不以死自处者，偶不死也。余三过先生湖塘，被其容接，出浊醪酌。语及兴亡之际，言隐而虑深，同坐者不知也。朝议方事台湾，先

生辄上姚督书，劝其缓攻。事虽不行，然于故国之义，亦已尽矣。附舟人遥示书稿，署其函曰“叶六腐气”受而展之，滔滔万言，不可穷竭，其意气之盛，固与罗生同其壮哉！

●卷十

○黄斌卿

黄斌卿，字明辅，福建莆田人。其先以御倭功，世千户。

父奢，死崇明之难，又晋世袭。崇祯末，为舟山参将。福王时，升九江总兵，改广西征蛮将军，未赴。唐王即位，擢水陆官义兵马招讨总兵官，封肃鲁伯，太子太师，赐尚方剑。治兵舟山，王御门亲饯，郑鸿逵解玉带以赠，敕书曰：“一统未全，即朕不孝；三吴未复，即卿不忠。”斌卿乞周崔芝自副，至舟山，益募丁壮，营田。故臣遗民南来者，皆护导入闽。凡北方出兵，及吴中有建议，辄先奏消息，一时倚斌卿为重镇。然性贪墙，而崔芝慷慨得士，由是二帅不合。崔芝去，别领水师。

是年八月，斌卿败于崇明，以周瑞救还军，夺伯爵。会定西侯张名振，自钱塘归石浦，斌卿与昏，为通表福州。及名振奉鲁王如舟山，不纳。既又诱击定海总兵王鸣谦，并其众。张国柱因是藉言为鸣谦复仇，攻舟山，大战三日夜，斌卿不胜。

名振裨将阮进，以四舟冲国柱，乘涛举炮，所向糜碎，国柱大败以身免。斌卿得其楼船，军益振。

阮进者，故海中小盗，名振拔领水营。斌卿计间进，取战艘数十，军资数万，脱归闽海，名振以故望斌卿。鲁王次长垣，封进荡胡伯，与名振并列五等。进亦薄斌卿暗大义，复与名振

合，松江吴胜兆谋归，以蜡书请援岛上，斌卿犹豫未决。时斌卿已晋威鲁侯，其肃鲁伯印故在，名振议即用封胜兆，率舟师抵崇明为援。值海啸，踉跄归。胜兆事泄，及陈子龙等皆死，远近失望。其冬，宁波诸生华夏，使人走舟山，约内应，斌卿不时发，事又泄。岛师泊桃花渡，闻宁城举炮，遽退。夏等被杀，收及亲党，甬人皆咎斌卿。

斌卿故无攻取图，徒以嗜利诺夏约。既返，悔其一出，愈急计保聚。配民年十五以上皆为乡兵；男子死妻不得守制，田即入官；六十无子，收其产，别给口食；内地大户，不敢渡海，尽籍其田为官田。合计舟山之田，二属官，一属民，并欲收其一如土司法，为不侵不叛之岛民。而已喜戕贼气类，内无亲信。

初年，杀荆本彻，是年，贺君尧来自温州，利其货使盗杀之中途。名振丧师归，每事侮之，又失欢于平西将军王朝先。名振去屯南田，朝先屯鹿颈，两人皆恨斌卿，以孳帑在舟山，未得间。

戊子秋，鲁王自沙埕还泊健跳，令阮进以百艘叩舟山，告乏食。斌卿不应，亦不使人诣健跳，于是名振、进，朝先上疏，合军讨舟山。斌卿累败，求救于安昌王恭 泉及大学士张肯堂，上表谢罪。又谋和诸营，曰：“彼此王臣，无妄动。”九月二十四日，会于海上，各敛兵待命。斌卿部将陆伟、朱玖，背约出洋。进谓斌卿遁去，遂纵兵大掠，斫斌卿，投之海中，二女皆死。王始移蹕舟山，赏名振等有差。

○周崔芝

周崔芝，字九元，福清榕潭人。少年读书不成，去为盗于

海，尝往来日本，以善射名，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。日本三十六岛各有王，如诸侯，其国主曰京王，在东京，而大将军主国权。撒斯玛雄诸岛，首尾大

将军。崔芝既熟日本，故在海中，无不如意。微行至家，为有司迹捕，系狱三年，贿吏得解，变姓名为盗如故。

久之，就抚，授黄华关把总，稽察商舶。乙酉秋，以水军都督副黄斌卿，屯舟山。其冬，即遣人撒斯玛，诉中国丧乱，愿假一旅，以齐之存卫，奏之存楚，故事望之，将军许诺。约明年四月，发兵三万，一切战舰军资器械，自取其国之余财。

自长崎岛至东京三千余里，驰道桥梁，驿递公馆，重为修葺，以待中国使臣之至。崔芝大喜，益备珠玑玩好物，遣参谋林籥舞为使，期以四月十一日东行。

籥舞将解维，斌卿止之曰：“大司马余煌书来，此吴三桂乞师之续也。”崔芝怒而入闽，斌卿奏崔芝多盗火器舟楫南来，有诏趣还舟山，归斌卿军实，诸镇皆不平。会张肯堂复荐崔芝善用海，有兵千人，船五十余号，乞隶臣麾下自效。乃如崔芝平海将军，分统水师，以赵玉成、朱永祐监其军。

大清兵入福州，郑芝龙将降，崔芝泣谏曰：“崔芝海隅亡命耳，无所轻重。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，一朝堕地，为天下笑。

请得先死公前，不忍见公之有此也。”抽刀欲自刎，芝龙起而夺之。

丙戌正月，鲁王次长垣，崔芝以兵来会，封平鲁伯，复镇东海口二城。以籥舞及总兵赵牧守海口。四月，海口陷，籥舞牧死之。崔芝退保火烧岙，更遣义子林皋，从安昌王恭 梲，如日本乞师。秋，从鲁王攻福州，张名振、阮进等已破黄斌卿，迎鲁王居舟山。崔芝亦引而北，与周瑞率楼船三百艘，分屯温州之三盘。二将不协，王命杭人吴明中往解之。明中返，益构

隙，瑞遂南依郑彩、崔芝去北依进。崔芝，进怨瑞，乃会名振击破彩于沙埕。舟山既陷，诸从鲁王者多溃散，崔芝不知所终。

○张名振

张名振，字侯服，□□□□人。崇祯末，为石浦游击。从鲁王战钱塘，加富平将军，命率兵规取海宁。不进，竟归石浦。

因黄斌卿拜表福州，加捧日将军。后以舟师扈王，投斌卿，不纳，乃更与斌卿有隙。王南入闽，次中左所，名振留舟山。丁亥正月，自舟山引兵朝王于长垣，封定西侯。大学士熊汝霖等以舟山指崇明，当金焦北门之管，非名振不可，趣还旧镇，再出兵援松江。值海啸，亡失楼船。翰林张煌言，御史冯京第，间道得脱，斌卿因其败，侵侮之，名振去，移军南田。会郑彩杀熊汝霖、郑遵谦，闽地尽陷，名振与阮进共迎王至南田，寻复健跳所居王。

大清兵围健跳，进率楼船数百至，金鼓动天，大军解去。

九月，名振、进及鹿颈屯将王朝先，会师同讨斌卿，沈之海中。

斌卿据舟山凡五年，自以福州所授，不禀奉王约束。既与名振为儿女婚，更怀虞诈，故及于难。

朝先故土司，尝受调立功塞上，后从王之仁出海，斌卿留之麾下，失职郁郁，自请南询地。至奉化之鹿颈，聚兵得数千人，请命健跳，封平西伯。

斌卿喜收海盗，资其剽掠。有王大振者，善掠，获番舶数万金以馈斌卿，未饜，逃匿朝先营，用危言悚朝先，其谋始合。

名振等于是合疏，奉鲁王居舟山。寻周崔芝前议，复乞师日本。遣澄波将军阮美，载普陀山寺慈圣李太后所赐藏经为质，卒不

定约。

郑彩与朱成功争中左所，大败，泊沙埕，具表舟山请援。

名振以彩杀汝霖，遵谦，罪大，且欲结欢成功，遂击破彩之余兵。庚寅，名振袭杀朝先。初破斌卿，阮进收其水师，朝先收其步卒，独名振无所得。及伐郑彩，朝先不会，至是，名振由南田猝至舟山，值朝先散兵居民舍，不及集，手格杀十余人而死。

秋，大清兵攻舟山，松江张天禄出滢阙，金华马进宝出海门，陈锦出定海。名振南御进宝，使张煌言等断北洋，当天禄。

北军势盛，名振度不支，乃与煌言及英义伯阮骏，扈鲁王发舟山，舟泊道头。阮进诣海门求和，北军欲诱之，进以数舟脱归。

值大帅金砺之舟，火球投砺，风反转击，进创甚投水，大兵刺取之。进骁捷称飞将，舟山所恃惟进，进死，城遂陷。大学士张肯堂，礼部尚书吴鍾峦等皆殉。名振以先出，得免，如朱成功营。成功居王金门，名振别屯嵒头。

郑芝龙之北也，遗书戒成功曰：“众不可散，城不可攻。

南有许龙，北有名振，汝必图之。”及名振至，成功不为礼。

袒背见“赤心报国”四字，深入肤寸，乃呼老将军，下拜，与兵二万，承制诸军，期以收复南京。

壬辰九月率大 宗过舟山，逼金堂，获逃卒金许彦，斩之。

祭死事者，将吏皆哭。进屯崇明沙，破镇江，登金山，题诗而还。癸巳，成功以谗撤名振还厦门，因煌言及宁靖王和解，益兵，刻期北伐。抵洋山，飓风失亡，勋镇多溃归福宁，名振一军独全。冬，再驻平沙，崇明步骑万余，乘冻涉平洋，名振欲避其锋。煌言曰：“此用步地，急击勿失。”旦，王善长、姚志卓以数百人冲其左，煌言统裨将以数百人冲其右，鸟铳火器犯其中，塘如矢，左右皆深沟，骑不可退，北师大败，免者止

一骑。江东响震，成功终忌浙人，以事执善长，杀之。

甲午春，名振再入镇江，观兵仪真，留壁六日。五月，逼吴淞关，获级四百，战艘三百七十，告捷于金门。乙未秋，成功取舟山。十二月廿八日，名振卒于军，或云：“成功■”

先是，舟山之陷，名振母兄妻奉其父主俱赴火死。比复舟山，名振缟素入城，求母尸行恸。既遇毒，遗语煌言曰：“吾于君母恩俱未报，若母尸不获，毋收吾骸。”起坐击床而卒，军中怜之。自是浙中建义者皆尽，惟煌言以文士科得免。东海由是不直郑氏。

论曰：“浙海之事，以舟山为终始。崔芝之乞师日本，名振之三抵金焦，皆所以存舟山也。古之思保江南者，必北守淮，西守襄；都成都者，必趋祁山，争长安；况区区悬岛如舟山哉！崔芝泣阻芝龙，最有奇气，惜不得尺寸之柄，肝胆无所用。

名振扑斌卿，歼郑彩，掩朝先，或以为趋利转圜，挟诈背本。

然事鲁王始终一节，出入环卫，夷脸无贰。比于郟寄之卖友，义存君亲，非阿论也。

●卷十一

○郑芝龙

郑芝龙，字飞黄，福建南安人。父绍祖，为泉州库吏。库接太守官舍，芝龙十岁时，戏投石子，中知府蔡善继额。捕治，见姿容丽秀，笑曰：“孺子贵而封”释之。不数年，流入海岛颜振泉党中为盗，颇桀黠。振泉死，代领其众，屡抗官军。会闽游饥，芝龙截商民船，多得米粟，求食者竞往投，贼众至数万。天启七年六月，遂犯铜山，人中左所。然芝龙故与他盗异，常念求抚。所过戢麾下，禁侵掠。放还所获军将。每战胜，追奔，辄止兵。

崇祯元年九月，因巡抚熊文灿请降。时方征天下兵，聚辽东，不能讨芝龙，用抚羁縻之。芝龙复入海物奇珍，赂中贵人及福省达官，多为之言，授游击将军。流寇起，中原多事。而刘香、李魁奇等弄兵，横海外，芝龙始皆与深好，既假朝命讨之，俱授首。芝龙兵益盛，独有南海之利。商舶出入诸国者，得芝龙符令，乃行，八闽群不逞归之。后又承诏讨红夷，累功升总兵，由是起降将如小诸侯，权倾督抚矣。

松江兵败，大学士蒋德璟言于朝，欲令芝龙以海师援辽。

有言其人庸鄙不可遇大敌而芝龙亦恋闽惮行，复犂金京师，议遂寝。

芝龙有弟三人：芝虎、鸿逵、芝豹。芝虎勇，前与刘香博战死。而鸿逵亦积劳得总兵。福王嗣位，宿将皆例封，芝龙为南安伯，鸿逵为靖鲁伯。鸿逵会师京口，明年，奉唐王聿键奔福州，卒立唐王。以乙酉七月为隆武元年，谕翊戴功、晋南安伯为平鲁侯，靖鲁伯为靖鲁侯，封芝豹为澄济伯。未几，复晋平鲁侯为平国公，靖鲁侯为定国公，并掌戎事。而封芝龙子森为忠孝伯，赐姓名朱成成。又有永胜功伯彩，彩弟联，郑芝龙支族。

芝龙距泉州五十里筑城安平镇，置第，海稍直通卧内，积财宝甲兵，充实其中，人物丽盛，专务丰殖。至是，开府福州，坐见九卿，人不揖，出不送。尝与大学士黄道周争班，嗾诸生劾道周。又逐左都御史何楷，使盗道截其耳，朝士噤喑。唐王为坛，拜彩、鸿逵分道发兵，芝龙辄辞无饷，行数里罢。蒋德璟告病去，道周竟死徽州。杨廷麟、万元吉等屡表请驾幸赣，卒制于芝龙，不得出。

丙戌七月，王师下浙江，芝龙密遣使请降，尽撤守关兵。

师度仙霞，芝龙弃唐王，保安平，唐王陷于汀州。九月，师入泉州，芝龙特撤兵功，意得厚赏，复犹豫虑以立王为罪，乃自安平引兵逃入海。

贝勒令芝龙所亲持书招之，略曰：“所以重将军，为能立唐藩也。若不辅立，吾安用将军哉？人臣事主，苟有可为，必竭其力；力尽不胜天，则投明而事，乘时建功，此豪杰事。今两粤未平，令铸闽广总督印以待，吾欲见将军者，欲商地方人才故也。”芝龙得书，大喜，决降。临行，成功力谏，不听。

安昌王恭梟、吏部尚书张肯堂、侍郎朱永佑、忠威伯贺君尧、

武康将军顾乃德，具言不可，平海将军周崔芝泣诉芝龙曰：“诚惜明公二十年威望，一朝堕地。”贝勒接芝龙，大饮三日，

极欢，忽夜半拔营，挟与北去。芝龙哀请子弟不肖，在海上恐为患。贝勒曰：“此与尔无与，亦非吾所虑也。”

芝龙已入朝，芝豹奉母居安平。而成功遂起兵鼓浪屿，郑彩亦扼厦门，鸿逵会攻泉州，闽海震动。大清顺治九年，成功进围漳州。芝龙恐祸及，阴遣亲信回闽，劝成功就抚。朝廷冀招成功，封芝龙同安侯。已知成功果无意降，遂下同安侯高墙。

及己亥，成功围南京，败归。辛丑冬，斩芝龙。

○郑成功上

朱成功，本姓郑氏，名森，字大木，平国公芝龙子也。其母日本女，天启七年，生于日本。幼读书，为南安诸生。福王时，入国子监，师礼钱谦益。唐王立，召见，奇其状貌，赐国姓及今名，封忠孝伯。贝勒入闽，芝龙谕成功降

，成功不从，曰：“父教子忠，未闻以贰。”比行，又欲与俱见贝勒，叔父定国公鸿逵阴令逸去，得免。遂谋举兵。时诸郑溃散，咸集厦门中左所，而成功部旅单弱，乃往南粤召募。其冬，永胜伯彩至舟山，迎鲁王次中左。两广督抚大臣，奉桂王嗣位肇庆。

大清顺治四年，成功自南粤回。会故臣将吏设高皇帝位，矢盟恢复，以故受唐王封，赐姓。仍尊隆武年号，自称招讨大将军罪臣。以洪政、陈辉为左右先锋；杨才、张进为亲丁镇；余宽、郭新为左右镇，移军鼓浪岛训练。成功年少，有文武略，拔出诸父兄中，近远皆属心。于是鲁王改次长垣，晋永胜伯彩为建国公，彩弟联为定远侯，诸附彩者皆奉鲁王，惟成功自为一军。夏，成功、彩合兵，及招讨将军杨耿入海澄，援兵至，岛人却，洪政中流矢死。

其秋七月，郧西王常湖起兵，袭据建宁。鲁王兵攻福州，失利。定国公鸿逵攻泉州，成功引兵会之，军于桃花山。提督赵国佐率数百骑冲成功垒，张进、杨才迎战，鸿逵遣林顺等夹击，遂抵城下。别遣小师破溜石炮城，杀参将鲜应龙，军声大振，所在蜂起，泉城外号令不行。乡绅郭必昌子谋内应，举家被戮。并系前阁部黄景昉、国佐在城中，多杀立威，泉民日夜喘息。会漳州副将王进救至，围解，鸿逵入据揭阳。

冬十月，成功从大学士路振飞、曾樱议，颁明年隆武四年大统历。是年，大学士刘中藻起兵福安，取福宁州。戊子春正月，鲁王兵取兴化。三月，建宁兴化皆破，鲁王改次沙埕。成功取同安，以叶翼云知县事。夏，建国公彩杀大学士熊汝霖、义兴侯郑遵谦。秋八月，总督陈锦大军至，同安城陷。守将林壮猷、邱晋一军皆没，叶翼云死，遂屠同安。

成功募兵于铜山。己丑，遣施琅、杨才、柯宸枢、康明等攻拔漳浦，遂下云霄镇，抵诏安，移屯分水关南冈，留宸枢守盘陀岭。王师进攻岭，宸枢死。其秋七月，张名振、阮进迎鲁王居健跳所。成功遣光禄卿陈士京朝于肇庆，始用桂王年号。

九月，名振等讨斩黄斌卿，鲁王移屯舟山，遣阮美如日本乞师。

庚寅春正月，桂王自肇庆西奔梧州。成功入潮州、南洋、剿杨广、许隆；渡达濠，诛张礼；剿新墟、金田等寨，皆平之。夏六月，进攻苏利于碣石卫。施琅来奔。秋八月，成功袭取厦门，杀郑联，并其军。张名振、阮进、周崔芝，击破郑彩兵于沙埕，彩引余众逃南海。数年，军人星散，舟楫损坏，成功招之以书，喜曰：“今不归后无期矣。”遂还厦门，卒于家。

辛卯春，成功南次平海，闽抚张学圣使泉州守将马得功乘虚袭厦门，入之，前大学士曾樱自缢死，诸绅咸避于浯屿。学圣与漳泉道黄澍登山，望岛孤悬

海外，汪洋万顷，恍然曰：“

此绝地也！脱缓急，岂望救乎？”遽引还。未数日，鸿逵自揭阳来，得功欲退，不得渡，乃好语鸿逵曰：“我不出，岛必不全。且公家在安平内地，请熟虑。”鸿逵纵之出。四月朔，成功还至岛，得功去已二日，大悔恨。按失岛罪，斩其叔芝莞，诸将股栗，军势复振。

五月，入漳州南溪，败镇将王邦俊、提督扬名高，自福州步骑来救，迎战于小盈岭，名高大败。乘胜徇漳浦，守将杨世臣、陈光策降。

是年九月，陈锦克舟山，定西侯张名振奉鲁王南奔，谋取海坛驻师，致书劝成功会师迎驾。鲁王亦与之书曰：“余与公宗盟也，平居则歌行苇之章，际难合赋脊令之什，公其无吝偏师，拯此同患。”成功乃令兵科给事中徐孚远，前至鲁王行宫，面启永历见正位粤西，宜去监国号。王复书，叙所以勉从监国意。乃使奉迎，居王金门，如寓公焉。名振，阮骏等兵皆属成功。

壬辰二月，成功进取海澄，守将郝文兴以城降。陈锦来援，成功简精锐待江东桥北，锦狃于同安之役，意甚轻敌，及战，大败，奔回泉州。六月，成功取诏安、南靖、平和，遂围漳州，兵至二十余万。同知张箬、推官石玮，坚守不下。金衢总兵马晋宝来救，成功纵之入城，数日，出战而败，复退守陴。南军昼夜百道攻城。距漳三十里有镇门，两山属岸，筑断激水灌城，复列棚围之。城中升米银数两，草木之实俱尽，敢弩掘鼠。

陈锦在凤凰山，为其下库成栋所刺，以其首奔成功，全闽大震。

漳围至八阅月，中外困隔。浙江固山额真、金砺、固山大

温都力敖童梅勒、章京徐大贵总满洲乌金超哈兵与提督名高由

长泰间道直抵漳城北，成功营城南凤窠山，乘高压垒。王师锐甚，为两翼击，岛人久敝坚城，皆无斗志。十月三日，解围，

退屯古县。合战，崩溃，追奔四十余里，积尸布野。成功入海澄，婴城守。守道周亮工，收漳城骸骨七十三万，焚瘞一大穴，碑曰“同归所”。

是年秋，张名振北，师次崇明沙，破镇江，登金山，江南北戒严。

癸巳夏，金砺进攻海澄，成功与诸将饮酒敌楼，指挥治军。

夜，大将王秀奇、郝文兴闻空炮发，曰：“师临城矣。”令其下皆用斧，令曰：“敌至而斫。”有顷，师尽锐渡海，秀奇等大呼登城，斧齐下，先登悉填濠，砺连夜拔围去。

是年，西宁王定国自武冈还，入广西，围肇庆，新泰侯郝尚久以潮州应定国，平南王尚可喜救肇庆，定国退。靖南王耿继茂、将军哈哈木急攻潮州，尚

久以鸿逵前人揭阳，有隙。至是，因郝文兴来乞师，成功遣陈六御救之，竟疑，不敢开城纳兵。九月，潮州破，六御乃攻鸥汀埧等寨，引还。

定国之在肇庆也，以书抵成功，请会师。成功得书，往报师期，并上诸将战勋于行在。是年张名振复退大军于崇明之平洋沙。西甯王定国进封晋王。

八月，平国公芝龙遣家仆李德归闽，讲抚，成功缪诺，因以休士观衅。因朝命金砺撤兵还浙，而封芝龙同安侯、学士郑库纳赉诏及海澄公敕印授成功，封鸿逵奉化伯，芝豹左都督。

成功宴使者安平，辞以未裂土，不受爵。而遗书总督刘清泰，谓数十万众按甲待和，岂能枵腹？欲就漳、泉、兴、福各属，权宜借饷。不待报，遽遣官四出。清泰密谕诸城守敛戍避。郑虾还言成功三议：一先割四府，二不奉调，三不受部抚节制。

又比高丽不剃头，恐如姜骧、金声桓等降后激变。芝龙恐其子不受诏，复为书与弟鸿逵，使劝之。鸿逵复书，述：“大侄在中左，弟在白沙，兼渠行师所居靡定，相见尤罕，其肯听弟之

言乎？”芝龙怅然，无可奈何。

甲午，成功伪设六官，改中左所为思明州，以邓会知州事。

月上鲁王豚米及浯溪、宁靖，诸宗室，礼待乡绅王忠孝、沈佺期、郭贞一、卢若腾、华朝荐、徐孚远等，军国大事，辄以相谘。考诸生学秀者入储贤馆。

是年，张名振、阮骏再入崇明所，夺北舟及归者至五日余艘。别将顾忠至天津，邀粮艘百余。名振登金山，望哭崇祯先帝，哀动三军。及议和，成功以不便劳师远征，使人召还，义师多不欲南，半引去。其后名振遇毒，议者皆咎成功，以故失浙海将士心。

岛上军以科饷为名，纵横衍蔓，上游延建俱有海兵出没。

闽抚佟国器密疏成功异志，恐以抚始终自误。上密勒福省督抚镇将，严飭守备，毋堕彼计。

其年夏秋，晋王定国自廉州出师，下高州，拔高明，围新会，广东震动。定国遣使成功请婚，且趣师。十月，使辅明侯林察总督南征，会晋王攻广州，闽安侯周瑞惮不敢进，于是西师大败。成功怒，欲斩瑞，诸将为请杖八十，革其职。

十一月，漳州守将以郡城约降。成功自思明州入海澄，夜勒兵，诸将未知所向，四鼓直抵漳城，开门迎入。守将朴世用、魏标、魏其志、知府房星耀、知县周琼、李奇生、范进等降，泉州诸县望风溃。成功复取同安。未几，甘辉

攻仙游县，开地道入之，屠掠几无遗，和议遂绝。

大清命乌金世子统大军入闽。乙未夏五月，成功遣忠振伯洪旭，北镇陈六御，取舟山，守把巴臣兴举军降。以六御守舟山，洪旭攻台温，召臣兴归思明。六月，堕安平镇及漳郡、惠安、南安、同安城撤兵，聚思明。以贝子将至，权清野敛戍也。

晋王定国复致成功书。

十二月乌金世子至泉州，遣人賚论至思明招降，不纳。易函称书，以祖大寿，洪承畴为辞，成功依违答之。丙申三月，贝子会泉州水师攻两岛，成功遣林顺，陈泽以炮舟出御。大舟先为飓风所飘，多登而遁，十余人浮至金门。断手刖耳鼻遣之。

别将攻白沙，不克而还。

六月，前冲黄梧以海澄来降，封海澄公。海澄军储多，成功使王秀奇、统黄梧、苏明同守。明兄茂先为施琅副将，琅之得罪也，茂实逸之。及茂从黄廷、黄梧人揭阳失利，遂军按法诛茂，并梧戴罪，故梧、明皆怨成功。贝子之入闽也，漳泉属邑皆下，惟海澄未复，梧、明惮秀奇，不敢动。适秀奇出计事，二人遂举城降。

时贝子重兵在漳，成功议率众北向以肆之，克期解缆。闻海澄变，诸将皆失色，成功奋然曰：“吾欲图大，岂以澄邑阻事？有不行者斩！”遂扬帆下闽安镇，省会震动。督抚出王进于狱，使治守具。南军屡攻不利，乃城牛心塔，以陈斌戍之。

梧封海澄公。明母犹在海上。召明入京为内大臣，梧因献平海策：请发郑氏冢，诛求亲党，设五商及迁海等事。

成功用法严，其下常惧诛，礼官陈宝钥、黄开泰，先后出降，大清辄贵显之，以招岛上人，岛上人多动心。然降将亦慕成功賚子殊渥，第宅供帐，与己无异。以故郝文兴等，迄死不贰。

是年，台州镇将马信，宁波镇将张私德，降于成功。各予白金五千两，蟒衣玉带一，信母妻各白金五百两，珠冠霞帔一。

是年，晋王定国奉桂王入云南。八月，大军复舟山，总制陈六御，英义伯阮骏死。丁酉春正月，晋王定国率兵讨孙可望，可望来奔。三月，定国公鸿逵卒于金门。大军复闽安镇，岛将引还。陈斌孤军守牛心塔，不得出。遣人招降，至福州，杀之，

屠其军甘辉等还自闽安，攻宁德，满将阿克襄赴援，恃其骁勇，轻进，马

蹶，裹创步战，为辉所杀。

戊戌，成功议大举取南京，曰：“据长江则江南半壁，皆吾囊中矣。”诸将多言南京道远城固，须数万人，不如近攻完利。惟马信力赞，乃以黄廷为前提督，洪旭为兵官，郑泰为户官，居守思明。自率中提督甘辉、后提督万礼、武卫林胜、统领余新虎、卫左镇陈魁、水陆甲士五万，号十万，举帆入浙。

攻陷乐清诸县，将进长江；次羊山，暴风覆舟，亡数千人。退泊舟山，整固舟辑，以图再举。

桂王遣周金汤由广东龙门航海，至思明，封成功为延平王，诸将升擢有差。成功以未有恢复功，辞王爵，称招讨大将军如故。是年，大清师入贵州，李定国、白文选等皆败。

己亥五月，成功全军北出，抵崇明，以兵部尚书张煌言尝从定西侯名振三入长江，知虚实，用为前驱。煌言请定崇沙为老营，不听。金焦沿江置炮，岛人乘南风盛，径抵瓜洲城下。

我师出御，死者千余，乘胜克其诚。以柯平为同知，守瓜洲。

成功留攻镇江，令煌言先捣观音门、仪真，官民迎降。六月廿四日，镇江军阵江口，成功登陆击之。战未合，周全斌率所部先登，陷阵。时大雨泞，骑皆陷于淖，海上军徒跣击刺，往来剽轻，我师竟败。提督管效忠走，朱操江被执，江南北大震。

成功入城，以全斌违令先动，将杀之，诸将力请，乃免。于是全斌带伤守镇江。七月，成功进围南京，移檄远近。

张煌言至芜湖、庐凤、甯、徽、池，太守令将吏，日纳款军门，凡得府四、州三、县二十四。金陵守御虽坚，亦欲议降。

煌言将向江西，驰书劝成功急攻南京，而分兵下■成功不许。

崇明副将梁化凤先已降，又不时调化凤侦丹阳无备，遂引兵突入南京，乘南军怠，夜开城出，大有斩获。次日，满汉军

倾城出战，袭破余新军，诸军皆溃，争赴舟，溺死无算，成功仅得登舟。获都督甘辉，杀之。

成功收溃军，犹数万人，扬帆出海，并弃瓜镇。镇江书生罗子木，抱成功足涕泣请留，不听。奉其父以从。成功攻崇明，不克而归。上江军闻之，亦溃，煌言跳身间行，得达台州。诸纳款者屠戮无遗，江右义旅陈九思众数万，保南饶山中，闻金陵之败，乃降。

是年，大军尽取云南，桂王出奔緬，李定国攻緬，迎桂王，不克。庚子，台州守将张承恩书诣张煌言，请降。明安达理出浙海，士卒病死大半，不战

而归。达素两道指思明：大舡出漳州，小舡出同安，许隆、苏利等皆以兵会。成功使陈鹏守高崎，遏同安；郑泰出浯屿、御隆利。自率周全斌、陈辉、黄庭，次海门。五月十日旦，漳州兵乘风顺流迫海门，成功传令按舟勿动，俟大军齐出，乃击。呼吸间漳舡已至，击破闽安侯周瑞船，瑞与五府陈尧策皆死。遂攻陈辉船，辉举火药烧之，满兵跃起，且战且却。近午，风作潮涌，成功亲率巨舰冲之，郑泰自浯屿引舟合击，大军败，横尸浮海。有满兵二百力战，遣马信招降，乘夜沉之同安。

满兵向高崎、陈鹏约降，戒所部无动。满兵恃有内应，未及岸，弃舟争前。鹏部将陈蟒请曰：“事急矣，岂可待死？”

及殿兵镇隆璋齐出，大军皆指言鹏降，争赴之，比至，战遂不支，蹈海死者十七八。收鹏凌迟，以蟒代之。许隆等闻败引还。

是役，成功空岛出御，相持月余，师不渡海。

辛丑，成功取台湾。初，红夷欲城浯屿，依粤澳互市。数以巨舰入犯，因泊湾筑二城：一曰赤嵌，一曰王城，余皆土番。

立法严、土番咸奉约束，历三十余年，无敢犯者。成功积苦海上，自南都败回，无经略中土之志。又虞厦门单弱，谋所向，

红夷译何斌进曰：“公何不取台湾？台湾沃野千里，四通外洋，横绝大海，得其地足以应国，取其财足以饷兵士。番受红夷凌侮，每欲反噬久矣，以公威临之，如使狼逐群羊也。”陈可取状甚悉。是年正月，成功决意取台湾，诸将谓夹板船多炮火，难近，鹿耳门水浅，不可渡。成功引舟径进，三月，次澎湖，至鹿耳门，则水骤涨丈余，舟大小衔尾而渡，红夷惊谓自天而下。先取赤嵌，红夷走王城死守，复烧其夹板舡，尽歼之。围至十二月，红夷出降生存者仅百数十人，纵其归国。

乃改台湾为伪东都，王城为安平镇，赤嵌号天兴府。以郑省英为府尹，省英辟草莱，兴屯聚，犯法者亲故不假。有谏用法宜稍宽者，曰：“子产治郑，孔明治蜀，皆以严济事。立国之始，若先尚宽，流弊不可胜极矣。”遂勒诸将移眷。

时东荒初辟，人不服水土，多死，又惮法严，皆迁延不行。

于是铜山守将郭义、蔡禄、前知思明州薛联桂，同入漳州降。

义、禄将挟忠匡伯张进偕行，进曰：“吾守土，有死而已。”

密置火药署中，欲俟二镇来，并焚之。二镇遣人促行，遂举火阖室自焚。进在铜威惠颇著，人甚惜之。

冬十月，芝龙死燕市。芝龙屡以书谕抚，否则必见诛僇，成功复言设有不

幸，儿当缟素。至是死。

大清患闽海久斗兵，从苏纳海议，尽迁山东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滨海居民于内地，立边界，著令寸板毋入海，粒米毋越疆，犯者死连坐。

春燕来巢于海舟。岛上食尽，各鸟兽散。成功又听周全斌谗，使击忠勇侯陈豹于南澳，豹仓卒不能自明，举军人广州降。

又忽命户官郑泰监杀长子锦，泰愕恐获罪。又参军蔡鸣雪自台湾来思明，声言将尽诛诸将，于是合谋拒命。值全斌从南澳还，素与诸将不协，恐其为变，诱执之。

壬申五月，成功死于台湾。成功感风寒，月朔受谒，尚坐胡床，诸将不知其病。数日，卒，年三十九。成功在军，每善处败，素自厉气，戾夫宿将，避骇不如。及南都挫衄，辄经营立国，气颇不振。遥传桂王遇害，张煌言每劝成功尊立鲁王，以存明后。成功不欲，惟奉永历年号终身。

锦在思明，称嗣封世子发丧，郑袭在台湾，有异志，锦自将击袭，与归思明，又以嫌杀郑泰，泰弟鸣骏及诸宿将皆惧，先后北归。靖南王耿继茂、总督李率泰，遂大举攻破思明、金门。甲辰春三月，世子锦退守台湾。

论曰：余游吴淞，遇梁化凤部将管姓者，述己亥战事颇悉。

其人身在军中，自石灰山转战而下，声如崩山，然犹按步鼓收兵，至后乃大溃，延平师有纪律如此。化凤西安人，武进士，以破姜骧先登，立功，总兵崇明。化凤亦言：“当勅敌多矣，未有如郑家之难败者。”

化凤始入城，固山等以汉兵轻之，悉夺其马骡给满军。其部卒往往与满军哗而争，辄得鞭缚，其部卒自恃其勇，不肯下。

化凤亦怒，以是愿决胜，一示满军。先一日，出城揭死人以投敌，固山等坐城楼，啧啧称叹，由此遂敬化凤，益与交欢。既退郑军，名其门曰“得胜门”今之东南门是也。又言甘辉之死，北人咸谓烈士，其从郑始末，则未详云。

●卷十二

○郑成功下

大清康熙元年壬寅，六月，郑锦入居思明州。靖南王耿继茂、总督李率泰，遣信史招抚思明。思明大臣郑泰、洪旭等议曰：“先王东征之日，犹欲权宜通好，今濒海迁移，惨至此极，可不为桑梓计？”众意皆合，锦下伪教曰：“先王开国东都，草创未半，遽尔厌世。余将东承遗绪，诸君苟能息兵安民，无堕先王一生孤忠苦节，幸甚！”泰等乃议照朝鲜例，遣杨来嘉同入京待命。朝廷以锦灰烬垂灭，不许。于江浙闽广，各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，专司招辑

。岛上人望风投款，多张大其事，真伪蒙冒，文武官降者，俱降四级用。又有武改文之例，都督副总改副使僉事，参游改同知。其冬十月，锦入台湾，讨郑袭，执以归。

初，郑芝龙有子六人：长曰森，即成功、次曰渡、三曰恩，四曰荫、五曰袭、六曰脉；恩，夫人颜氏出。及渡，荫、脉，俱死燕市，惟袭在家。今年春，入台湾，以其生事安置之。成功歿，诸将以锦在远，推袭护理，袭谋自立。引黄昭、萧拱宸为腹心，诸将多不附。锦闻知，即引兵东出。周全斌为五军，以陈永华为咨议，参军冯锡范为侍卫。十月至台湾，昭约诸将出御，皆阳诺。会大雾，东军迷，后期。独昭先至，冲锦营，

锦营多新募，战小却。全斌率亲兵数十人力战，昭中流矢死。

俄雾开，则日午矣，众惊曰：“吾君子也！”并投仗。锦入安平，遣人请袭，袭委罪于仆蔡云，云自缢死。收杀李应德、曹从龙、萧拱宸等数人，余悉不问，反侧乃安。

康熙二年癸卯正月，锦自台湾还思明，以内难既平，祭告先王，申固守。

汛六月，杀其伯父户官郑泰。泰弟鸣骏，子纘绪来奔。泰先有与黄昭书，昭败得书。及杨来嘉自北还，锦疑泰有异谋，泰不自安，称病金门。锦率兵将入海澄，泰觐知，以为图己也，举家扬帆出金门。有劝泰勒兵入自明者，泰泣曰：“今日救死耳！称兵重吾罪也。”或又劝之来降，曰：“先生已误，岂容再误？”舣舟待命。锦使吴慎赓印论之曰：“两岛之地，一以委伯，余棹欲东矣。”泰犹豫受印，未敢入谢。鸣骏劝之人，锦待泰如旧。明日，置酒，伏甲执泰，泰自缢。鸣骏大哭曰：“乃吾杀兄。”即引军踉跄遁，周全斌等追之不及。以舡二百，兵八千，文武官四百人，入泉州降。封鸣骏为遵义侯，纘绪为慕恩伯。由是蔡鸣雷、陈辉、杨富，何义先后举军降，锦势益衰。

是岁鲁王殂于金门。其世子及宁靖王诸宗，室悉避乱奔依台湾。十月，大清耿继茂、李率泰大发兵攻两岛，出同安；令提督马得功统新降将及红夷，出泉州；黄梧、施琅出海澄。锦命周全斌当泉州兵，十九日，遇于金门乌沙。泉州船三百，红夷船十四，全斌以二十舟深入北宗，往来冲击。红夷炮无一中者，余舟望见悉披靡，不敢进。得功殿后，为全斌所破，赴海死，众兵遂贵。而同安、海澄兵大胜，直走岛中。锦见不敌，退守铜山。大清师堕厦门金门城，焚掠而还。

甲辰正月，铜山粮尽，周全斌、黄廷复率所部降，亲旧多

散，惟洪旭与陈永华、永华兄子绳武，侍卫左右不去，引余众东保台湾。

伪改东都为东宁，僭置天兴，万年二州。委永华统庶事，分土列屯，征租均役，兴鱼盐，申法禁，立学校，通市外国，安抚土民。然自后郑氏之甲，竟不能出东甯，闽广浙濒海中外殊绝，民少安枕矣。是岁，前兵部尚书张煌言，移桃花山，被袭，槛车致杭州，不屈，死之。南海悉平。

明年，大清以施琅为靖海将军，督水师进攻台湾，周全斌、杨富等皆隶之。出外洋，飓风大作，群舟漂没，引还。未几，琅征入京，撤降兵分屯各省，严戍守界，不复以台湾为意。后四年己酉，乃复遣明珠蔡毓荣至泉州，加兴化知府慕天颜卿衔，两入台湾，许以如朝鲜封贡。锦遣柯平、叶亨报使，议卒不成。

康熙十二年癸丑，靖南王耿精忠怀逆谋，内畏太妃周氏，未发。密遣番译黄镛使台湾，请兵援，锦舫舟澎湖待之。冬，吴三桂反，上诏平靖二王留旧封，精忠谋益缓，乃辞锦，旋师。

甲寅春，靖南太妃周氏薨，反计遂决。复遣镛聘台湾，许归全闽戈船，曰：“王将水，吾将陆，江浙不足平也。”

三月望日，精忠坐府，召督抚以下计事。执总督范承谟，杀福州知府王之仪。巡抚刘秉政请降，遂据福州。驰檄属郡，自为总统兵马上将军，称甲寅年。提督王进功以泉州，总兵刘炎以漳浦，赵得胜以海澄，各举军降。加进功平北将军，炎宁远将军，得胜威远将军。海澄公黄梧已降，病疽死，封其子芳度为平和公。遣曾养性取福宁，略平阳，平阳总兵蔡朝佐降。

潮州总兵刘进忠密请兵，使刘炎会之，攻续顺公沈瑞，并其军。

以进忠为平粤将军。

吴三桂至衡州，僭伪号，国号周，纪元昭武。

夏四月，锦遣礼官柯平如福州报聘。精忠始虑下游不服，

故藉锦声援。已而旬月之间，全闽皆下；浙之温处、江之广信、粤之潮州，继踵风靡，意更骄倨，乃欲负约。语柯平曰：“师来不恶，当分地自战耳。”由是两家兵端起矣。

精忠多忌，以王进功在闽日久，恐其为变，诱留福州。征诸镇兵出关，惟兴化马惟兴先行。黄芳度遣其兄翼率千人从。

复征赵得胜兵，不及，以海澄待台湾。锦遣侍卫左都督冯锡范督诸军人思明，得胜深交锡范，会取同安。五月，至同安，守将华尚兰降。泉州守将张学克，家在同安，縶之以招学克。学克闻变，趋赴不及，遂以军降。施凤亦率舟师降。下游人心摇动，精忠大恐，以王进旧将有声，擢为都尉使，镇泉州。

是月，邓锦人思明，以郑省英知州事。叙海澄、同安功、赵得胜为兴明伯

，张学克为荡涤将军，华尚兰为神武镇，杨威为尾宿营，施凤亢宿营，邓麟采知同安县。舟航始集，部伍始成，旧人乡戚，咸来问劳。而耿精忠闭福州，会城种帝。卤簿警蹕，修饰仪卫，铸“裕民通宝”钱。马九王出仙霞，为制府李芝芳所遏，不得进。疆众日蹙，方与郑氏构兵，如两鼠斗于穴中，识者知东南事大定矣。

王进至泉州，步卒仅千人，与城守赖玉厚结，专行威福，任戴国用为牙爪，勒王进功家属入福州。进功子藩锡与杨青等计曰：“翁被留在省，闻福州兵又至，吾无噍类矣，盍先发？”

六月九日，诱玉、国用、李尚文入军门，执之。遂攻王进，进意气自若，走登南门，竟死斗。提标无统帅，相持竟日，暮，进遥望扬帆，恐海舶来攻，乃夜溃围。得省中援军，整甲徐还惠安，守将邀走之。杀赖玉于市，百姓啜其肉殆尽。绞戴国用，泉民德李尚文，为请，乃释之。迎岛师入城，以藩锡兄弟为指挥使，假理提督军务，余官皆复旧职。

黄芳度在漳州，闻风欲降，念其父罪重，惧不免死。锦使

告之曰：“时际光复，事属尔父，果抒诚悃，当弃前愆。”乃杀城守刘豹，奉启泉州承制，封德化公。前提督有请，靡不从。

芳度终不安，间道密表于朝，锦亦羁縻之。漳属皆下，独漳浦为刘炎所据。于是郑氏据有漳泉二州，及思明金门。平南兵围刘进忠于潮州，潮福路断，进忠由海道献款思明，锦使后镇金汉臣舟师援之，以进忠为定北伯，兼右提督。

秋七月，精忠两遣使至思明，行和求泉州。九月，遣王进自兴化，别将由上游会刘炎协攻泉，锦使右武卫刘国轩出御。

进素轻南兵，泉州之役曰：“是众寡不当，愿益兵。”期取泉自效。步骑二万，鼓行至惠安，恣焚掠。国轩严阵以待，相守越旬，进退屯枫亭，连营二十余里，军势甚盛。国轩率轻骑觐之，猝遇于涂岭，许耀少却，国轩分诸军搏战，自辰至己，两军殊死斗，进兵遂溃，追奔至兴化，军郭外，三日夜乃还。

十一月，锦以刘炎在漳浦，为右臂患，遣兴明伯赵得胜、侍卫冯锡范，由海澄进师。炎与云霄镇刘成龙、福州亲军都尉徐鸿弼，合师迎战于罗山岭。右虎卫何祐挥兵击之，炎等大败，走入漳浦城。岛师环阵攻围，三将皆出降。遂引兵西救潮州。

先是，金汉臣救潮州，一军尽没。会耿郑祸结，外援不至。

城坏百余丈，刘进忠悉力守御，中外隔绝已半载。至是，赵得胜统军入潮，与广兵战于黄冈，破之。广兵烧营而遁，潮围始解。得胜班师。

先是，三桂初反，遣帛书一入福州，一入台湾，会兵。锦使监纪推官陈克岐、副将陈文焕报之。三桂复遣礼曹员外钱黯通问。值岛师入泉，再遣礼曹周文骥来解兵，曰：“天下事重，无操同室戈，贻敌笑。”及精忠闻鸿弼等败，乃使潘曰兴修好。

锦报曰：“耿王能如约者听。”竟未决。

郑氏自成功时，即置六官，多僭帝制。锦再出思明，更多

设伪官。以陈永华为御史总制，留守台湾，以六官协理，洪旭子洪磊吏官、杨荣户官、郑斌礼官、柯平刑官、杨贤工官，惟不设兵官。置六科都事察言，承宣宾客。诸司亲军，曰侍卫，以冯锡范为之；曰勇卫，留守永华摄之；曰左右武卫，薛进思、刘国轩为之；曰虎卫，何祐、许耀为之；曰五卫，施福为之；曰銮仪，艾祯祥为之。又有果毅、折冲、五常、五行、五兵、左右先锋、前锋、后劲、中权、戎旗二十八宿营制，听五提督节调。凡文武事宜，皆赞画参军陈绳，武侍卫锡范主之。前取饷于东宁，比得漳泉，转运不继，始用六官征催富民绅士。以郑省英为宣慰使，统督各郡钱粮。前昌密道吴慎为屯田道，清收屯租，诸县令以六科都事为之，皆台湾来者。人月输银五分，名曰毛丁。船计丈尺，名曰梁头。督造采船料，盐司分管盐场。

以陈达章司泉州，冯锡圭司漳州，郑珍英司潮州。盐石直二钱，征饷四钱，饷司科杂税给军。

康熙十四年乙卯，春正月，精忠遣张文韬如泉州贺年，以五艘如约。遣郑斌报使，立条誓枫亭为界，自是耿郑文好。

二月，锦杀永春民吕花。花恃马跳地险，不服征索，避科敛者依之。锦使左武卫薛进思攻围，三月不下。永春知县郑时英，遣人招谕，许以不死，花出降。钉之，没其家产。

是月，续顺公沈瑞以饶平降台湾。瑞叔母尚氏，平南王女也，降耿时迁至漳浦，瑞尚留诏安。广兵围潮，瑞趋饶平。及潮州围解，刘进忠移师攻之，不克。广兵来援，左虎卫何祐遇于百子桥，败广兵，瑞乃降改封怀安侯。

五月，锦率师次于海澄。饶平之捷，刘进忠密启于锦，请讨黄芳度。锦亦以黄氏必死之寇，终无降理。是月六日，发泉州，入海澄，实图漳州。留驻二十日，芳度不敢入见，遣其中军朱武奉启，意觇军势。锦使郑斌入漳宣慰，或率兵从征，或

束身自诣，终不至。且召黄翼于关外，密使归漳。耿移书来征，又以病辞。遂定计攻城。

是月，刘国轩大败广东于蚶母山，国轩自涂岭之役，率所都入潮，同刘进忠行徇属县。诸县坚守，国轩兵老粮乏，欲退守潮州后图，平南挥步骑来追，国轩及何祐等设伏以待。会吏官洪磊宣慰广东，厚赏增募，骁勇迎战蚶母山，伏发，广兵大败。

六月，黄芳度据漳归朝。锦自海澄移军万松关，芳度剃发守陴，使弟芳泰入广告急。赖升守平和为之声援，岛人攻漳城不克。后镇万宏中炮死。何祐自潮州攻平和，赖升降，漳属皆复为台湾。芳度孤守漳城。

是岁，番舶互市于思明。先是中左所为诸洋利藪，岛破，夷舶不至。甲寅，郑氏复岛，英圭黎万、暹罗、安南诸国，皆献方物互市，中左烟火市里，几复其旧。

康熙十五年丙辰，大清兵入福州，耿精思出降。王师进克泉州，黄芳度以漳州后来会。刘国轩复来争泉州，攻围两月不下。芳度遣兵复平和，屡攻黄瑞鏞于漳平，不克。七月，将军喇哈达师次漳平，瑞鏞无援，始出降。喇哈达间道永安，援泉州，湖头李光地练乡兵自守，为乡导。巡抚吴兴祚自仙游复永春，提督杨捷自兴化下惠安。林贤、黄镐、陈子威以舟师出闽安镇，克期救泉州，国轩水陆布御，恐分兵力薄，乃引退，趋长泰，诸县皆弃还。林贤等进复定海，岛将章元勋战死，萧琛退泊海山。锦召琛还，斩以徇。遣左镇陈谅、后镇陈起明、督朱天贵等御林贤。

九月，大清师败刘国轩于漳州之溪西。国轩自泉退师，堕同安城，进兵溪西。满汉尽锐迎战，至午，国轩步卒饥乏，铁骑横冲，首尾不相顾，遂弃长泰，出江东，扼守三叉河玉洲水

头镇门。王师军垒相望，督造江东桥。

冬十月，督抚遣漳州进士张雄如思明议和。时漳泉郡县皆复，独海澄未下，度岛人必争，难猝攻。乃为公书以生民涂炭，劝令息兵归台湾，如先王时。雄还，又遣泉绅黄志美人议约，必得海澄，始可成好，锦不听。

康熙十六年丁巳春，大清师攻救海澄，锦复破之，遂围泉州。锦下伪教叙诸将功，以中提督刘国轩为武平伯，征远将军，后提督吴淑为平远伯、宁北将军，左虎卫何祐为左武卫，前虎卫林升为右武卫，右虎卫江胜为左虎卫，俱授左都督。余镇营各加级有差。

某月，大清师克复海澄，击破郑锦兵于泉州，锦撒兵还思明，闽地悉定。十二月，诏复迁各省沿海人民于内地，置戍，禁出入。甲寅之乱，闽省迁民悉还故地，至是闽平，复议迁界。

康亲王疏称迁界累民，请罢之，已报可。后岛人就掠内地，督抚提镇请仍

从顺治十八年例迁，值破海澄，围泉州，事暂停。

及泉围解，遂行迁界之令，益不聊生。唯广东尚王力请不迁，得已。

康熙十八年己未，春正月，诏筑沿边界寨，自福宁及诏安，率一二十里置寨。量地险要，截内外，滨海数十里，无复人烟。

二月，郑锦复取海澄，以张廷辉知县事，刘国轩使吴淑率诸军据果塘寨。廿九日，大军败于定海，是日旦，朱天贵、陈谅自海坛乘南风进泊定海，北舟大小百余艘，由五虎门衔尾而进。天贵与陈启明率烦船先澄，启明船遭风失舵，还泊海山。

三月，郑锦旌思明义输寡妇辛氏。两岛地狭，数战征输繁重，丁巳之役，州民人月输米一斗，至是，月输米三斗，不堪命。中提督刘国轩辞月俸，自饷辖兵三月。吴淑、何祐等皆效之。水师五镇蔡仲琯守惠安，驾小舸逃入泉州，投巡抚吴兴祚，

降。漳州守备吕韬降于台湾。韬守江东桥，败归。刘国轩进军海澄，阴以漳郡通款事泄，羈候，将入省待理。韬遣人要英毅镇林彪请援，行至同安界，彪伏兵取之以归，以为折冲左镇，移其家入台湾。

初，蔡寅诡称三太子，起兵，耿逆故将纪朝佐、同安武生郑奇勋，从之。后同归台湾。未几寅死，二人请再举，入山召募，为大军所困，不能出，诣总督姚启圣降。郑氏南北汛防，多以缺船饷为辞，征调不至。于是上及普陀，下及广东，平海大蓬，皆遣官监纪，归卤获妇女宁民。

夏四月，郑氏以长子克{臧土}居守台湾，总制陈永华言：“克{臧土}长成，莅事明达，请循君行则守之典，立为监国。”

锦从之。时年十六，伪号监国世孙。

六月，以屯田道郑时英监理盐法，驻东石。大清师筑灵水寨以逼东石，右武卫杨忠率兵趋浞尾南北场掘盐，口贪利，舍舟开至深沪。阅两日夜，泉州大军侵晨骤击，忠殊死御，不敌，中炮没于海。

秋七月，郑氏筑浞尾寨。浞尾在同安，咫尺直厦门，高崎。

癸卯之役，大清师从此过岛，刘国轩请筑寨其地，一夜成之。

同安出兵争，不得，筑石城一，土城一，复筑两洲城。

八月水师提督万正色至福州。初，施琅督水师，琅征入京，官亦裁。丁巳冬，以海澄公黄芳世兼水师提督，及湾腰树战败，病死。督抚请琅复任，朝廷不许。擢镇江将军伯王之鼎，以尝任漳浦知闽事也。之鼎入闽，屡疏不谙水战，更授四川提督，以正色代之。正色泉州晋江人，顶投诚衔紮，累升岳州总兵。

及湖南平，乃有是命。

初漳浦江机与杨一豹结，约聚兵江石，耿精忠以为左军都督。耿败，置垒江西浙闽交界。据深险，时出酷掠。江西制府

董卫国屡遣兵讨之，不克。走款台湾，授征夷将军。机跋，号江拐子。浙江制府李之芳，悬重募解散其党。机引余众奔闽中建宁，城守刘起龙御之，阵伤而死。

九日，大军取东石寨。丁巳春，郑氏使右武卫林升守东石。

明年，移升攻海澄，以杨忠代之。及大军设兵防界，又欲筑灵水寨，忠惧兵单难守，请檄升回汛。忠死，升复出征。以施廷、陈申守之，才余疲卒二百，精锐皆挑以行。有降人入泉，言东石空虚可取状。发满步数千，以廿六日黎明填濠，四面环攻，廷被创，申力战死，遂夺东石。增筑三寨。

于是郑氏失险，议守思明。调州中乡兵团练，州经残破，新复，入籍甫千许，以康熊、吴桂统之。桂北人，归郑为亢宿营，故守同安思明。丁巳之役，桂独敛兵完，岛授建威中镇。

以姻亲陈恺叛，引嫌辞兵，归其子箕宿营吴天禄。至是，复起授协理五军，与总监营康熊分督州兵。

北人畏刘国轩如虎，两军相持，阅岁，互杀伤。大军十万，国轩才万人，营垒咫尺，指挥自如。国轩以果堂地要，夜，于其后版尾加筑一寨。督抚提镇将军率满汉数万争之，国轩、吴淑以二千人依寨进，且战且守，害章京巴石兔等。十一月，台湾后提督平远伯吴淑卒于营。淑前战创甚，版尾新筑，诸卫镇畏不敢守，淑毅然请自守之。大军筑垒环攻，炮日夜不绝。淑神气自若。会霖雨墙坏，淑挥左右使避，自据胡床寝，竟压死。

尸至思明，锦亲临哭，尽哀。以其子天驷为建威石镇，统其兵。

是年，诏封贺兰国王，请夹板船图思明。初，江毛失台湾，常思恢复。癸卯间，李率泰使人招抚红毛，许以先平两岛，后取台湾归之。红毛喜，自备舟仗粮肉助战，且请于厦门互市。

率泰为后防，不许，第令数年一贡。至是，总督姚启圣请如癸卯借红毛合攻事例，报可。乃遣知府刘仔，偕通事林奇逢、黄

镛等，往封贺兰，并请夹板船会攻。

十二月，郑氏遣右武卫林升督舟师出思明。时福州造战舰四百余艘，会江浙舡各一百，潮州碣石船一百，克期大举。郑氏悉发官私及洋艘炮船，以升为总督，江胜、朱天贵为副总督，配兵北上。

先是，耿精忠之变，漳南道陈启泰密启陈耿阴事于范承谟。

后耿搜得书，启泰惧祸，杀其家属十余人而自缢。郑氏入漳，葬之。丁巳，大军复漳，启泰子汝器将入城负骸回京，为东石守将年获，羁台湾，赎以万金，乃始得归。郑氏之贪利失大体，多类此。

辛酉壬戌，总督启圣巡抚兴祚，会提督琅正色攻克厦门中左所。郑锦退守台湾，复进兵攻之，锦卒。癸亥，锦子克塽奉表，以台湾降。

前四日，宁靖王术桂谓宫眷曰：“此地已破，更无他往，吾以身殉，若等可自为计。”夫人袁氏、王氏及侍姬三，皆对曰：“愿从死，请予尺帛。”冠笄先缢，王具含殓，明日，五棺出葬于郡南山，校隶扶榇至，王翼善冠，衣■，腰王系绶，以宁靖王实持付克塽，拜辞天地祖宗。郡人士无幼老皆入拜，王答拜。乃登帛自绝，面无变容。

诸宗室随克塽内迁。诏存先代后，给屯田种牛，占籍河南。

鲁王世子得许州。术桂无子，继益王后宗位于俨鈇，年七岁，屯巴县。术桂死年六十有六，与元妃罗氏，合葬竹沪。

○郑鸿逵

郑鸿逵字高仪，芝龙亲弟。以崇祯三年武举，隶天津巡抚

郑宗周，为坐营。转属都督孙应龙，登州反，应龙失机，从系天津狱。已辨释，隶大同巡抚张拱廷麾下，用兄芝龙平红夷功，得锦衣卫，掌印千户。复与计偕，十四年庚辰，成进士。故事，勋卫射策武甲科加三级，进都指挥使。十六年，授副总兵，设南赣兵三千，以鸿逵统之。十七年正月，前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麟荐鸿逵缓急可用，诏益南赣兵二千，配鸿逵镇守。

福王嗣位南都，檄守采石，以左军都督领水师挂镇海将军印，封靖鲁伯。邂逅唐王聿键京口，心相善。及南都败，退走，又遇王钱塘江干，泰之入闽。以王贤明可继大业，遂与兄芝龙及巡抚张肯堂等，戴王建号。爵鸿逵侯，寻晋定国公。

时八闽由郑氏，鸿逵不以家势陵耀同列。然性雅懦，不能与芝龙立同异。唐王筑坛，具殊礼，命与永胜伯彩督师，分道出关，竟不进。芝龙亦不发饷，乃黜鸿逵爵。彩数败退，又好掠，时议多罪彩，颇恕鸿逵。大军度仙霞，芝龙竟卖关，且招子成功同北行，鸿逵阴逸之。成功建义，鸿逵有力焉。

大清顺治四年八月，会成功攻泉州，已引兵西据揭阳。明年，还厦门。会马得功袭破厦门，鸿逵军适至，得功不得退，以好语来说鸿逵，因纵之。居二日，成功自平海还，按失岛罪，斩守将叔芝筦。鸿逵愧谢，退居白沙，筑寨名曰华角。芝龙京师屡寓书，使劝成功归朝，否者家属见屠。鸿逵复以“养病退闲

，无与人事，大恣意坚，劝之无益。”为说。鸿逵有足疾，修园亭，种花木，高吟度曲，品笙自娱。丙申，贝子入泉州，别将攻白沙，鸿逵移榻金门。明年三月十六日，病甚，卒，年四十五。子耀基，亦隆武赐姓。时称成功国姓，而耀基为小国姓，死台湾。芝笕子省英，为伪天兴尹。